

永田廣志著

# 現代唯物論

盧心遠譯

上海

辛墾書店出版

1937



## 序

本書是以介紹的方式，並相當地以材料羅列的方式，敘述辯證法唯物論發展史底梗概。敘述是不充分的，但本書底目的，是在辯證法唯物論底歷史順序上，指明在嘉爾主義（Marxismus）發展底各階段，展開於種種歷史條件下的這個哲學底理論內容之主要樞紐。不過這個計劃，不能不承認只是極不充分地實現罷了。

本書因為是敘述本來的「哲學的科學」之辯證法底發展史，所以只極其簡單地說到史的唯物論，至於宗教批判底問題，則完全沒有提及。

本書關於蘇聯哲學底發展，尤其是哲學論戰，也完全沒

有提及。這雖然是受了篇幅與執筆時間底限制，但另一方面，現在蘇聯哲學底立足點，是伊里奇（V. Illitch）階段，關於後者，第二篇曾加以說明，我想有了這個理由，不是有幾分可以塞責了嗎？

永田廣志 10.12.

## 目次

序 .....	1
緒說 (現代唯物論發展史底時代區分問題) .....	7
<b>第一篇 嘉爾與恩格斯底時代</b>	
<b>第一章 辯證法唯物論底發生</b> .....	17
<b>第一節 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b> .....	17
<b>第二節 嘉爾與恩格斯之思想的進化</b> .....	25
<b>第三節 嘉爾恩格斯與費爾巴哈</b> .....	32
<b>第四節 兩個戰線上的鬥爭與辯證法唯物論底     確立(一)</b> .....	38
<b>第五節 兩個戰線上的鬥爭與辯證法唯物論底     確立(二)</b> .....	47

## 第二章 從一八四七——八年到恩

## 格斯之死 .....55

## 第一節 觀念論的辯證法批判.....55

## 第二節 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批判.....61

(A) 俗流唯物論批判 (B) 與丟林之論爭 唯物辯證法底展開

## 第三節 自然辯證法與資本論底辯證法.....79

(A) 自然辯證法底基礎 (B) 資本論底辯證法

## 第四節 觀念論的反動之批判.....95

第二篇 舊俄羅斯底辯證法唯物  
論

## 第一章 舊俄羅斯辯證法唯物論底

## 發展概觀 .....107

第一節 作為解放思想的唯物論、勞動運動與  
辯證法唯物論.....107

## 第二節 伊里奇底哲學活動之一般特徵.....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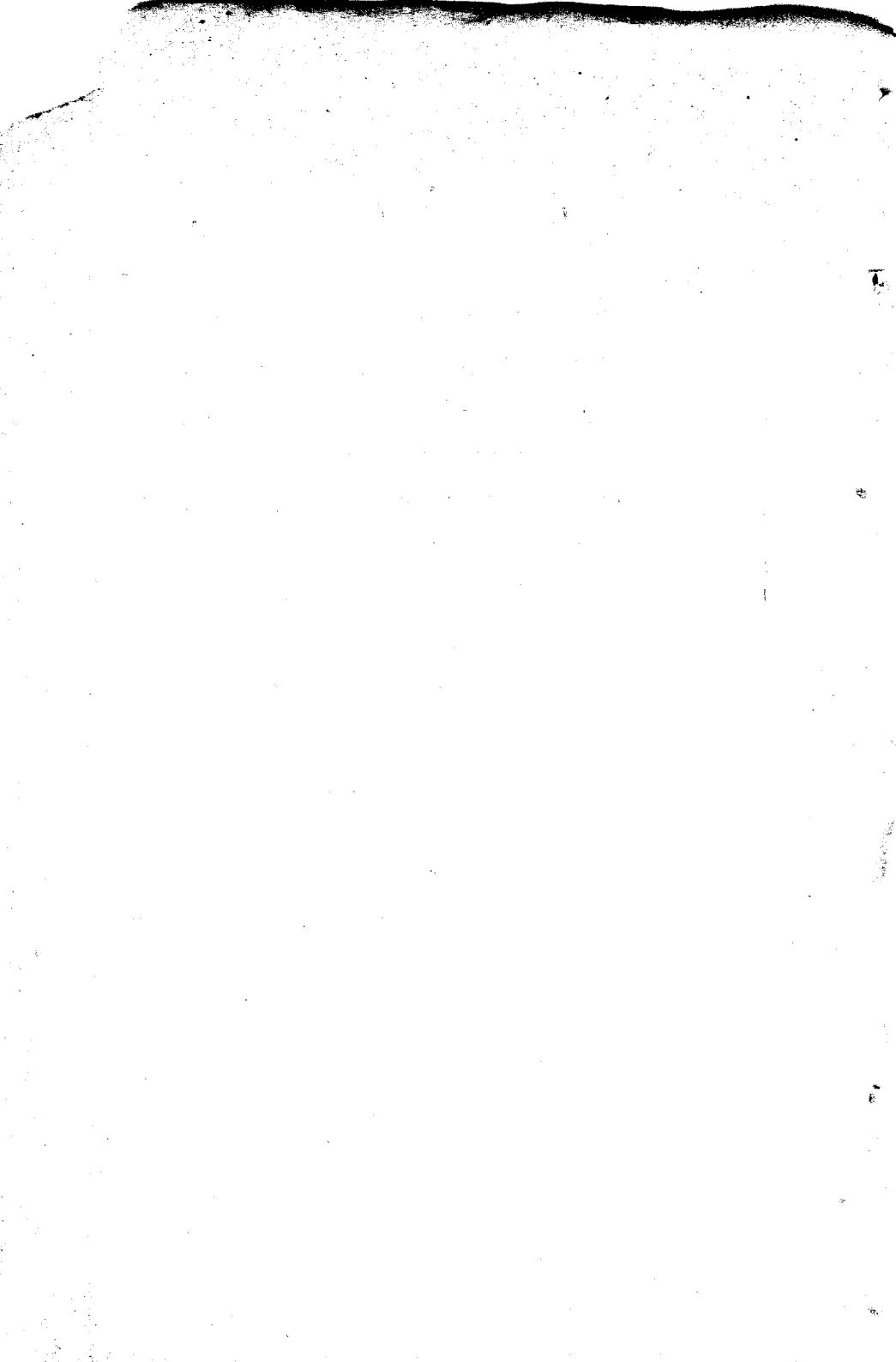
第二章 人民主義與新康德主義底論  
爭 .....119

## 第一節 人民主義者底主觀主義之批判.....119

## 第二節 新康德主義底客觀主義之批判.....124

## 第三章 和馬哈主義的鬥爭 .....138

目	次	5
第一節 反動時代與哲學上的動搖	133	
第二節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142	
(A)馬哈主義 (B)模寫論 (C)眞理論 (D)空間·時間·因果性·物質 (E)自然科學批判及其它		
第三節 馬哈主義批判底意義與教訓	161	
(A)理論的意義 (B)哲學底前進與黨派性底理解		
第四章 辯證法底研究	169	
第一節 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	169	
第二節 辯證法底核心及其諸要素底展開	177	
第五章 辯證法唯物論發展上的新階段	187	
第一節 哲學家的伊里奇與普列哈諾夫	187	
第二節 辯證法唯物論底現代課題	196	





## 緒 說

### ——現代唯物論發展史底時代區分問題

所謂現代唯物論，不待說就是辯證法唯物論。本書所敘述的，不是這個哲學底理論體系，而是其發展史底大要。

可是，辯證法唯物論是嘉爾主義底哲學部分，所以它底發展史，須從它和近代史相關聯上所見的嘉爾主義底發展史之觀點，才能夠全面地處理。如大家都知道的，伊里奇在一九一三年所寫的論文『嘉爾學說底歷史運命』中，曾把嘉爾(Karl Marx)恩格斯(Friederich Engels)底學說完全完成以後之世界史，劃分為三個主要時代，由這些時代底特

質，見出了嘉爾主義發展底特徵。這三個時代如次：

- (一)從一八四八年到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
- (二)從巴黎公社到俄國革命(一九〇五年)；
- (三)一九〇五年以後。

現在看來，一九〇五年以後的時代，以一九一七年十月為終，就說是自「十月」以後新的時代開始了亦無不可吧。於是嘉爾主義完成以後，就可以劃分為四個主要時代。考察嘉爾主義底發展史，以及研究一八四八年以前它底生成與展開底歷史，當然無條件地是重要的。

但是，這些時代不是由於從某一社會經濟構造轉化到另一社會經濟構造來區分，各個時代亦不是代表獨自的社會經濟構造，乃是當然的。這裏所舉出的各種時代，是同樣的資本主義社會底歷史之種種時代(「十月」以後，是以非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出現為特徵的)。可是一個時代，不待說它出現為與其它不同的時代以後，還是相對地具有特殊的性質。所以例如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七一年，是西歐底產業革命與布爾喬亞(Bourgeois)變革完結的時代；從一八七二年到一九〇四年，因西歐布爾喬亞變革底終結，與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初出現於俄國，在東方諸國却尚未成熟，所以以比較“平和的”性質為特徵；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

資本主義之已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初出現於俄國，接着出現於東方諸國的布爾喬亞變革，使資本主義底世界戰爭開了端倪，到俄國「十月」革命，這個時代便告終了。後一時期（現代），以「十月」為樞紐，其特徵是：由於兩個經濟體制底對立，資本主義世界戰爭已是必然的。各個時代又可以細分為若干階段。

## 二

嘉爾主義是包羅萬有的世界觀，其各部分底發展，說來是不均等的；在一定的時代，其中某些方面特別為人研究和展開，是為其時代特徵及該時代提出於嘉爾主義之前的主要課題底性質所制約的。要正當地理解嘉爾主義哲學之辯證法唯物論底發展，須先記着這些事情。

可是，嘉爾主義底中心，是為闡明普羅列塔利亞特（Proletariat）底世界史任務所制約的，嚴密地說，它底發展為各時代底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運動及其課題所制約。所以對於一切反普羅列塔利亞潮流之無所顧惜的批判，是嘉爾主義底、從而是辯證法唯物論底發展上不可缺少的條件。嘉爾經過和布爾喬亞急進主義〔包爾（Bruno Bouer）〕兄弟與費爾巴哈〔（L. Feuerbach）〕及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真正社會主義與蒲魯東（Proudhon）〕之格鬥，而到一八四八年

與恩格斯共同完成他底學說底一切部分，以後又經過對於蒲魯東主義 (Proudhénismus)、拉薩爾主義 (Lassalleismus)、巴枯寧 (Bakounine) 底無政府主義、英國底統一主義 (Trad-unionism)、丟林 (E. Dühring) 底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等之鬥爭，才使嘉爾主義 成爲國際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唯一的支配理論。辯證法唯物論是在和非嘉爾主義 潮流之這種鬥爭關聯中產生、成長並強固起來的。在政治方面，對於極左的急進主義與右翼機會主義之批判，是兩個重大的課題，與此相應，在哲學底領域，對於觀念論與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之批判，是嘉爾主義 不可缺少的課題。這個時候，在這兩個課題或兩個陣線底鬥爭上，何者是主要的，則由各時代底條件來決定。

### 三

嘉爾與恩格斯逝世後，須先舉出的是第二時代(1872—1904)底事情。嘉爾於一八八一年逝世，恩格斯於一八九五年逝世。可是這個時代，由恩格斯逝世前後起，顯示了新的特色。這特色就是修正主義底擡頭。所謂修正主義，是不從正面去反對嘉爾主義，却戴着它底一分派之假面具而出現的非嘉爾主義潮流。

一八七二——一九〇四年，是資本主義比較“和平的”

發展時代，這是須先說明的；但同時必須考慮到這些事情，在這“和平的”表面內部，資本主義開始從進步的階段轉入反動的階段，轉入帝國主義階定了，俄國及其它東方諸國底布爾喬亞民主主義正在醞釀，以備將來走到反動方面去。一方面，社會的“和平”狀態，使嘉爾主義愈益普及到廣大的羣衆中間去，使其合法的活動能夠愈益廣汎地展開了，與此相關聯，把許多小布爾喬亞分子吸引到勞動者運動中來了；另一方面，日漸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給與先進諸國以養成勞動貴族的可能性。修正主義就在這樣的基礎上發生了。這裏因為嘉爾主義是優越的，修正主義便戴起它底假面具以代替公然反對嘉爾主義。“嘉爾主義底理論勝利，使它底敵人也換上嘉爾主義底衣裳，這乃是歷史底辯證法。”(伊里奇)

修正主義除了第二國際底多數主義 (Bolshevismus) 外，幾乎蠶食了一切流派，甚至如俄國底少數主義 (Menshevikismus) 與德國底中央派 [以考茨基 (K. Kautshy) 爲前鋒] 那樣以正統派嘉爾主義自任的流派，亦不能不從對於修正主義之不澈底的理論批判，經過實踐上的妥協，接着就完全轉入它自身底修正主義去了。在布爾喬亞已經法西斯 (Fascis) 化的現在，誰都知道，作爲對勞動者層之布爾喬亞影響底導線之修正主義，遂成長爲社會法西主義了。

所以，在嘉爾和恩格斯以後之嘉爾主義底發展上，與修正主義的鬥爭，成爲本質上重大的要素了。特別關於哲學方面，事情亦是同樣。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用說兩個陣線底鬥爭，是明顯地實行着。小布爾喬亞的人民主義，“合法的嘉爾主義”，還是機會主義底一個變種之經濟主義，少數主義，清算主義，爲背叛了的清算主義之極端激越的極左的傾向，一九一四年完全露出破綻之國際機會主義，少數派對於「十月」之反對，“左翼”幼稚病等——這些潮流底克服，是伊里奇時代底理論活動之主要內容。辯證法唯物論，通過對於這些潮流之兩個陣線底鬥爭而加以強烈的鍛鍊，相應於帝國主義時代底各種條件而獲得新的內容，提高到新的階段了。

#### 四

在蘇聯，兩個陣線底鬥爭，哲學上是對着爲主要的危險性之機械論與正在少數主義化的觀念論而發。在資本主義諸國，極力爲日益遺反科學及使大衆愚昧服務之觀念論，是批判底主要對象；克服機械論的課題，亦經附帶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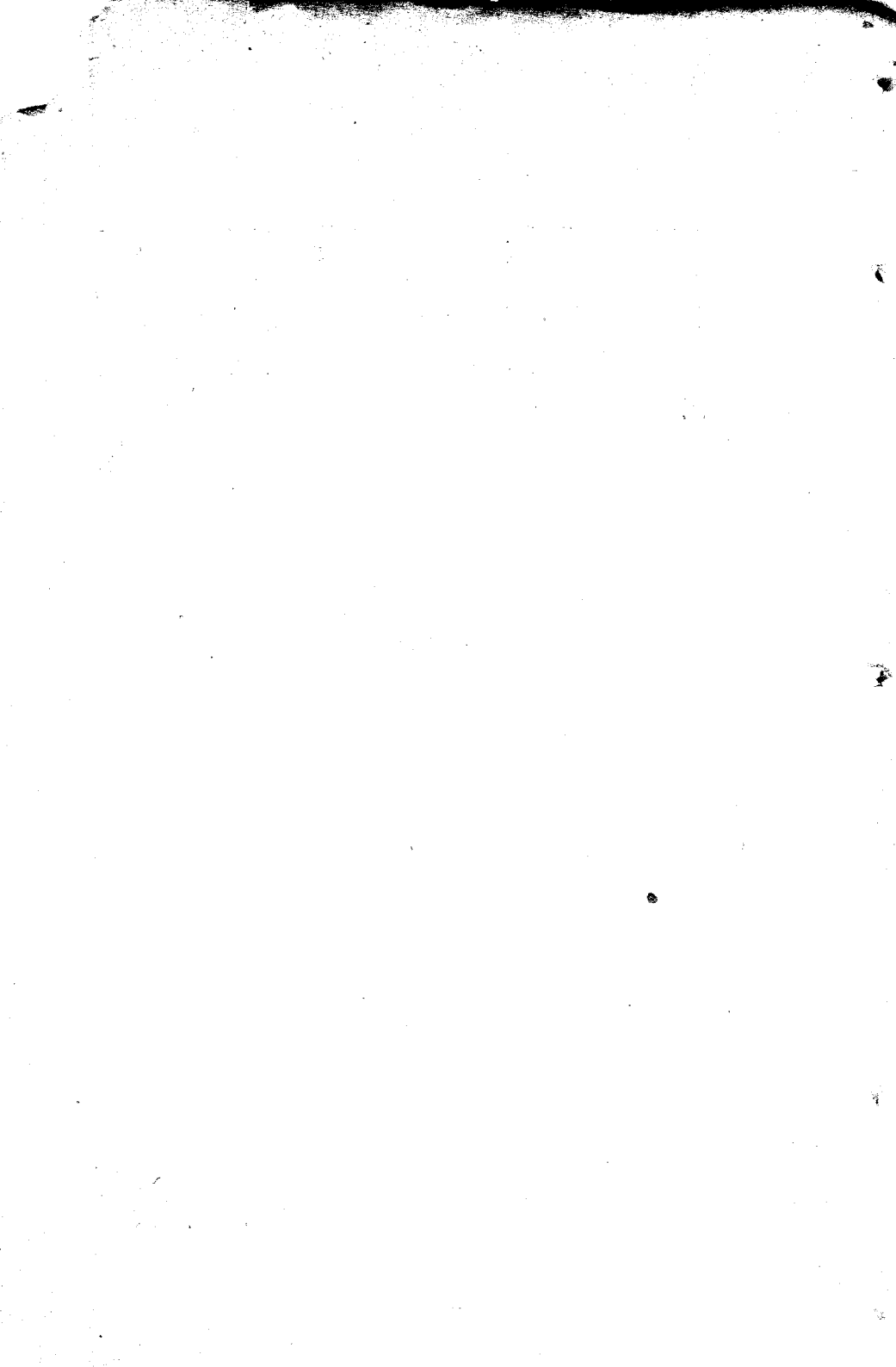
\*

\*

\*

以上的速寫，在本書中，以恩格斯之死爲界線，把一八七二——一九〇四年之時代劃分爲二，整個的現代唯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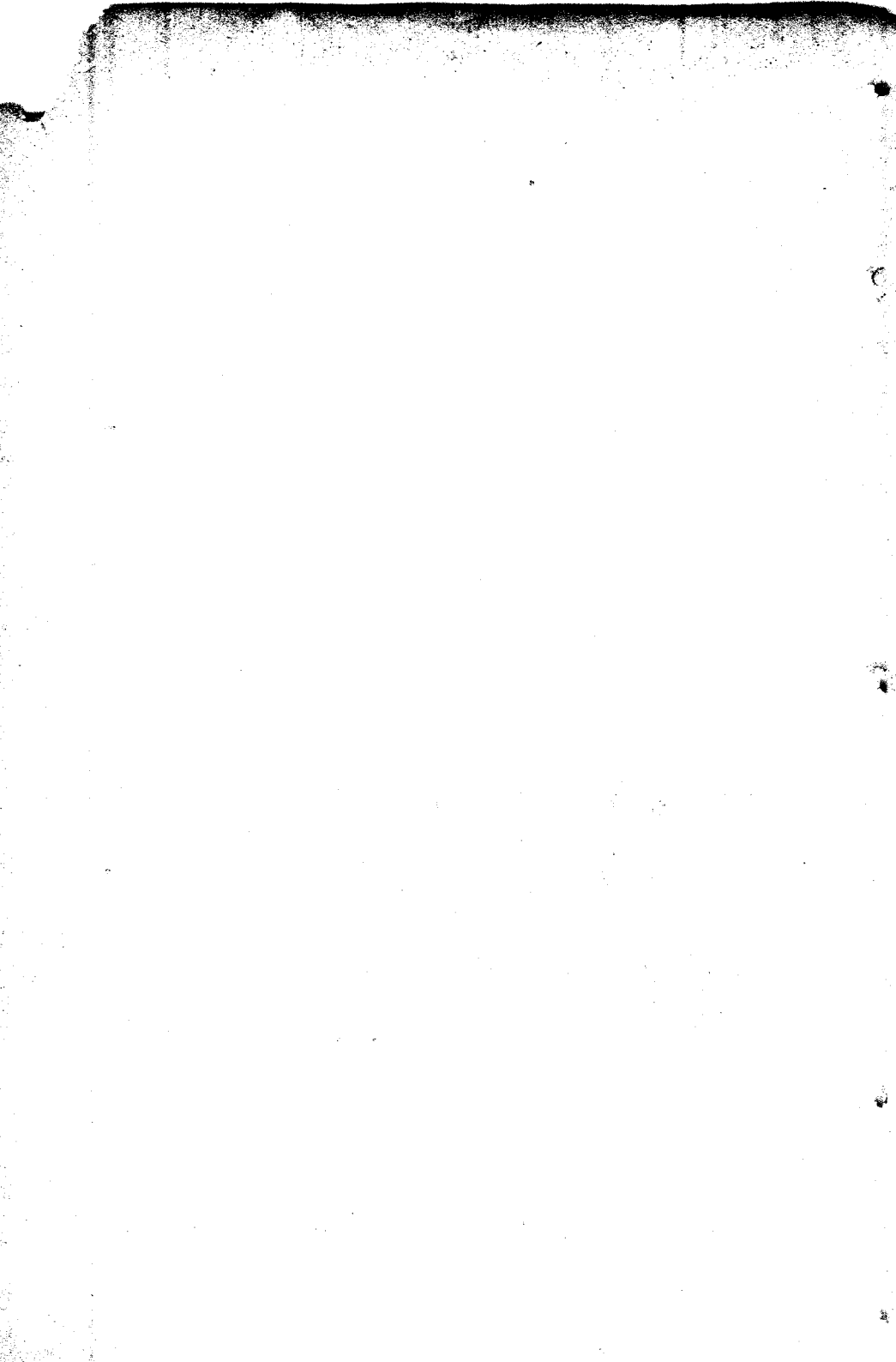
發展史，大別之，可分為三個主要的時代來加以概觀，即嘉爾與恩格斯底時代，從恩格斯逝世前後到「十月」之時代，「十月」以後。





# 第一篇

## 嘉爾與恩格斯底時代



## 第一章 辯證法唯物論底產生

### 第一節 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

辯證法唯物論之直接的哲學先驅，是黑格爾(Hegel)底辯證法的觀念論與費爾巴哈底唯物論。嘉爾和恩格斯起初都是黑格爾底學生，在費爾巴哈底影響之下，才堅定地推移到唯物論。這裏我們便有簡單說一說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特別是從黑格爾之死（一八三一年）到費爾巴哈唯物論底確立（一八四二年）之德國哲學狀態的必要。

德國古典哲學始於康德(I. Kant)，經過菲希特(G. Fichte)與謝林(F. Schelling)而終結於黑格爾，這是誰都知道的。德國哲學底這個發展，不外是觀念論體系內之辯證

法底發展。

依據觀念論者黑格爾，現實世界是理念（或理性概念等等——在黑格爾那兒，這些都是同一事物底各種色調）底顯現。不過黑格爾爲欲證明這個理念不是空想的假設，把全部思想史底發展，看作人類思維中理念底展開，和理念底自己認識之進展過程，而企圖把他底觀點表現爲理念底完全展開、自己認識、自己復歸，換句話說，表現爲絕對知底立場（『精神現象學』）。因此他是在觀念論神祕化底圈子裏，究明了認識發展底辯證法；其次，他由於思想史底概括與要約而展開這種絕對知（理論）底純粹體系（『論理學』）；再其次，考察作爲這種純粹理念底“它在”之自然內部底概念底論理發展（他不承認自然之時間的發展）；最後，以理念顯現於人類底精神（主觀精神，客觀精神，絕對精神）中，實現自己，結果達到復歸於自己之歷史發展底觀察（『精神哲學』），而終結其哲學體系。黑格爾這樣龐大的哲學體系，是企圖以深湛的哲學史知識爲背景，基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百科辭典的知識，而概括當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成果。但因爲當時科學祇是極不充分地理解自然界物質底種種運動形態之相互關係和社會發展底規律性，並且有幾分因爲受此限制之黑格爾是個觀念論者，所以他底體系，是“龐大的流產”（

恩格斯)。

黑格爾構思尙未爲他底時代科學闡明之世界底現實關係，不從現實世界底科學分析去抽出它底關係來，却以思辨地從理念引導出來的公式強嫁於現實世界去代替，因而曲解現實世界，使現實世界神祕化，將不出於歪曲的照明之他底哲學體系，獨斷爲理念底實現、自己認識，換句話說，是絕對真理底總體，因而在世界之內在的、必然的關聯上，而且在從低級向高級發展上去把握世界之辯證法，因爲他底觀念論而不能正當展開，不能不受到重大的限制。它不能夠離主觀的思辨的構造而自由，並且認爲當作自己認識的理念之黑格爾哲學，是歷史發展底終結，於是被強迫着拋棄發展底觀點了。

黑格爾底體系與方法間的這種矛盾之科學的解決，在乎打破他底非科學的體系，從其中救出方法來。大家都知道，這是嘉爾與恩格斯已經完成的事業。

但是，打破黑格爾底體系，不是嘉爾與恩格斯首先做的；這已經費爾巴哈首先堅定地做過了。可是對於黑格爾底體系底否定態度背後，隱藏着政治問題。因爲批判的辯證法底命題，是一切現存事物都是要沒落的，與此相反，他底體系是絕對真理底總體，以思想史、一般地以歷史底完結

觀點爲前提，在這個範圍內，勢已成爲把當時普魯士底現實，看作絕對真理底實現。所以在黑格爾死後才日見急速地成熟之德國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看來，爲要和普魯士底獨裁主義鬭爭，破壞黑格爾底體系乃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破壞，在和反動勾結的既成宗教與神學底批判上開了端緒——起初是無意識的，

從一八三〇年到四〇年之德國“有教養的社會”中，因爲黑格爾哲學排它地支配着，基督教及其神學底批判，和從此出發之黑格爾體系底崩潰過程，最初採取黑格爾學派底內部對立與分裂之形態表現出來。黑格爾學派分裂爲以正統自任的右翼和被稱爲少壯黑格爾派的左翼。

這個分裂之最初的重大刺激，是斯特老士(D. Strauss)底「耶穌傳」。他反對相信福音書底奇跡爲奇跡之當時的“超自然主義者”，和不以這些奇跡爲奇跡，認爲是加以“自然的說明”的實在事情之合理主義者，而斷定福音書底內容爲神話。這是在最初基督教共同體之間，從期待救世主而無意識地作成故事，由於口頭傳播，漸漸地仍是無意識地加以改作、集合、完成之神話。總之，福音書“不是各個人物之意識的、心願的創作，而是全民族或宗教社會之共同意識底產物”。

斯特老士底著作，給與當時思想界以巨大的衝動，引起了許多反駁。但是這些批判之中，柏魯諾·包爾所作左傾的批判，是最有力的。他在『約翰傳福音書底歷史批判』（一八四〇年）和『初三福音書底作者與約翰傳福音書底歷史批判』（一八四一—一八四二年）中，雖然認為斯特老士之與傳統的神學訣別是個功績，可是又斥他關於基督教共同體中神話之無意識的創造的見解，為神祕主義，力說福音書底故事是由各個人物或作者意識地創作的。他後來繼續依這種立場去研究基督教底發生，詳細地究明成立基督教之觀念形態的源泉——在東方特別是猶太神學與庸俗的希臘哲學，——接着是斯多葛哲學（Stoic Philosoyle），從基督教剝去一切神祕的面幕，在關於基督教發生之布爾喬亞研究中，留下最科學的業績。

包爾因為他底大膽的聖經批判，於一八四一年失去了波昂大學（Bonn Universitat）底私講師之職。但他不是唯物論者，還沒有脫去黑格爾底觀念論。他為要證明自己比斯特老士優越，援引黑格爾哲學中實體與自我意識底關係，斷定斯特老士底立場為實體底觀點，自己底立場為自我意識底觀點。因為包爾說過，在黑格爾方面，理念是從實體進到自己意識，從無意識進到意識，從存在進到概念的，自我意

識是理念底真理，實體亦可以說是理念底端緒或其自身底存在，所以超越了神學地接受自我意識底觀點，站在神話底無意識創造這個實體底觀點之斯特老士。從而斯特老士與包爾，不過是在黑格爾哲學底範圍內，相互地依據它底一個樞紐而批判另一樞紐罷了。嘉爾批評道：“斯特老士與包爾關於實體與自我意識的鬭爭，是黑格爾底思辨哲學內部的鬥爭。在黑格爾那兒，有三個要素，即斯賓諾莎(B. Spinoza)底實體，菲希特底自我意識，與黑格爾底必然的、充滿着矛盾之二者底統一——絕對精神。第一個要素是脫離人類而形而上學地改作過之自然，第二是脫離自然而形而上學地改作過之精神，第三是形而上學地改作過之二者底統一，即現實底人類與現實底人類種屬。”(註一)

如是，不問包爾在神學底領域是極其急進的(例如他首先以充分的根據，堅定地反對在斯特老士認為止於疑問程度之基督底歷史存在)，這個神學總是基於「自我意識」底哲學——自我意識是萬有，世界不外是自我意識底顯現。馬克士·施蒂奈(Max Stirner)從這至上的「自我意識」導出至上的「唯一者」底觀念，由此表現為澈底的個人主義哲學家

(註一)『神聖家族』第六章，『絕對的批判之思辨的循環與自我意識底哲學』之節。



及“今日無政府主義底預言者”〔他底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一八四五年出版〕，給與巴枯寧等以強烈的影響。

另一方面，從「自我意識」底觀點，主張福音書底意識創作之包爾底見解，和說宗教是僧侶底作業之法國唯物論者底見解相通。不過雖然斥聖經底神爲虛構，澈底地對宗教鬥爭，却又以爲「自我意識」是神的超自然的精神，這不能不是個矛盾。所以基督教澈底批判之必要，要求唯物論。如是費爾巴哈底『基督教之本質』(一八四一年)，揭棄着唯物論底旗幟而出現了。關於這，嘉爾繼續前面徵引的文句說道：“費爾巴哈把形而上學的絕對精神溶解於“以自然爲基礎之現實的人類”中，而站在黑格爾底立場去完成並批判黑格爾，因批判黑格爾底思辨哲學，從而又是批判一切形而上學，才寫成巨大的而且優越的綱要，而完成宗教底批判。”在這裏，才克服了「實體」與「自我意識」底立場，才克服了黑格爾底體系。

費爾巴哈已於一八三〇年匿名發表的神學著作『關於死與不滅之思想』中，爲了反對個人靈魂底不滅而遭受禁書底困難，但這部著作，還不出黑格爾底思辨哲學範圍。他於一八三三年寫了『從倍根到斯賓諾莎之哲學史』，一八三四

年寫了『著作家與人類』，一八三六年寫了『萊普尼茨哲學底敘述、發展與批判』，一八三八年寫了『皮爾·倍爾』(Pierre Bayle)\*。在這些著作中，他雖然還沒有超出觀念論底範圍，但已漸漸從黑格爾底正統中分離出來了。一八三八年費爾巴哈協助阿諾爾德·魯格(Arnold Ruge) 主理之少壯黑格爾派底『哈里年報』(Hallische Jahrbücher)，(正確地說是“發揚德國科學與藝術的哈里年報”——這於一八四一年因檢查上的便利改名為『德國年報』，從哈里遷到賴卜齊希(Leipzig)，一八四三年遭了禁止。)以急進的哲學家露頭角，一八三九年出版『黑格爾哲學批判』，一八四一年堅定地走上新的途徑。接着在一八四三年，積極地敘述他底唯物論之『哲學改革底暫定綱領』與『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出現了。

費爾巴哈將神學溶解於人類學之中，“將宗教底世界溶解於其現世底基礎中”。(嘉爾)他說：所謂神不外是人類以外被設定被誇張之人類性，“宗教底內容與對象，徹頭徹尾是人類底事物”，“神學底祕密是人類學，神底本質底祕密，是人類底本質”。不過宗教沒有意識到自己底內容之人類

\* 皮爾·倍爾 (1647—1706) 是法國啓蒙時代懷疑的批評家

性質，却把它與人類對置。費爾巴哈結論說：“所以歷史之必然的迴轉點，是明白認識並了解，神底意識不外是種屬（人類底種屬存在——著者）底意識，……人類不能把人類底本質以外之什麼本質，作為絕對的東西和神的東西而思維、想像、表象、感覺、信任、意欲、愛慕、禮拜。”（註二）這樣，他底唯物論就是人類學的，這時人類不被當作歷史的人類去把握，却抽象地作為自然的個體而理解。因此他說到“種屬”，與其說這是歷史的世界，毋寧說是成立於抽象的個人間底性愛與友情之抽象的非歷史的東西。

## 第二節 嘉爾與恩格斯之思想的進化

嘉爾在『經濟學批判』（一八五九年）底序文上寫道：“我底專門研究是法律學，但我只是把它作為哲學和歷史學之附帶的學問而研究。”他就學於巴黎大學的時候，和包爾交遊，加入了以哲學和歷史學為中心之左翼黑格爾學派。

嘉爾於一八四一年寫大學畢業論文『德謨克里特與伊壁鳩魯底自然哲學之差異』，以後就為魯格底『德國年報』寫關於普魯士底檢查制度之論文。這篇論文因為年報受嚴格的檢查沒有刊出，漸漸到了一八四三年初，才和費爾巴哈底

（註二）『基督教之本質』第二十八章。

『哲學改革底暫定綱領』與柏魯諾·包爾、寇賓(Köppen)、魯格底論文一起發表於魯格在瑞士出版的二卷論集『最近德國哲學與評論之軼事』中。

一八四二年(從一月一日起)急進布爾喬亞的中堅分子發行『萊茵新聞』，嘉爾和包爾同被聘為主要的執筆者，同年十月嘉爾充當主筆。他以當時最急進的民主主義政論家出現於這個地方。翌(一八四三)年三月，『新聞』因彈壓而不能發行，同年秋，嘉爾亡命於巴黎。

恩格斯說：在『德國年報』上政治鬥爭縱然還是隱藏於哲學的裝扮之下，但在『萊茵新聞』上，“少壯黑格爾學派便直截地表明自己是代表正在擡頭的急進布爾喬亞汨底思想，哲學的遁辭不過為遮掩檢查而使用罷了”。(註三) 嘉爾當站於這種最急進的民主主義底前鋒去解決關於民衆底利害問題時，就領悟到有澈底研究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之必要，同時說來是自然生長地開始了從黑格爾底觀念論到唯物論之轉變。而這個轉變，是意識地、堅定地完成於費爾巴哈底影響之下。在一八四三年寫的『黑格爾國法論批判』中，嘉爾已完全以唯物論者出場，用費爾巴哈底方法去批判黑格爾底法律哲學。費爾巴哈顛倒了從理念導出現實世界之黑格

(註三)『費爾巴哈論』第一章。

爾底觀念論，從人類底現實本質去說明觀念底世界及宗教世界，同樣，嘉爾顛倒了從理念去構成法律與國家之黑格爾底方法，從現實的法律關係與國家組織導出黑格爾底法律與國家理論，因此，就唯物論地糾正了黑格爾觀念論地、思辨地顛倒觀念形態與現實世界底關係。

次年（一八四四），與魯格同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報』（二卷）底論文『論猶太人問題』與『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說』中，嘉爾已經脫離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而成為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思想家了。在前者中，嘉爾反駁人類從宗教解放出來，是一切解放底前提之包爾底主張，而指示人類縱沒有從宗教解放出來，也能夠得到“政治的解放”，所以“政治的解放不就是人類底解放，換言之，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底實現，不能完成“人類底解放”。他又在這裏論到為“政治國家”底“自然基礎”之“市民社會”，換句話說，即論到社會底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說』中，嘉爾更進一步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生活與鬥爭之中，發見“人類解放”底可能性及物質的力量，他說：“普羅列塔利亞特宣告世界秩序底瓦解時，他們不過說明他們自身存在底秘密，因為他們就是這個世界秩序之事實上的瓦解。”指明由普羅列塔利亞特完成之人類解放，是“以人類為人類底最

高本質而加以說明之理論立場上的解放”，力說哲學與普羅列塔利亞特、理論與實踐結合底必要。“德國人底解放，是人類底解放，這個解放底頭腦是哲學，其手足則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哲學沒有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奧伏赫變(Aufheben)則不能實現，普羅列塔利亞特沒有哲學底實現，則不能奧伏赫變自己”。“哲學在普羅列塔利亞特之中，發見其物質的武器，同樣，普羅列塔利亞特亦在哲學之中，發見其精神的武器。”——所以為實踐的唯物論之辯證法唯物論，和這個哲學底普羅列塔利亞的黨派性之觀念，這裏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

想理解嘉爾之所以達到這樣的觀點，離開下面的事實是不可能的，即他親見親聞法國與英國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生長，並和巴黎底勞動者與社會主義者底祕密組織接觸，研究近代各國底歷史，特別是布爾喬亞國家底發生史與社會主義學說，並着手研究經濟學。

恩格斯大體上亦走着和嘉爾相同的路綫。他最初也是屬於少壯黑格爾派，一八四二年在費爾巴哈底影響之下匿名出版了當時引起評判之『謝林格與啓示』這部著作，在『德法年報』中，發表『經濟學批判大綱』與『英國底狀況』(Carlyle 批判)。他從一八四二年就生活在英國，因當時活躍地掀

起於這個國家的勞動者鬥爭(特別是普選運動)及對於英國社會的觀察,和嘉爾認識(一八四四年)以前,就已達到了如次的思想:“經濟的原因……在現代為決定的歷史力量,它是發生現在底階級矛盾之基礎。”(註四)並且達到了康民主義(Communism)。這樣,他是關心經濟學與勞動問題的,其結果除了上述論文以外,已由以唯物史觀立場所寫的著作『英國勞動者階級底狀況』(一八四五年)表現出來了。但是恩格斯說,樹立辯證法唯物論與史的唯物論之大部分功績,是嘉爾的,祇有一小部分歸於我。(註五)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是表示他底謙讓,但從一八四四年以來和嘉爾合作,更加促進了他底前進,乃是事實。

嘉爾在『德法年報』時代底研究結果,因為達到的結論是:法律與國家底現實基礎,在於“市民社會”即“社會底經濟構造”,而這個“市民社會”之“解剖的研究,應該求之於經濟學”。(註六)自達到了史的唯物論底根本命題,所以以後更加集中力量以作經濟學底研究。和恩格斯合著出版於一八四五年的『神聖家族』底準備原稿,寫於一八四四年(『經濟

(註四) 恩格斯:『論康民主義同盟底歷史』。

(註五) 參閱『反共材論』第二版序文。

(註六) 參閱『經濟學批判』序文。

學與哲學的草稿』)，到這時候，嘉爾既經讀了塞伊 (B. Say)、斯密 (A. Smith)、李嘉圖 (D. Ricardo)、詹姆士·米爾 (James mill)、麥孤洛克 (McCulloch) 等底經濟學勞作與恩格斯底前述論文。因此，在這篇『草稿』中，試作資本與勞動底對立之經濟的說明，這裏可以見出後來展開的嘉爾經濟學說之萌芽。

同時，這篇『草稿』更加展開了黑格爾辯證法底批判，由此才提出辯證法唯物論之認識論上實踐底動因，這一點是值得注目的。阿多拉斯基 (Adoratskii) 說：嘉爾在這篇草稿上，完全表現為“辯證法唯物論者”。嘉爾在那裏指示着：在黑格爾底認識論上，正確地把握了實踐及勞動底意義，不過在黑格爾那兒，因為他底觀念論，所謂勞動者祇是抽象的意義之活動，沒有理解為感性的對象；敘述着“要解決理論的對立，只有實踐的方法，只有依靠人類底實踐的能 (Energie) 才有可能”之思想。這種思想，不外是曾經提出於『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說』中之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命題之更加發展，更加加深罷了。(註七)

(註七) 因為關於德謨克里特底原子 (atom)，嘉爾已經在畢業論文中非難它“不是經驗之能力的原理”。嘉爾雖然受『自我意識』底哲學影響，但亦不會忽視這兒顯露着看重實踐之思想底萌芽。



在『神聖家族』中，嘉爾與恩格斯由對於柏魯諾·包爾一派之毫不寬恕的批判，而展開社會主義理論。在那裏表明嘉爾對於當時底社會主義學說與經濟學及近代史之充分的知識，同時關於近代哲學史、特別是十七、八世紀底唯物論，給與貴重的敘述(第六章)，關於“機械論的法國唯物論”與霍布士(T. Hobbes)底沒有“感性光彩”的唯物論，作了批判的指摘，關於作為社會主義底必然的哲學基礎之唯物論，如次地指示着：“唯物論是關於人類本來的善及平等的知能天賦，與經驗、習慣、教育底全能，外界事物對於人類的影響，產業底高度意義，享樂底正當性等之學說，由此去洞察康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唯物論底必然關聯，是無須大智慧的。”

自今以前，嘉爾、恩格斯還沒有批判過費爾巴哈，這時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還沒有脫離費爾巴哈底影響，但同時，這個時代他們並不是一步都不越出費爾巴哈。嘉爾與恩格斯就是正受着費爾巴哈底影響，同時亦漸漸展開獨自的哲學或世界觀。所以在『神聖家族』寫成之後，他們已經留意到要超越費爾巴哈。於是在同年(一八四五)嘉爾寫的『費爾巴哈論綱』，和一八四五——四六年嘉爾與恩格斯共同寫成的『德意志觀念形態』中，已無所畏忌地批判費爾巴哈底唯物論底弱點。『德意志觀念形態』以給與德國底勞動者運動以

正確的指導為課題，與此相照應，便必須以卡爾·谷龍(Karl Grün)等底人道主義的“真正社會主義”及為其理論基礎之費爾巴哈底哲學，和背叛了的小布爾喬亞急進主義(Radicalism)之馬克士·施蒂奈底無政府主義，極左的大言壯語及為其哲學的出發點之包爾底「自我意識」底哲學，為批判底對象。由於這些思想潮流底批判，嘉爾與恩格斯給與黑格爾死後之德國哲學以總決算，克服了「自我意識」哲學之思辨的、觀念論的辯證法，與前辯證法的唯物論，同時由於辯證法與史的唯物論之全面的展開，而給與社會主義以科學的方法論基礎。

因此，在深入去研究『德意志觀念形態』之前，有提及費爾巴哈與嘉爾（及恩格斯）底關係，前者對於後者的影響程度與範圍問題之必要。

### 第三節 嘉爾恩格斯與費爾巴哈

嘉爾在『費爾巴哈論綱』第四段寫道：“費爾巴哈從疎遠宗教的自我，即從劃分世界為二，一為宗教世界一為現實世界之事實出發，他底工作就在將宗教世界溶解於其現世的基礎上面。但他忽略了這個工作完成之後，應該做的中心工作還未曾做。即是說現世的基礎自己漂浮起來了，並在雲端

建立一個獨立王國，這個事實，祇有由這個現世基礎底自相分裂與自相矛盾才能說明。”費爾巴哈將宗教底本質溶解於人類本質之中，不過他因為沒有在社會的、歷史的存在上，去把握這人類底本質，所以沒有進到宗教底現世基礎自身及人類世界自身底矛盾——這個矛盾之倒錯的反映、即疎遠觀念的自我，是不出於宗教之社會的矛盾——之解剖的研究，沒有着手做尙未做的“中心工作”。然而，嘉爾和恩格斯，因以費爾巴哈所留下這個中心問題為問題，而造成了重大的前進。

費爾巴哈是自然主義者，主要是把人類看作自然的存在，不能將唯物論貫通於政治、社會、歷史底把握。因為缺乏史的唯物論之故，他在宗教底變遷之中見出歷史上各時代底區分標幟，認為具有關於宗教底本質之正確意識，及人類解放底前提；反之，不理解惟有實踐地清算宗教底社會基礎，才是人類從宗教解放出來之前提，沒有脫離十八世紀法國啓蒙思想家底立場。所以他和站在「自我意識」底觀點之包爾同樣，停止於解釋世界之上，沒有站在改造世界的實踐觀點。如大家都知道的，恩格斯在他底費爾巴哈論中，舉出法國唯物論者底主要缺點，是機械論的，是形而上學的，在歷史觀上則是觀念論的，並指明費爾巴哈不能克服這

些缺點，不過這歷史觀底觀念論，正就是賦與他底哲學以非實踐的直觀性質的東西，乃是明白的。

嘉爾和隱居於德國農村、到一八四八年才出現於政治舞臺的費爾巴哈不同，最初就以政論家，而且在當時底德國，以最急進的政治派別底指導者而活動。他在究明政治的和社會的問題上，漸漸走進唯物論方面去了，因此由費爾巴哈底影響而堅定地變成唯物論者以來，他注意底中心，是政治，是政治底批判。所以他起初就把在費爾巴哈那兒不過是自然主義的概念之人類底本質，及人類底種屬本質，作為社會的與歷史的範疇把握，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說』中已經明白說過：“所謂人類是人類底世界，是國家，是社會，因為這個國家和這個社會是一個倒錯的世界，所以產生了一個倒錯的世界意識之宗教。”又說：“剝去了疎遠人類底自我之神聖姿態的假面具以後，有歷史作用的哲學課題，首先就是剝去沒有這種神聖的姿態上疎遠自己之假面具。因而天國底批判轉化為地上底批判了，宗教底批判轉化為法律底批判了，神學底批判轉化為政治底批判了。”於是他宣言政治底批判必須與普羅列塔利亞特關聯，以社會主義者出現了。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在這些方面，無疑地嘉爾已比費爾巴哈人類學的宗教論與直觀的唯物論前進了一步。

嘉爾自己在一八四二年三月給魯格的書信中，曾說明他在宗教理論上，似乎陷於費爾巴哈與“沒有觸及原理却觸及了原理底理解之衝突”中，又在一八四三年三月給魯格的書信中說：“費爾巴哈底警句，我祇以爲他過餘多論及自然，而論及政治却非常少，這是不正當的。然而這正是現在底哲學因而能夠成爲真理之唯一的同盟。”

恩格斯在和嘉爾交誼以前，就已獨立地從對於社會問題的關心，漸漸達到“經濟原因”有決定作用之理解，超越了費爾巴哈而前進到唯物史觀了，同時並達到了社會主義，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

不過嘉爾與恩格斯不是僅僅涉足於費爾巴哈沒有觸及的問題之領域。他們和費爾巴哈不同，未嘗拋棄黑格爾底辯證法。費爾巴哈拋棄黑格爾底體系同時並拋棄他底辯證法，反之，嘉爾與恩格斯認爲費爾巴哈基本上是正確的，同時並從黑格爾底辯證法除去神祕的外衣之後，把它拿到唯物論上去，因而補足了費爾巴哈底唯物論底弱點。我們已經看見：在『黑格爾國法論批判』中，開始了黑格爾辯證法底唯物論改造之企圖。在『經濟學與哲學的草稿』中，攝取黑格爾方面有價值的部分，使唯物論底內容顯著地豐富起來了，辯證法唯物論於是產生了。

但是，認為這個時代底嘉爾與恩格斯已完全脫離了費爾巴哈底影響，乃是重大的誤解。他們在這個時代，過大地評量費爾巴哈底意義，他們以為唯物論哲學上的新內容，是費爾巴哈添加的，而過小地評量自己底意義。這即是說，他們一面補足費爾巴哈底缺點，一面又認為費爾巴哈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例如嘉爾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說』中寫道：“宗教底批判，以人類在人類自身看來是最高本質這個學說而終了，因而以顛覆使人類變成卑賤、奴隸化、被遺棄、被侮辱的存在物這一切關係之斷言命令而終了。”在『草稿』中說着：“澈底的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Humanism），是使自己和觀念論有所區別，又和唯物論有所區別，而同時並統一此二者之真理。”在『神聖家族』中如前節徵引過的，他說：費爾巴哈唯物論地顛倒了自然與人類、實體與自我意識之為黑格爾形而上學地歪曲了的統一，他並完成了宗教批判，指示思辨哲學與一切形而上學底批判之優美的要領。

然而，說“人類在人類自身看來是最高本質”之費爾巴哈底人道主義，決沒有進到改變以人類為卑賤的存在之生活關係的斷言命令，他底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決不是使自己和直觀的舊唯物論有所區別的，不是理解「實踐能力」底意義的。換句話說，費爾巴哈沒有站在任何自然與人類底

唯物辯證法的統一之觀點，却站在“脫離人類而形而上學地改變過的自然”之觀點，站在斯賓諾莎的或直觀的自然主義之觀點。並且費爾巴哈底宗教批判，僅把宗教底本質溶解於人類底本質之中，因沒有達到從「人類世界」或「市民社會」底矛盾去說明這種疎遠宗教的自我之唯物史觀，決不能說是已經“完成”的。嘉爾自己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中如次寫着：“費爾巴哈揭發出宗教的世界爲地上世界底幻影，但這地上世界，在他自己看來還不過是以虛僞來演着任務，因此人類“懾服”於這些幻影的事是怎麼樣起的呢？費爾巴哈留下來沒有解答的這個問題，自然被提出於德國底理論之前。這個問題，尙且爲德國底理論家們開拓了到達唯物論的世界觀……之途徑。這個途徑，在『德法年報』中，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說』與論文『論猶太人問題』中均已指出了。”

(註八) 嘉爾又在『資本論』中，真正以科學方法，“從各時代底現實的關係去展開其天國化的形態”(註九)，去對抗用分析尋找宗教世界底“地上核心”之方法。指示了方法，亦即指明了費爾巴哈底宗教批判之不澈底。批判黑格爾哲學，因而連辯證法亦拋棄，而復歸於被黑格爾克服了之形而上學的唯

(註八) 『德意志觀念形態』俄譯本，P. 215。

(註九)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物論，這一點就是費爾巴哈底不澈底。這，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明白地指出了。嘉爾在『費爾巴哈論綱』中說：包含費爾巴哈之從來的唯物論，是直觀的，行爲方面反而被觀念論展開了；這不外是指示費爾巴哈之於黑格爾，不能夠決定地佔着優越位置。

這裏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作如次的結論。——嘉爾與恩格斯到『神聖家族』底時代止，是受費爾巴哈底影響，但他們將新的內容歸進了費爾巴哈底哲學中，批判地克服了他底哲學底弱點；在寫了『神聖家族』以後，就已根本上越過費爾巴哈而進到辯證法唯物論了。費爾巴哈之於嘉爾與恩格斯的影響，決沒有如普列哈諾夫(G. plechanov)與德波林(A. Deborin)所主張的那樣大；普列哈諾夫與德波林表明將他們底唯物論同等看待之傾向，以爲嘉爾與恩格斯畢生都是費爾巴哈哲學底追隨者，對於費爾巴哈哲學，不過加以若干部分的修正罷了。

#### 第四節 兩個戰線上的鬥爭與辯證

##### 法唯物論底確立

『德意志觀念形態』是因爲要給與德國解放運動以正確前理論指導，以澈底批判小布爾喬亞的“真正社會主義”和



施蒂奈之流底無政府主義爲課題的，所以它是表明嘉爾與恩格斯堅定地脫離空想的社會主義並克服它，在這一點上是饒有興味的著作。不過，科學社會主義是由經濟學建立起來的，這種經濟學底課題，是更具體地說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說明成爲這種生產關係底主要部分之各階級底生活條件和社會任務；但在更一般的方法論上，是由史的唯物論奠下基礎的。所以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中，全幅地展開了史的唯物論底根本命題，乃是當然的。同時這部著作並完全確立了用以作史的唯物論底序說之本來的辯證法唯物論。

這樣去確立辯證法唯物論，如前所述，是要通過哲學上兩個陣線底鬥爭——對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鬥爭——才有可能；而這種鬥爭底基礎，則爲對政治上的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和小布爾喬亞急進主義底一個變種（無政府主義）之鬥爭。唯物論底前辯證法形態與觀念論，向來是和辯證法唯物論敵對的二大哲學潮流。這些潮流，不僅在哲學上和辯證法唯物論對抗，因此同時又是和科學社會主義對抗之種種理論底方法論乃至一般世界觀基礎，因爲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以唯物辯證法爲方法且必然地和辯證法唯物論聯繫着的。所以政治上兩個陣線底鬥爭，反映到哲學上，就表現爲對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與觀念論之毫不容赦的

批判，因此又成爲辯證法唯物論前進底推動力。倡導哲學與普羅列塔利亞特結合底必要之嘉爾與恩格斯，祇在和實際課題關聯上來從事哲學，在和一切敵對的流派鬥爭上，發展了辯證法唯物論。

『德意志觀念形態』前半部用以批判費爾巴哈、柏魯諾·包爾、馬克士·施蒂奈，後半部是真正社會主義底批判。所以後半部底各篇論文是和前半部，尤其和批判費爾巴哈哲學底缺陷緊密地聯繫着的。

對包爾的批判，是『論猶太人問題』與『神聖家族』中批判底繼續，包含着包爾對於『神聖家族』的反批判之再批判，是一八四三年以來對於詳細的施蒂奈批判和觀念論的辯證法與觀念論全部之鬥爭底繼續，是更深一層的具體化。這裏對於觀念論與觀念論的辯證法之原則的評價，在『經濟學與哲學的草稿』和『神聖家族』中，已經全幅地展開了。在前者（註一〇）中，嘉爾說到黑格爾底辯證法中“偉大的部分”，即是說：“他把握了勞動底本質，認爲對象的人類，是真的、是現實的，所以真的人類是人類自身勞動底成果。”同時並指明了在黑格爾那兒，因爲觀念論地、抽象地認爲人類是自我意識，所以“黑格爾所理解且承認的勞動，不過是抽象的精神

（註一〇）參照『黑格爾辯證法批判』。

的勞動”。因黑格爾哲學底這種觀念論的本質，所以在那兒一切客觀的東西，都被看作抽象的思維、抽象的意識、自我意識之疎遠自己；人類對於客觀世界的改造即勞動，結果被看作“起於純粹思維、即起於抽象上之意識作用或思想底運動。因而從此便得到如次的結論，即主觀與客觀底對立，人類性與非人類性的現存秩序底對立，作為抽象思維的人類，把客觀的東西看作自己之疎遠自己，看作自己底本質之客觀化，而由溶解於自己底自我意識之中而被揚棄了。如是，若貫徹黑格爾底觀念論哲學，便要採取對象底解釋或批判，以代替現實的活動即實踐。所以，為黑格爾底辯證法中“偉大部分”之勞動，即實踐底動因，在他那兒，是被思辨地抽象化而揚棄於觀念論體系中之動因，是抽象的自我意識底運動，不是現實的實踐、勞動或感性的活動，這是明顯的。觀念論在結局上不能夠是實踐的，相反地倒是思辨的東西；觀念論的辯證法，因此是思辨構造底方法。嘉爾說：“這兒已經在現象學——不拘於它底澈底相反的、批判的外表，亦不拘於屢屢非常卓越地批判現實上包含於其中之後期底發展——潛在地橫亘着後期黑格爾底著作之無批判的實證主義與同樣無批判的觀念論，以萌芽狀態、潛勢(Potential)而祕密存在。”

展開於『神聖家族』中『思辨構成底祕密』一節，和『絕對批判之思辨的循環與自我意識底哲學』一節之觀念論一般與觀念論的辯證法之卓越的批判，是『草稿』上前述的批判之更爲展開。這幾節讓與揭露黑格爾底俘虜斯粹里加 (W. Szeliga) 與包爾底方法。

對於斯粹里加的批判中，嘉爾說到爲觀念論底認識論根據之思辨構造。“設若我從現實的蘋果、梨子、莓、巴旦杏形成果實這個一般的表象，設若我更進一步認爲從現實的各種果實得來的果實這產物 (die Frucht) 之我底概念，是存在於我之外的本質，即梨子、蘋果等底真實本質，那末，我——如果思辨地表現的話——將要說明果實這產物是梨子、蘋果、巴旦杏等底「實體」吧”。如是，從感覺抽象化，即感性地認識的客觀實在底各個表徵而形成的概念，脫離感性，脫離客觀實在，被提高到獨立的實體，而產生哲學底觀念論。嘉爾關於包爾，曾說過如次的話：他底“所謂自我意識，是離開自然之人類底形而上學之-神學的漫畫。因此，這些自我意識底本質，不是人類而是理念，自我意識是其現實的存在。因爲自我意識是人類化的理念，所以又是無限的。”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也還是將人類底思維、將概念那樣的認識底主觀動因，和它底客觀的物質基礎——客觀世界——

分離，提高到獨立的實體，絕對化，是觀念論立場底認識論根據。

嘉爾雖然指明斯粹里加底思辨構造，是黑格爾觀念論底方法，包爾底自我意識哲學，是來自黑格爾底現象學的，但同時並沒有忽略這些門徒與黑格爾自身底區別。譬如嘉爾曾指示：在黑格爾那兒，雖然認識過程被“架空的悟性本質或絕對主觀底過程”獨立化、神祕化了，可是，黑格爾非常頻繁地給與思辨敘述底內部以把握現實事態之敘述；他說：“思辨展開內部底這種現實的展開，使讀者迷惘，將思辨的展開看作現實的展開，將現實的展開看作思辨的展開。”反之，在斯粹里加那兒，“思辨的構造無需一切擾亂的附屬物，亦無需具有二重意義的一切遮掩，以其鮮明的美”表現出來，這裏“現實的展開”，已因主觀的構造完全被驅逐了。

同樣嘉爾亦沒有忽視，在包爾方面，他放棄了黑格爾底實體要素，加強了自我意識底要素，其結果，黑格爾哲學底惡劣方面被更澈底地闡發出來了。“現今在一切領域，包爾都貫徹與實體對立的自我意識或精神底哲學，因此就不能不在一切領域，都只從事他自身底幻想。批判這東西，在他底手裏，是把那認定無限的自我意識之外還有有限的物質存在之一切主張，都包括於單純的假象與純粹思維之中的

工具。他沒有克服實體之形而上學的幻想，却克服了現世的核心——自然，克服了存在於人類之外且以人類為自然的  
存在之自然。因而在他看來，任何領域都不假定有個實體，其寓意是不承認有什麼和思維不同的存在，……有什麼和知識不同的感情與意欲，有什麼和頭腦不同的心臟，有什麼和主觀不同的客觀，有什麼和理論不同的實踐，有什麼和批評家不同的人類，有什麼和抽象的一般性不同的現實社會，有什麼和自我不同的你。因此，包爾之走到把自己和無限的自我意識或精神同等看待，即走到以其創造者去代替他底這種被創造物，乃是當然的結果。同樣，他冥頑地固執着，其餘的世界是和他底製造品不同的某種東西，並把這個世界看作堅強的大眾與物質而否認之，亦為當然的結果。”這樣，自我意識底哲學便走到唯我論的主觀主義去了，辯證法被神祕化而變成純粹的思辨方法或自我意識底運動過程之原理，已不是客觀世界底運動法則，以「批判」去代替實踐了。嘉爾關於這幾點，又在『精神與大眾』一節加以明白說明。他把黑格爾歷史哲學上的絕對精神與大眾底關係，和包爾底關係比較，便暴露出包爾片面地誇張之自我意識底要素，陷於脫離大眾與耽溺於非實踐的思辨之結果中了。嘉爾如次說道：

“在黑格爾那兒，歷史底絕對精神要以大眾爲其材料，在哲學上才有其後應呼的表現。但是哲學家祇是把創造歷史的絕對精神，表現爲經過運動後以回憶去意識自己的器官。哲學家之參加歷史，盡於他底這種回憶的意識，因爲現實運動，無意識地運用的絕對精神。”

所以根據嘉爾，黑格爾因爲一面把哲學看作絕對精神底表現，同時又把現實的哲學家個人看作絕對精神，又因爲只在“外觀上”用絕對精神去創造歷史——其原故在乎這種精神，事後意識到自己是創造的世界精神，所以歷史總是在哲學家底意識之中，在想像之中作成的——所以是二重的不澈底。可是，包爾排除了這種不澈底，“第一，他說明批判是絕對精神，把自己自身說明爲批判。批判底要素被逐而離開了大眾，大眾底要素被逐而離開了批判。於是就認定批判不是在太衆之中顯現自己，而祇是顯現於一批特選的人們中，即顯現於特選的包爾及其門徒之中，並且包爾還揚棄了黑格爾底又一不澈底性。即是說，他和黑格爾底精神事後在空想之中製作歷史不同，是和其餘的人類大眾對立而意識地演着世界精神底任務，加入和其餘的人類大眾對立的現代戲劇關係中，而以意圖和圓熟的思考來製作並實現歷史。一方面，大眾成爲歷史之受動的、無精神的、無歷史的、物質

的要素，另一方面，精神這東西與批判這東西，在柏魯諾及其一派看來，從此成爲來自一切歷史行動之積極要素了。社會底改革行爲被還原於批判之頭腦活動中去了。”（末句注意點爲著者所加）

在『費爾巴哈論綱』之中，嘉爾寫着：“和唯物論相對抗的觀念論發展了行爲方面——但它祇是抽象地發展，因爲觀念論當然不是恰切認識現實的、感性的行爲的。”黑格爾曾經抽象地展開之實踐底動因，如前所述，在其門徒那兒被完全消滅了，被溶解於單純的“頭腦活動”之中去了。並且黑格爾一般地以神祕化的形態展開於觀念論底圈子裏之辯證法底“合理的雛形”，在其門徒那兒亦完全漫畫化了，喪失其一切科學的、合理的要素了，這是已經明白的。

『德意志觀念形態』中，對於黑格爾辯證法底觀念論的門徒之批判，已就更爲具體的問題而詳細地展開了。

嘉爾在『資本論』第二版底跋文中，回顧他對於觀念論的辯證法之這種鬥爭，曾說道：“黑格爾辯證法底神祕方面，我在大約三十年前，即它還流行着的時候，就已批判過了。”可是，嘉爾與恩格斯對於黑格爾的批判，和費爾巴哈底批判不同，不是完全否定他底觀念論體系和辯證法，其寓意是從觀念論的歪曲中滌淨並拯救出他底辯證法來，在唯物論



底基礎上去研究它。因此嘉爾當黑格爾在德國被看作“死犬”的時代，恰在寫『資本論』第一卷，便“公然宣告自己是這位偉大思想家底學生，而且甚至在論價值論那一章，贊頌黑格爾所特有的表現方法。”恩格斯後來也說道：“嘉爾和我，也許是從德國觀念論哲學救出意識的辯證法，把它移植於自然與歷史底唯物論觀點上去之唯一的人哩。”(註一一)

## 第五節 兩個戰線上的鬥爭與辯證

### 法唯物論底確立(二)

從『德意志觀念形態』中新的特別是辯證法唯物論底發展觀點看來，重要內容是對於費爾巴哈的批判。這個批判，是在最簡潔的形態上，(例如在『論綱』上)作成公式的，在那兒一開始就寫着：“從來的一切唯物論——包含費爾巴哈底唯物論在內——底主要缺陷，就是祇在客觀或直觀底形式之下去把握對象、現實與感性，不以爲是人類底感性行爲或實踐而主觀地去把握它。”其次就認識論底實踐標準說到重要命題，更進而論述從宗教批判推進到政治批判之必要，和實踐態度對於社會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嘉爾對於十七、八世紀唯物論的批判，在『神

(註一一) 見『反丟林論』第二版序文。

聖家族]中雖然還是個雛形，却已可以見出來了。但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中，通過費爾巴哈批判而至全面地克服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缺陷。

『德意志觀念形態』中，和科學社會主義底確立這個中心課題相關聯，因為提出了唯物史觀底建設及全幅展開的課題，所以對於費爾巴哈的批判，主要是由這一方面完盡了。因此，舊唯物論底主要缺陷，在那裏主要是由唯物史觀底確立而積極地克服了。

從斯特老士到施蒂奈之德意志哲學，都是以宗教批判為主要課題。哲學家們從實體，自我意識，或如費爾巴哈底「人類」，施蒂奈底「唯一者」等類的東西，去說明宗教，認為由溶解它而終結宗教批判。他們不把宗教看作社會生活底矛盾之觀念形態的反映，看作觀念底疎遠自己，所以完全沒有注意到，宗教底批判可以進到其現實的、社會的根據之批判；現實地揚棄宗教，不能由理論地把它溶解於自我意識或「人類」中，祇能由實踐地揚棄其存在底現實根據。在這一點上，嘉爾與恩格斯不能不堅定地批判他們。

所以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中，從關於觀念形態及其經濟基礎底關係之史的唯物論底命題出發，為歷史過程底推動力之生產力與交通形態（生產關係）底矛盾，階級鬥爭底

意義、法律與國家底任務、社會發展底辯證法等等……唯物史觀底全部問題，都被具體地提出來並加以解決，乃不是偶然的。因為所有這些問題，是要從如次的觀點，以社會生活關係為分析底對象，才能夠提出來的；這個觀點就是祇以觀念形態為對象之思辨的批判或理論的格鬥，不能形成任何人類之現實的解放，連宗教那樣的觀念形態底揚棄，亦只是揚棄現實生活關係底矛盾之結果。

但是，展關於『德意志觀念形態』中的、本質的內容之史的唯物論與一般嘉爾主義底世界觀，這兒不能深入研究，祇能羅列屬於本來的哲學方面之二三重要內容。

A. 展關於那裏的費爾巴哈批判底要點，可以把它這樣概括起來：他雖然把人類看作“感性的對象”，却不能把握“感性的活動”；這裏，“他又把自己侷限於理論底範圍裏，因為不是在人類所造成的社會關係上，不是在他們使自己成為現在的我之他們現在底生活條件下，去把握人類，所以，他絕對不能認識存在於現實中且正在活動的人類，却無處不是停止於“人類這產物”這個抽象體底地方，僅及於感情上承認現實的、個人的、有肉體的人類。”所以在他看來，人類與人類底關係，猶如“性愛與友情”。因而他在實踐唯物論者看作改革社會組織的“必然性與條件”上，轉入觀念論方

面去了。“當費爾巴哈是個唯物論者時，在他看來歷史也是不存在；當他注意到歷史時，他便不是什麼唯物論者了。在他看來，唯物論與歷史是彼此完全分離的。”如是，費爾巴哈之缺乏史的唯物論，即在歷史觀中之觀念論，是和他底唯物論底直觀性質密切地相連着的，這正是嘉爾與恩格斯在他們底科學社會主義確立過程中，不得不澈底批判之舊唯物論底一大弱點。嘉爾與恩格斯完成了以唯物地改造過的辯證法為方法，認定人類是作為“感性活動”之勞動、實踐、物質生產底歷史產物，是隨着歷史變化的。須從人類底物質生產去說明精神生產或觀念形態過程與國家形態。

B. 他們又由說明觀念形態底現實基礎，而觸及觀念論底社會根據。“分業是從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底分業出現那一瞬間，才成為現實的分業。從這一瞬間起，意識好像是自已現存的實踐以外之什麼東西，好像雖沒有表象什麼現實事物，却也現實地表象了什麼，而可以現實地想像——從這一瞬間起，意識脫離了世界，能夠推移到“純粹理論”、神學、哲學、道德學等底構造去了。”嘉爾與恩格斯如是在精神勞動脫離物質勞動之中，看出了一個限制觀念論底可能性之歷史的、社會的條件。這種條件和統治階級底利害相關聯的時候，便產出觀念論成立之充分的社會條件。哲學的觀念論

之依靠統治階級底利害來支持，雖然是伊里奇極力申說的思想，但對於嘉爾與恩格斯，這種思想亦決不是沒有關係的。例如他們充分地暴露德國觀念論底布爾喬亞性質，知道前辯證法的“舊唯物論觀點，是市民社會”(註一二)。恩格斯後來在『從空想到科學』底英文版序文上，具體地指明着：十七十八世紀唯物論底作用，為布爾喬亞汜對抗封建統治之反抗的哲學，但布爾喬亞汜變成統治階級以後；隨着近代產業底發展，普羅列塔利亞特以反對布爾喬亞汜的勢力而抬頭，布爾喬亞汜便再和宗教攜手，變成信神的，走到觀念論與不可知論去了。

C. 德國觀念論底一般價值，已經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說』中估量過了；這裏便詳細地指明：德國底後進性，是決定它底哲學之觀念論的、思辨的、抽象的性質的社會根據。“如像古代民族在想像上、在神話上體驗得它底前史，我們德國人則在思想上、在哲學上體驗得我們底後史。我們雖然不是現代之歷史的同時代者，却是其哲學的同時代者。德國哲學乃德國歷史之觀念的延長”。“德國人在政治學上，將其它民族已經實行的加以思考。德國是其它民族底理論中心。其思維底抽象與自負，經常和德國現實底片面性與卑小

(註一二) 見『費爾巴哈論綱』第十則。

性相倚並進。”在『德意志觀念形態』底『聖馬克士』那一章，就是從這樣的觀點，給與康德哲學以卓越的階級特徵。“前世紀末德國底狀態，完全反映於康德底『實踐理性批判』之中。……康德是以單純的善良意志——如果它是無結果的東西的話——為滿足，把這種善良意志底實現，把它和個人底欲望與衝動之調和，移到世界之外去了。康德底這種善良意志，常常是和市民底無力、被壓迫及貧弱相呼應的。”（根據俄譯本）康德底理想與現實之二元論的分離，是從先進德國底政治狀態即布爾喬亞底支配，在德國市民底頭腦中反映為世外底理想產生出來的。從康德到黑格爾，不，到費爾巴哈與施蒂奈之德國哲學底歷史，沒有超過將實現於英國與法國的原理，即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在哲學的抽象世界加以思考。其實嘉爾是最先宣言實踐地改革德國底這種現實的人，因此，他同時又是德國古典哲學底清算者，在歷史上佔着劃時期的地位。

D. 『德意志觀念形態』，因為是澈底批判那以脫離現實世界而獨立的觀念形態世界、或思辨世界為問題之黑格爾底門徒，所以描寫出這種思辨哲學底否定之辯證法唯物論底特質，這並不是偶然的。那兒極力申說新哲學不是空虛的概念或思辨，而是科學地認識現實的方法。

“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思辨停止的地方，現實的、實證的科學，即人類底實踐活動及實踐的發展過程之敘述，便開始了。意識底浮詞空談停止，不能不讓位於現實的知識。獨立的哲學縱然作現實底敘述，亦喪失它存在底媒質。代它而出現的，最多祇是可以從人類歷史發展底觀察抽出之最一般的結論底總括。這些概念，祇要它一和現實底歷史脫離，就完全沒有什麼價值了。這些東西，祇對於使歷史資料容易整理，和暗示其各層底序列才有用。”如是，嘉爾與恩格斯是反對離開各種實證科學而獨立，且支配着實證科學的哲學，提倡因其為具體的科學研究之“一般的結論底總括”，所以在這種具體研究上作為方法論使用之科學的哲學。這種科學的哲學就是唯物辯證法，其應用於歷史底領域，則為史的唯物論。

這裏，這種“一般的結論底總括”，脫離了現實底歷史便沒有意義，所謂意識斷不會是被意識之存在以外的什麼東西，由此便表明了和思辨構造或主觀主義相反之新哲學底科學的、唯物論的本質。『德意志觀念形態』之立足於堅固的唯物論的認識論上，乃是毫無疑議的。費爾巴哈之於人類抽象的自然主義的解釋，是最進步的；所以在以展開史的唯物論為主要任務之關係上，說到人類底歷史本性，或人類與自

然底關係之歷史性時，就是力說擺在我們眼前的自然，在產業上，在人類底實踐上，是爲人類改變過的自然，是很重要的，而“外界自然底優越性，依然”還是個前提。所以，嘉爾與恩格斯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中說：除去作爲歷史前提的自然，把歷史世界——祇有在主觀與客觀底交錯上，從而祇有等待主觀底關與才能成立的世界，即人類世界——看作提高到唯一世界的，從唯物史觀剝去其唯物論的基礎，而結論出主觀主義及主觀主義人類學，不能不說是非常錯誤的，是歪曲。被這樣歪曲的地方，嘉爾與恩格斯特別力說唯物論的認識論，再讓位於思辨構造了。將唯物史觀改變爲人類學的三木清氏，和高倡從實踐的唯物論到辯證法的存在論之大江精志郎氏，就是依據『德意志觀念形態』與『論綱』之這種主觀主義的曲解或歪曲。認爲祇有歷史世界才是世界之田邊元博士底哲學，也是和這個同型的東西。對於這種主觀主義，以及將唯物辯證法底適用領域侷限於歷史，從歷史中除掉爲其物質基礎的自然之盧嘉士（G. Lukács）底觀念論的辯證法，提出一般地歷史世界沒有自然便不能存在、亦沒有意義這個唯物論的命題來對抗，是很重要的。



## 第二章 從一八四七、八年到恩格斯之死

### 第一節 觀念論的辯證法批判

一八四八年以前，嘉爾與恩格斯爲要給那準備將來出現已正在成熟的普羅列塔利亞特運動指示正確的方向，不能不繼續嚴峻地批判勞動者運動中小布爾喬亞的潮流。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中，通過德國底空想社會主義及其哲學基礎之破壞的批判，全面地展開史的唯物論，由此確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底基礎之理論方面以後，嘉爾對於當時在法國具有宏大勢力的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者蒲魯東（Proudhon），主要是通過經濟學問題底批判去展開經濟學說，以作他底

科學社會主義底具體基礎。這就是一八四七年出版的『哲學之貧困』。

在這部著作中，嘉爾澈底論究勞動價值說，站在唯物辯證法底觀點去改造它，尖銳地批判那認為“布爾喬亞制度是自然的制度”之布爾喬亞經濟學底形而上學，及其小布爾喬亞批判者蒲魯東底非科學的見解，同時與此相關聯，並毫不饒恕地批判蒲魯東底方法，即被他庸俗化的黑格爾辯證法。在那裏，嘉爾將唯物辯證法和具體的經濟學研究打成一片，更加推進了唯物辯證法。

嘉爾在『哲學之貧困』中，揭穿那想根據辯證法的方法去樹立“經濟學範疇底體系”之蒲魯東，對於「科學的辯證法」底理解是如何無力，怎樣把捉了“思辨哲學底幻影”；並詳細地指明：在蒲魯東那兒，沒有考察和物質生產力底一定發展階段相呼應之歷史的生產關係底理論表現之經濟學範疇，代之以這些範疇被轉化為先一切現實而存在的永久理念。蒲魯東底觀念論的辯證法之批判，特別明白地表現於『哲學之貧困』第二章第一節，即關於蒲魯東底經濟學方法之部分。其中指示出：魯蒲東“使黑格爾底辯證法降低到最貧弱的程度了”。他以“理論上理論底繼起”去代替“依時間底順序之歷史”，貫徹着黑格爾辯證法底觀念論的褊狹性；

同時在另一方面，將辯證法的矛盾換成“善的方面與惡的方面”底並存之觀念了。於是，便提出除去惡的方面保存善的方面這個問題，去代替考察那基於內在矛盾的發展。所以‘他底短處，在乎完全沒有能力辯證法地創出任何新的範疇來。辯證法運動底本質，是兩個互相矛盾的方面並存，即二者底鬥爭和移到一個新範疇之二者底合一。若只提出除去惡的方面這個課題，終有一次要消滅一切辯證法運動。’（根據俄譯）嘉爾指摘過着眼於資本主義生產底善的方面，對於它底弊害卻沒有關心的經濟學家，和批判其惡的方面而提倡除掉它之空想社會主義者底褊狹性；力說充滿着這兩方面底矛盾之統一底客觀發展，即資本主義生產力底發展，提供了可以揚棄這善的方面與惡的方面底對立之可能性，在這種情形之下，設若沒有惡的方面，便沒有形成鬥爭的動因，一切社會發展亦不能有；社會發展底辯證法，依據社會內在矛盾底客觀發展，是可能的；指出了想考究出對於這種矛盾底惡的方面之解毒劑的蒲魯東一流底空想論之非科學的性質，並揭破這種空想論是動搖於布爾喬亞厄與普羅列塔利亞特之間的小布爾喬亞的觀念形態。

這樣，嘉爾之批判蒲魯東底觀念論的辯證法之庸俗，是和如次的課題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即由布爾喬亞經濟學

底改造，給與了社會主義以經濟學的基礎，因而使它從空想發展到科學。

繼『哲學之貧困』而出版於一八四八年的嘉爾與恩格斯合著之『宣言』中，概括地、全面地敘述了嘉爾主義世界觀底一切部分。“在這部作品中，天才地以明白而曉暢的筆法描寫出新的世界觀，包括社會領域之徹底的唯物論，關於發展的最完全而深刻的學說之辯證法，階級鬭爭與新……社會底創造者普羅列塔利亞特底世界史……任務之理論。”（伊里奇）所以“關於發展而最完全的深刻的學說之辯證法”，在應用於人類底社會生活上，在究明社會發展規律性上，被最完全最深刻地展開着，這是誰都承認的。不過這裏關於這些問題，不能不省略敘述。

一八四八至四九年底經驗，表明恰恰在這前夜就一切部分都已告成之嘉爾主義底真實性，和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底破綻。而這種經驗底咀嚼與消化，促成嘉爾主義特別是戰略與戰術方面之更為具體的展開，尤其是關於民主主義運動中勞動者階級與農民底任務，後來由伊里奇發展並實現了的理論，這裏已明確地奠定了基礎。

當五十年代，在其初期分析並檢閱一八四八至四九年底經濟以後，反動底支配與勞動者運動底沉滯之各種條件，

使嘉爾從事更深邃的理論問題及經濟學之更深一層的研究。嘉爾底經濟學研究之結果，表現於『經濟學批判』（一八五九年）與『資本論』（其第一卷底發行是一八六七年）等之中。

但從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民主主義運動和勞動者運動再呈現活躍的景況，一八六四年遂創立了「國際勞動者協會」（第一國際），嘉爾與恩格斯負其理論指導之責。在德國，因為出現了六十年代以來拉薩爾（Lassalle）所統率之國家社會主義的勞動者運動，嘉爾與恩格斯為要正確地領導德國底運動，更不能不實行拉薩爾主義批判。這個批判，集中地表現於嘉爾底『哥達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年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綱領中拉薩爾底要素之批判，這個黨是由嘉爾領導下的亞塞那赫派與拉薩爾派底聯合組成的——之中。<sup>\*</sup>

<sup>\*</sup> 亞塞那赫派是和拉薩爾指導的全德國勞動組織對抗，一八六九年創立於亞瑟那赫之社會民主勞動黨底一派，受嘉爾與恩格斯底影響，其中心人物為倍倍爾（Bebel）與李卜克涅希（Lirknecht），一八七四年和拉薩爾派開聯合會議於哥達（Gothe），以組織德國社會民主勞動黨，這個大會所採用的綱領，叫做『哥達綱領』——譯者。

拉薩爾主義底主要特質，在於把勞動者階級以外的階級看作“簡單的一個反動羣”，不能衡量民主主義運動中農民底任務，不從國家底現實基礎之社會經濟構造去理解國家，代之以視國家為“固有精神的、道德的”、“一個獨立的存在物”，因此甚至陷於和俾斯麥（Bismark）妥協的機會主義中。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除了拉薩爾底國家論與農民觀之外，關於勞動之觀念論的解釋，國民主義的傾向，自然主義的所謂“工銀鐵則”底理論等，也成為毫無顧忌之批判底對象。

但因為拉薩爾是舊黑格爾主義者，是觀念論的辯證法底信奉者，他之把握了黑格爾式的國家觀和社會發展底觀念論的解釋，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嘉爾與恩格斯（恩格斯也斷沒有放鬆拉薩爾批判，看他給倍倍爾（Bebel）與柏拉啓（Blackie）的書信，就可以知道。）就和具體地表現於社會觀、歷史理論、與勞動者運動底指導方針那樣的具體問題上之拉薩爾底觀念論及觀念論的辯證法鬭爭。

嘉爾與恩格斯對於拉薩爾底哲學著作『以弗所底暗昧者赫拉克里特底哲學』（Die Phisos.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2Bde. 1858.）下完全否定的評價，乃是當然的事。嘉爾在一八五八年二月一日給恩格斯的書信中

寫着：“明朗人拉薩爾底『暗昧者赫拉克里特』，完全是謬妄的劣作。拉薩爾在這部著作之中，對於赫拉克里特描寫肯定與否定之許多比喻，一一置喙，每遇有機會時，常盡可能而且冗長地把黑格爾論理學底某一章指示給我們。……就主要點看來，他沒有在黑格爾底哲學史所敘述的以外，再加上什麼新的東西。”（註一三）

以拉薩爾主義爲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之端緒，是值得注目的，猶如後來的柏倫斯坦主義（Bernsteinismus）與現在的社會民主主義，它和觀念論哲學不可分離地聯繫着，這是很有趣味的事實。所以對於這些潮流的鬥爭，必須在哲學底領域徹底地實行起來，乃是當然的。在這種意義之下，嘉爾與恩格斯底拉薩爾批判，在各種關係上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 第二節 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批判

### （A）俗流唯物論批判

經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觀念論底沒落，唯物論、特別是

---

（註一三）伊里奇底『哲學筆記』中，對於拉薩爾上述著作之評註，指出拉薩爾不過是自誇博學地販賣和解釋黑格爾底『哲學史講義』中之命題。

費爾巴哈底唯物論之普及以後，在五十年代，依據當時已經發展的生物學與物理學之唯物論，傳布於廣大的自由主義布爾喬亞與布爾喬亞知識分子之間。自然科學世界觀這樣普及之基礎，是一八四八至四九年以後才急速地進行之德國底產業發展及技術進步。這種唯物論，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特別流行於德國。反之，觀念論在叔本華(A. Schopenhauer)底非合理主義厭世哲學那樣的俗流形態中，流行於成為五十年代反動期底一部分逃避精神之布爾喬亞知識分子中間，接着叔本華底信徒哈特曼(E. Hartmann)底「無意識哲學」，以觀念論底流行形態出現了。在五十年代，費爾巴哈已急速地失去他底影響。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德國底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中，包括畢希涅爾(G. Büchner)、福格特(K. Vogt)、摩烈索特(J. Moleschott)底俗流唯物論，和赫克爾(E. Haeckel)與奧士華德(W. Ostwald)底「一元論」，但最典型的，是俗流唯物論，而它又是費爾巴哈以後最初出現，並具有最重要的意義之自然科學的唯物論。

俗流唯物論底哲學先驅，當舉希臘底自然哲學家，費爾巴哈，法國唯物論者。所以像畢希涅爾對古代哲學中原子論的唯物論〔勒啓波斯(Leukippos)、德謨克里特、伊壁鳩魯



(Epikouros)、盧克萊諦(Lucretius)的)獻媚,本質上並沒有比這種唯物論更爲前進。就以費爾巴哈來說,俗流唯物論者都把他看作自己們底教師。但是,費爾巴哈自身就不滿足於他們底狹隘的自然科學萬能主義,曾如次批評它道:自然科學的唯物論“是人類知識底基礎,但不是建築物本身”。

“退後說,我和唯物論者一致,但向前說就不然。”費爾巴哈不能將“歷史的與哲學的科學之總體”重建於唯物論底基礎之上,因爲在歷史觀中陷入觀念論去了,所以說“向前說”和唯物論者不一致。不過他曾道破褊狹的自然科學的世界觀之不充分,這一點不能不說是正確的。所以可以看作俗流唯物論底直接源流的,是屬於法國唯物論後期之加巴尼(Cabanis)底哲學。嘉爾在『神聖家族』中曾指明過,法國唯物論是來自笛卡兒、特別是來自機械論學派與洛克(J. Locke)之學派,前者是和自然科學結合,後者則是和社會主義相通的。根據嘉爾,前者始於醫師列羅(Leroy)而以醫師加巴尼而終了,後者以赫爾維修(Helvetins)爲代表,在拉·梅特利(La Mettrie)底著作和荷爾巴哈(D'Holbach)底自然觀中,笛卡兒底唯物論與英國派底唯物論結合着,荷爾巴哈底道德論方面,是依據赫爾維修的。“當十八世紀末葉,加巴尼在他底著作『人類底物理與道德之關係』中,完成了

笛卡兒底唯物論。”加巴尼底這部著作，是一八〇二年出版的，它從社會的使命上來說，抑從哲學史的意義來說，比較參與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三大革命底觀念形態的準備之拉·梅特利、荷爾巴哈、赫爾維修、第德羅 (Didert) 等底唯物論，都沒有那樣的重要性。加巴尼和那想在理論上建立包括全部自然的哲學之荷爾巴哈與第德羅不同，埋頭於主要是在生理學的觀點去究明人類底肉體方面與精神方面底關係之課題。他達到的結論是：“猶如胃腸行使消化，肝臟分泌膽汁……等等，頭腦是專以思想底產生為務”之器官。“我們可下確實的結論說：頭腦在某種意義上是消化印象的東西，是有機地分泌思想的東西。”(註一四)

加巴尼底這種見解，不待說已為俗流唯物論所踏襲。依據畢希涅爾，“應該把思維看作普遍的自然運動底特殊形態，它和收縮運動之於筋肉體及光底運動之於世界以太 (Ether) 同樣，對於中樞神經要素底實體，是特殊的東西”。(『力與物質』)福格特則如次地主張：“我認為一切自然科學家，設若是盡量真實地思索，便可以了解以精神活動之名而

---

(註一四) 引自 L. 加爾里克底『加巴尼』(Pierre Jean GeorgrY Cabanis) 載於俄文版“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一九三四年第六號。

認識事物的能力，只不過是腦物質底機能，若相當相雜地來表現的話，那就是思想之於腦的關係，和膽汁之於肝臟乃至尿之於腎臟的關係，殆無二致。”（『生理學論稿』）喚起了許多議論之福格特底這種定義，爲摩烈索特與畢希涅爾所贊同。所以摩烈索特說：“福格特底比喻，若在他所使用那種意義上去解釋，是沒有爭論餘地的。腦爲着思想底形成是必要的，猶如肝臟爲着膽汁底造出、以及腎臟爲着尿底排泄是必要的。不過思想之不像液體，是和熱與聲音同樣。思想是腦物質底運動或位置變化。”（『生命底循環』）（註一五）

伊里奇說：“恩格斯之所以要表明自己和福格特、畢希涅爾、摩烈索特底俗流唯物論不同，正就是因爲要解脫他們以爲腦如肝臟分泌膽汁那樣分泌思想之見解。”（註一六）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說到“十八世紀底唯物論，繼續存在於今日自然科學家與醫師底頭腦中，並且爲畢希涅爾、福格特與摩烈索特一再宣傳之平凡的庸俗的形態”；（註一七）在『自然辯證法』中又說：“我們將來也許可以用實驗方法把思

（註一五）引自G.泰甘斯基底『論俗流唯物論』，載前述雜誌俄

文版，一九三二年第三十四號。

（註一六）『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一章第一節。

（註一七）『費爾巴哈論』第二章。

維“還原”於頭腦中的分子運動與化學運動，但是思想底本質是否能夠以此而盡呢？”(註一八)這是批判地把思維還原於頭腦底重動之俗流唯物論底見解。嘉爾關於這一點，也在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給恩格斯的書信中，這樣寫道：“偉大的畢希涅爾贈送了他底著作『達爾文學說六講及其它』。……最使我感到趣味的，是下面提到加巴尼底著作的地方，‘我們讀到加巴尼下面這一段話的時候：“腦之司思縱，恰如胃司消化或者肝臟司從血液中分泌膽汁”同樣，幾乎覺得是聽到卡爾·福格特在說話。’畢希涅爾公然信為加巴尼是剽竊福格特。設若要考察這個相反的順序，那是越過了畢希涅爾先生底批判能力的。”(註一九)

俗流唯物論不把運動規定為物質底屬性，却把「力」放在物質底屬性上，規定它為運動底原因(“力底結果引起運動與變化”——畢希涅爾)。在摩烈索特則陷於主觀的觀念論去了，“對象祇有看作對於觀察者之關係底結果，才是存在的，對象底知識盡是這些關係底認識，所以我們底一切科學知識，都是客觀的知識。”)因為一般地是褊狹的機械論，在這些方面，理論上也是非常不徹底的。這主要是由於無

(註一八) 『自然辯證法』中譯本，神州國光社版，P. 21。

(註一九) 引自上揭書底編輯者解題，見中譯本，P. 40。

神論底散布而完盡了一定的積極任務，像十八世紀底唯物論，對於科學底發展已經不能盡指導的任務，對於觀念論哲學，亦不會是有力的東西了。（譬如像畢希涅爾盛贊叔本華底「經驗哲學」。）因此不久以後，它在自然科學家中間，便比馬哈主義的觀念論更為脆弱而不能不失敗，在哲學家中間則又比新康德主義更為脆弱而不能不失敗了。恩格斯批評道：“在五十年代販賣唯物論到德國來之俗流的專門販賣者們，絕對沒有跨過他們底老師（法國唯物論者——著者）底界限一步。十八世紀以來自然科學上的一切進步，他們祇能用來作為反對世界創造者底存在之新證據。因為事實上，他們並不擔負使理論更向前發展的責任。觀念論雖已竭盡它底智慧，一八四八年底革命雖已給觀念論以致命的打擊，但觀念論看見唯物論一時更為墮落，也就感到滿足了。”（註二〇）

嘉爾對於福格特底政治挑戰，雖已以『福格特論』（一八六〇年）去答覆，但對於俗流唯物論之批判，仍舊有必要，因為這種唯物論雖然是布爾喬亞自由主義底哲學，但為了畢希涅爾等亦參加勞動者運動，嘉爾與恩格斯底唯物論和俗流唯物論，往往被人混同，俗流唯物論才被認為是勞動者底哲學。也曾參加勞動者運動的一位新康德學派底創始者朗

（註二〇）『費爾巴哈論』第二章。

格(F. A. Lange)，以俗流唯物論底精神機械地把自然科學法則及達爾文主義輸入於社會觀底領域，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去代替史的唯物論，亦使俗流唯物論成爲危險的潮流。

〔嘉爾對於朗格之適切的批判，見於給辜格爾曼 (Kugelmann) 的書信。〕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一開始就非難俗流唯物論，他寫道：“(一)哲學無論如何總是德國底光榮，要是想凌辱哲學及(二)想將自然界底理論應用到社會上而企圖改良社會主義，這種僭越是不能容許的。”並指出這是自然科學萬能主義(哲學消滅)與缺乏史的唯物論之俗流唯物論底最惡劣的缺陷。

#### (B.) 與丟林之論爭——唯物辯證法底展開

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好像表明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成立，國際勞動者運動底中心，是在德國，這裏猶如一一八七八年使俾斯麥不能不提出社會主義鎮壓法來，運動廣汎地展開着，而且大衆底力量不久達到了撤銷這種法律的目的(一一八九〇年)。所以隨着運動底廣汎展開，小布爾喬亞分子亦參與其間，這和當時勞動者階級底幼稚與意識水準底低下相關聯，使許多理論都混亂起來了。在七十年代底初期，恩格斯即不能不批判蒲魯東主義 (Proudhonismus) 者繆爾堡 (Mühlberg)，如前所述，當一八七五年，關於綱領問題，

嘉爾與恩格斯就和拉薩爾主義鬥爭起來了。此後從七十年代中葉至末期，柏林大學底私講師丟林底學說抬頭了，一時使社會民主黨底大部分都受到它底影響。他從哲學涉及經濟學、社會主義理論底一切領域，都建立獨創的體系，打算對嘉爾主義施以“充滿着嫉妬”的攻擊。可是在新興社會民主黨底指導者們之中——如柏倫斯坦（Bernstein）、莫斯特（Most）、弗利契（Friche）等——陸續出現丟林崇拜者，甚至嘉爾派底一位中心人物倍倍爾，都不惜贊同丟林。這時恩格斯因李卜克涅希底慫恿，才不能不在嘉爾底協助之下給黨底機關雜誌『前進』寫丟林批判（一八七七—一七八年）。一八七八年以單行本出版的『反丟林論』，其第一篇為哲學，第二篇為經濟學，第三篇為社會主義，是以論爭的形式積極地敘述嘉爾主義底世界觀之名著，其中就哲學方面來說，是說明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與辯證法底法則，與此相關聯，並及自然辯證法之完整的論述。這無疑地是依據當時底自然科學水準，來推進辯證唯物論的著作。

恩格斯於敘述嘉爾主義底積極內容之餘，並指出丟林底社會主義學說，是蒲魯東主義的小布爾喬亞空想論，丟林底經濟學說，是從李斯特（F.List）、開雷（Cary）、馬克·廖德（Mak Lead）等布爾喬亞的俗流經濟學者出發的，在史

的唯物論領域，對於強有力地發見階級與國家底發生及存在原因之丟林底強力說，就具體的史實來展開在生產力底發展中見出這種原因之史的唯物論底原理。但這裏不想論及這些問題，作者底課題，乃是敘述恩格斯所論究之本來的哲學問題，以及說明在歷史上和理論上被認為重要的若干樞紐。

丟林底哲學是“自然的體系或現實的哲學，……在他底哲學裏，對於現實用這樣的方法去思維，即將任何接近夢幻的主觀主義的褊狹世界觀之傾向，都排斥出去”，在基本上雖然是唯物論的，但同時它又是形而上學的。他在認識底起源問題上，陷於觀念論的傾向中，因為不能在發展上去考察認識，便立於究極真理底立場，又以提倡均衡論完全否定了辯證法。所以恩格斯底任務，特別是基於唯物論的認識論去發展辯證法；與此相關聯，首先提出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歷史的基礎與對象之明確的概念，乃是必要的。因完盡這些任務，『反丟林論』對於辯證法唯物論底積極建設，便達到了一大前進。恩格斯在寫這部著作前後才寫而尚未完成的『自然辯證法』，和為批評一八八八年士達克（C. N. Starcke）關於費爾巴哈的著作，並代替尚未發表的『德意志觀念形態』底重要部分而寫之『費爾巴哈論』，使『反



丟林論』中曾經全幅地敘述的辯證法唯物論更爲具體化，和更加闡明辯證法唯物論底本質。所以考察了這些著作底展開以後，不能不檢討『反丟林論』。

恩格斯在『反丟林論』底『序論』中，把那生長於十八世紀以前自然科學底基礎上之形而上學，和反乎已成爲法國唯物論與空想社會主義底方法之形而上學的思維樣式，在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中，受着觀念論的歪曲而展開之辯證法的方法，以及由十九世紀自然科學底發展所證實，使其科學的、唯物論的改作與展開有可能之辯證法，加以區別，將這部著作全部獻給後者底理論意義之具體的說明。“在形而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反映於思維中之概念，是孤立的，應該各各分別開來考察，是固定的、凝結的、已經最後決定了的研究對象”，但辯證法，“本質上是將事物及其概念的反映，在它們底聯繫上、錯綜上、運動上、發生與消滅底過程上去把握的。恩格斯區分科學底發展爲三個階段，從對全體之粗略的直觀，經過分析這個全體底“各個部分”即「物體」，與夫“種種自然現象與自然對象”底分類，而達到全部聯繫底把握；把希臘人底“原始的、自然生長的唯物論”乃至“還帶着自然生長的單純性”之辯證法，看作相當於第一階段的東西，把中世紀觀念論沒落以後伴着科學底物

興而起之英國底經驗論，與法國唯物論底形而上學的方法，看作相當於第二階段的東西，把發軔於康德，到黑格爾則展開於觀念論底範圍內，在嘉爾與恩格斯底時代，唯物論地展開於當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聯繫上之辯證法，看作相當於第三階段的東西。(註二一) 這樣，形而上學與辯證法，在關聯於科學發展史上去理解，唯物辯證法乃是“二千五百年間哲學發展底成果”，(註二二)作為否定原始唯物論的觀念論底否定之辯證法唯物論，“不是古代唯物論之單純的重現，在它底鞏固基礎上，再加上哲學與自然科學二千年間底發展，和這二千年間歷史本身底全部思想內容。”(註二三) 理解了這一點，就可以完全明白辯證法唯物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根據恩格斯，使科學底形而上學時代終了，給與唯物辯證法地把握自然與社會之可能性的，是十九世紀自然科學底進步，(註二四)尤其是自然科學底“三大發見”(細胞底發見，

(註二一) 見『反忒林論』序說，『反忒林論』舊序，『費爾巴哈論』第四章，『自然辯證法』舊序。

(註二二) 『反忒林論』第二版序文。

(註二三) 同上第一篇第十三章。

(註二四) 見『反忒林論』序說及第三版序文，『自然辯證法』舊

能力不滅與轉換法則及達爾文進化論底發見)，(註二五)在社會科學上，是因必須科學地理解“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之間底階級鬥爭”——這種鬥爭底原因顯然是在於經濟利害中——而產生之唯物史觀。(註二六)這樣，恩爾斯使辯證法唯物論以發展於黑格爾死後之自然科學為根據，同時並將辯證法唯物論之歷史的、社會的、階級的基礎，在於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抬頭與鬥爭這一點，充分地弄明白了。

這樣，如果辯證法唯物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科學史的根據以及階級的基礎，都已經明白，其次就是關於這個哲學底對象之一般的規定。這實在就是從上述各點必然地得出的結論。根據恩格斯，自然與社會之唯物辯證法的認識，具體地科學地成為可能以後，就已經否定了思辨地構思自然底聯繫與歷史法則之自然哲學與歷史哲學，祇有在具體研究上當作方法使用之一般的世界觀即作為論理學的辯證法，才當作哲學的科學被保留下來。這是我們已見於『德意志觀念形態』之思想底更為明確的公式。根據恩格斯，辯證法唯物論“一般說來已經不是哲學，也不是在一個單純的世界觀或一個特殊科學底科學上，應該是在現實底各科學上，

(註二五) 見『費爾巴哈論』第二章，第四章與被省略的部分。

(註二六) 見『反亞林論』序說及『費爾巴哈論』第四章。

被證實並表現自己底作用之世界觀。這樣，哲學就被「揚棄」了，換句話說，“同時被克服並保存”，在其形式上被克服，在現實的內容上却被保存下來。”(註二七)這樣，“居於各科學之上的哲學”被克服了，這種舊哲學底對象，則作為各種科學底對象而保存下來；同時又是這些科學底成果之概括，所以有方法作用之“單純的世界觀”、論理學、辯證法，都保存於舊哲學底廢墟之上。這個時候，從來的全部哲學中只留下了一部為獨立的科學，這一部分就是關於思維及其法則的學問——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其它一切都歸併到關於自然與歷史之實證科學中了。”(註二八)“哲學從自然界與歷史中被驅逐出來以後，剩下來給它藏身的——如果還有剩下來的一——就只有純粹思想底王國，即研究思維過程本身底法則之學問，——論理學與辯證法。”(註二九)因而，“辯證法就變成研究外界和人類思維底運動之一般法則了——這兩種法則，雖然實質上是一致的，但在表現上互不相同，因為人類底頭腦能夠意識地應用這種法則，而在自然界，以前甚至大部分在人類史中，這種法則却是無意識地以客觀的必

(註二七) 『反丟林論』第一編第十三章。

(註二八) 同上序說。

(註二九) 『費爾巴哈論』第四章。

然性之形態，貫通於表面上是偶然的之無限連鎖中。”(註三〇) 換句話說，因為為外界運動底一般法則底反映之思維運動底一般法則，就是辯證法底對象，所以從來形式論理學底對象亦都包括在其中，形式論理學便被辯證法揚棄了。唯物辯證法或辯證法唯物論都是同樣，顯然沒有什麼神祕性，完全是科學的哲學。恩格斯是這樣究明了作為哲學的科學之唯物辯證法底對象及其科學性質。

恩格斯基於這樣去把握辯證法唯物論，而尖銳地批評丟林底觀念論的逃脫與形而上學。

恩格斯首先(第一篇第一章)對於企圖以原理——不是從外界而是從思維演繹出來之形式的原則——或論理的範疇去說明外界的丟林，指出我們底概念不外是外界之“思維的反映”，所以“原理並不是研究底出發點，而是最後的結果”；“不是自然與人類界去順應原理，而是原理要正確，只有在它和自然與歷史一致的限度內”，因為認識雖為“人類頭腦底產物”，但“歸根結底還是自然底產物”，所以“它不是和其餘自然底聯繫互相矛盾，而是與之相適應”，從這件事情就導出了模寫論來。他從模寫論底觀點，一反丟林關於純粹數學底先天性(脫離經驗之獨立性)之觀念論見解，說明

(註三〇) 同上。

數學概念之經驗的起源，及其對象之客觀的存在。他在『費爾巴哈論』(第四章)中，也說過“我們要以唯物論的眼光，把我們頭腦裏的概念看作現實事物底反映”，顯然是主張模寫論。

其次，恩格斯深入去研究自然辯證法(這後面要說到)之後，一反那不理解“世界體系之一切思維的反映，在客觀上常常為歷史狀態所限制，在主觀上又常常為它底創造者底肉體與精神狀態所限制”(第一篇第一章)，企圖在那具有“至上的妥當性”及“真理之無限制的請求權”的原理即永久真理上面，建立起道德與法律來之丟林，究明了認識底本質為認識底相對性，及其歷史發展和客觀的、絕對的真理之近似的模寫。換句話說，以辯證法的眼光解決了認識底發展即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底關係問題。“思維底至上性，實現於極其非至上地思維之人們底系統中，具有對於真理的無條件請求權之認識，實現於相對謬誤底系統中。”能夠把客觀的思維模寫出來之思維底性質，和那無論如何這種模寫還常常是不完全的，只是相對的真理這個事實之間底矛盾，正就是認識發展底推動力，這種矛盾，“祇有在無限底過程中，有無限的——在我們至少實際上是無限的——人類世代底懸延中，才能得到解決(第一篇第九章)。恩格斯如是使

辯證法認識論融會貫通起來，在認識底無限發展上去考察認識，由此便打破了丟林底形而上學見解。

再其次，移到辯證法問題，恩格斯對於丟林否認矛盾爲對立物底統一，乃辯證法底核心，而提倡均衡論去代替它，林，痛加批判（第一篇第二十章）。丟林底主張如次：“關於存在底論理的根本性質之第一而且最重要的命題，是矛盾底排除。矛盾是一個範疇，祇能存在於思想底結構上，不能存在於現實中。在事物之中，絕對沒有什麼矛盾，換句話說，現實地存在的矛盾，其自身就是不合理底頂點……彼此在相反方面相互對抗之力量底衝突（Antagonismus），甚至是世界底存在與世界底本質中一切作用底根本形式。可是，要素與個體底力量方面之這種衝突，斷乎不是和不合理的矛盾底思想相融合的。”對於這種機械論的見解，恩格斯說：如果將黑格爾底『本質論』降低爲一種不是運行於矛盾上，而是運行於對立方面的力量之愚昧論調，那末絲毫不要用這種陳腐的思想，當然是最好的辦法。

恩格斯從此更進一步，由批判丟林而擁護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底轉化法則，和否定之否定法則，以自然和社會底具體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這些法則底內容。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底『看作科學之辯證法底一

般性質」這篇論文上，舉出“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底轉化法則，對立物底交互滲透法則，否定之否定法則”，為辯證法底最主要的三個法則，其中又把對立物底交互滲透（對立物底統一）法則看作中心的，這是恩格斯非常重視那概括地論究這種法則之黑格爾論理學中底『本質論』，譬如證之“黑格爾從存在轉到本質，即轉到辯證法來”（註三〇）等話，就可以明白了。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讀書雜記』和給施泰琴堡（Starkenlryg）的信（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發）等等之中，展開着偶然性與必然性之辯證法的把握；（嘉爾在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七日給辜格爾曼的信中，論及猶如歷史上的人物之偶然的事物與必然性問題。）在『反丟林論』第一篇第十一章中，關於自由與必然底關係，提出正確的見解；在『自然辯證法』中，論及因果性與交互作用底關係，因果性底客觀性，法則底歷史性等等。這樣，恩格斯不僅展開了唯物辯證法底三大法則，其種種重要的範疇也都展開了。

總而言之，展開辯證法的唯物論以和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對抗，究明唯物辯證法底歷史地位和社會意義以及科學性質，展開辯證法的模寫論，再加以不斷地對形而上學及形

（註三〇）『反丟林論』第一篇第四章。



式論理學鬥爭，一面把辯證法底法則及範疇，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具體材料貫串起來研究，這些就是辯證法唯物論者恩格斯底主要任務。這種任務由歷史條件來決定，即是說那比觀念論更為庸俗的唯物論，和丟林主義那樣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在當時帶着嚴重的危險性。所以我們在『費爾巴哈論』第二章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對於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之古典的批判。在那兒，以力學——成立於十八世紀以前之唯一的自然科學——為根據之舊唯物論底機械論性質，和不把“世界作為過程”去把握之“形而上學的，即反辯證法的哲學方法”，以及歷史觀中之觀念論，都指示出來了。

### 第三節 自然辯證法與資本論底辯證法

#### (A) 自然辯證法底基礎

如前所述，恩格斯想從“自然界是辯證法底證明”這個觀點，基於當時自然科學底成果，積極地建設起自然辯證法來。但是自然辯證法如果不是像自然哲學那樣，居於各種自然科學之上，把思辨地構成的圖式嵌進自然科學中去，那就不是脫離各種自然科學獨立地描想自然底聯繫的。它僅能給與經驗研究底成果之積累結果——為不可避免的——底正確綜合以指導。在恩格斯底時代，日益進步的自然研

究，自然而然地接近於辯證法，愈益催發了自然界底辯證法，所以基於辯證法的方法以概括那些具體研究底成果之綜合，雖為不可避免的，但大多數自然科學還沒有脫離形而上學的傳統方法，因此理論自然科學底紊亂，正方興未艾。於是恩格斯不能不從唯物辯證法底觀點去批判當時自然科學上的形而上學，附帶地揭破若干物理學家底觀念論的逃避。經過這種工作底實行而作當時自然研究底成果之正確概括的，就是他底『自然辯證法』。

恩格斯肯定說：自然科學家為自然科學積累下來的各種事實所強制，終而可以(自生地)達到辯證法，同時並指明道：“人們如果把辯證法的思維法則之意識，應用於這些事實之辯證法的性質，那就更容易達到這個觀點(辯證法的觀點——譯者)。無論如何，現在自然科學已經進步到這樣的程度，使它不能避免辯證法的綜合。但是，自然科學如果不忘記：薈集它底經驗之成果是一種概念，然而運用概念的技能，既不是生來就有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識同時獲得的，而是需要真實的思維，這種思維恰和經驗的自然研究同樣，有其悠久的經驗歷史，那末它將更容易促成這種過程(即自然科學由形而上學觀點轉入辯證法觀點的過程——譯者)。”(註三一)總之，當作論理學的辯證法 而且是唯物辯證

法，爲着自然科學底發展已是必要的，由於意識地把握辯證法，可以克服由過去的自然哲學、特別是英國底經驗論而來之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因而又可以把握得自然底合理的聯繫。恩格斯極力說，對於自然科學，辯證法和唯物辯證法的哲學，都是必要的，並指出排斥哲學相信經驗主義萬能之自然科學家，其實是極其惡劣的哲學底俘虜（註三一）。他說“單純的經驗主義不能駁倒心靈論者”，並指出：“輕蔑辯證法便非受懲誠不可。……經驗論者輕蔑辯證法，結果受了懲誠，使那最冷靜的經驗主義者，都一個一個陷於一切迷信中之最粗野的部分、即近代心靈論去了。”（註三三）

恩格斯基於這樣的觀點，因爲辯證法地綜合自然科學底成果，隨處都發見當時自然科學家的形而上學方法與研究底成果本身之辯證法的本質中間底矛盾，就自然底具體研究以探討辯證法底法則與範疇，但這裏祇能夠說一說恩格斯關於自然界與自然科學之見解底幾個最基本的樞紐。

首先說到可以作爲自然辯證法底基礎之物質與運動底

（註三一）『反丟林論』第二版序文，同樣的命題在同書底舊序文（載於『自然辯證法』）及其它地方都可以見到。

（註三二）參閱『自然辯證法』，P. 2142-15。

（註三三）見『自然辯證法』中的『精神世界之自然科學』。

理解，恩格斯從“世界之現實的統一，成立於其物質性上”這個唯物論的命題出發，認為運動是物質底屬性——不可分離的性質。“運動是物質底存在形式，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總沒有無運動的物質，並且也不能有”。“一切靜止和一切均衡，都祇是相對的，祇有在對某一定的運動形態上，才有意義。……沒有運動的物質，和沒有物質的運動同樣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和不能創造或毀滅物質本身同樣，運動也是不能創造或毀滅的。……所以運動不是能夠製造的，它祇能夠被轉移。”（註三四）恩格斯底這種見解，克服了關於最初給與物質世界以運動之牛頓（Newton）式的神學觀念，和囿於作為運動底主體之「力」底概念的庸俗唯物論者與物理學家赫謨荷登（Helmholtz）底見解，真正提出了唯物論的內容。認為運動是「力」底表現之見解，在「力」脫離物質而轉化為獨立的實體時（「力」是可以這樣轉化的），轉落到觀念論去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之中，對於「力」底概念雖然常常加以批判，其實這是植基於前面明確地規定了關於物質與運動底關係之科學見解的。

自然界底種種現象，是物質底種種運動形態。恩格斯反對機械論者丟林“把運動還原於機械力，說機械力是運動底

（註三四）『廢丟林論』第一篇第六章。

根本形態”。舉出相互間有本質的差異之種種運動形態，如“宇宙空間上的運動，各個天體中較小物體底機械運動，採取熱底形式或電流以及磁流底形式之分子運動，化學的分解與化合，有機的生命”等（註三五）。他又說：“物質底運動不但只有呆板的機械運動，即不但只有簡單的位置變化，它有熱、光、電氣、磁氣、化學的化合與分解、生命，最後就連意識也有運動。”（註三六）

其次恩格斯說到空間與時間，以為“一切存在底根本形式，是空間與時間，時間以外的存在，是和空間以外的存在同樣荒謬”，主張空間與時間底客觀性；和這個問題相關聯，還提到無限與有限之辯證法的矛盾，他如次說明道：“無限是一個矛盾，且充滿着各種矛盾。一個無限不能不由各種簡單的有限來構成，這就已經是一個矛盾，何況事實也是這樣。假定物質世界是有限的，和假定物質世界是無限的，同樣要發生各種矛盾，任何排除這種矛盾的企圖……會引起新的更壞的矛盾。正因為無限是矛盾，所以它在時間上空間上都是無所底止地往前發展之無限的過程。這種矛盾底揚棄，將是無限底終點。”（註三七）

（註三五） 同上。

（註三六） 『自然辯證法』，見中譯：神州國光社版，P.103。

在恩格斯看來，自然底聯繫是客觀地存在的，並不是我們賦與自然的，物質從比較單純的運動形態發展到比較複雜的運動形態，所以各種運動形態與其中固有的法則，都是歷史的，人類底歷史與思維，是自然底這種歷史發展底產物。這裏補說了這幾句話，辯證法唯物論底自然圖像之巨大的輪廓，便表現出來。

自然科學底分類，在恩格斯是用反映物質底各種運動形態間之客觀聯繫的方法作成的。他依照這樣的觀點，關於他底自然辯證法底圖案，亦即關於自然科學底分類，於一八七三年（五月三十日）給嘉爾的書信中如次寫着：“自然科學底對象，是運動着的物質與物體。要使物體脫離運動，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這種種運動形態，是自然科學底主要任務：

（一）最單純的運動形態，是位置變化或機械的運動。……

（二）本來的物理學。……

（三）化學。……

（四）有機體。……”

即恩格斯列舉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科學，或就

這些科學加以說明，或再詳舉細目。這封書信，在尚未寄給嘉爾以前，嘉爾與恩格斯底朋友，一位優秀的化學家施冷瑪（K.Schlenma）曾經看過，並表示同意。

可是，人類認識底發展，是從單純進到複雜的，因此，和物質底種種運動形態之順序相照應的科學分類，同時大略可以看作和科學史底發展順序相同。於是，恩格斯在敘述自然科學史的地方，將各種自然科學，依其發展底順序如次排列起來，和他底自然科學底分類斷不是沒有關係的。

天文學 物理學 地質學 植物生理學 治療學  
力學 化學 古生物學 動物生理學 診斷學  
數學 礦物學 解剖學

其中最先列舉的天文學、力學、數學，是在古代就已經產生的科學。

與此相關聯，關於從生產底發展去說明自然科學底發展，基於技術與產業底歷史究明科學史去之恩格斯底方法，有說一說的必要。他絕對沒有把科學史當作思維之純論理的展開去考察，而是從唯物史觀底觀點，從技術、生產方式、階級鬥爭底觀點去闡明它。例如他說：古代天文學底發生，是因爲農業與遊牧必須知道季節；力學則伴着農業與手工業底發展，和都市大建築物底產生而出現，不久以後，這些科

學又爲航海與戰爭所利用，而更加發展起來；數學底發達，則爲補助天文學與力學。他又說：“這樣，從最初起，各科學底發生與發展，都以生產爲其條件。”而近代科學底驚人發展，“這種奇異的現象，就是這生產底庇蔭”，並指出十字軍以後技術上的發明和商業底發展，以及植基於此之地理上的發見和印刷機底發明，都是科學發生底條件，作了發明史之簡單的速寫。（註三八）

以上祇是恩格斯底自然辯證法之極其一般的方面底一部分——不過是基礎理論的部分，與之融會貫通的思想，對於處理今日自然科學底理論問題，根本上還是重要的指針。

#### (B) 資本論底辯證法

當解說嘉爾與恩格斯底辯證法唯物論底展開時，不應忽略在嘉爾底『資本論』中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嘉爾雖然對於自然辯證法也非常關心，並且在『資本論』中，把它看作研究技術與科學底歷史之指針，但說到嘉爾底辯證法的時候，首先是應用於經濟學上，在那兒以具體地展開的辯證法爲問題，乃是當然的。伊里奇說：“嘉爾即使沒有遺留下『論理學』（專文的），他亦遺留下『資本論』底論理學。……在『資本論』中，從黑格爾那兒吸收了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曾經促進這

（註三八） 參照『自然辯證法』中譯本，P. 254-255。



種有價值的東西之唯物論的論理學、辯證法、認識論（三個名詞是不必要的，三者是同一的東西），都可以應用於一種科學上。”他又說：“沒有研究並理解黑格爾底全部論理學，要充分地理解嘉爾底『資本論』，特別是其第一章，乃是不可能的，因此嘉爾主義者之中，有些人到半世紀以後還沒有理解嘉爾。”（註三九）

嘉爾本身在『資本論』第二版底跋文中，論及“我底辯證法的方法”，是非常有名的；事實上，他底『資本論』之以辯證法去貫通，在今日一切嘉爾主義者都已明白。但是，全面地究明『資本論』底辯證法，還沒有人做過，並且也不是容易做的事情。所以這裏祇限於列舉若干基本的事項及二三重要點。

誰都知道，嘉爾在『經濟學批判序說』中，論究經濟學底方法，說明科學認識底發展過程，是從“關於全體之渾沌的表象”，經過基於分析方法之一般規定底繙釋或抽象，而進到作為這些一般規定底綜合之最初全體底思維的再現。換句話說，從感性所得的直接的具體事物，經過抽象而達到思維地把握了、交通了的具體事物——這是認識發展底辯證法的過程。這和恩格斯關於哲學史方面所說，從原始的唯

（註三九） 見『哲學筆記』。

物論與直觀的辯證法，經過觀念論與形而上學，而發展到辯證法唯物論，是相融合的。科學認識底這種發展過程，始於康德，到黑格爾便完成了，關於感性、悟性、理性之認識發展底三個階段或三個樞紐的學說中，雖然是站在觀念論的觀點，却是完全把握了的。嘉爾與恩格斯從唯物論的觀點，從生產發展底觀點，去理解認識底這種發展，因此便能夠把這種辯證法作為科學底方法使用。

所以，經濟學起先是從自然的渾沌的全體，即從人口、國民、國家開始研究，經過一聯的分析，而獲得勞動、分業、貨幣、價值這些一般的、抽象的規定，然後才有從這些單純的範疇上昇到國家、諸國民間底交換、世界市場等之經濟學體系。嘉爾底經濟學，正就是最卓越地完成這種“上昇”之體系。不過為要更正確地獲得作為一般規定底綜合之具體的全體，必須更深刻地分析和更精密地理解綜合地形成之一般規定本身，乃是顯明的。

單純的範疇，這樣便被當作全體底部分或從屬的規定，而被揚棄和包括於具體的全體中，同時，在歷史上看來比較不發展的全體之中，則作為支配的規定而存在。“單純的範疇，在未發展的具體事物由具體的範疇觀念論地表現出來之複雜的關係或關聯底假定以前，是可以實現的各種條件

底表現，然而發展的具體事物，仍以從屬的關係去保持單純的範疇。”總之，論理與歷史並行，無論在論理上抑在歷史上，抽象總是先行於具體的。“在這個限度內，從單純的東西上昇到複雜的東西之抽象思維底法則，是和現實底歷史過程相呼應的。”

根據這種觀點，《資本論》首先以商品底分析開始。商品底交換，是資本主義生產底歷史前提，是它底細胞。在唯物論上，因為抽象的、一般的規定，是當作現實底具體的全體之一方面或一部分，而客觀地存在的，所以嘉爾底經濟學說底出發點，是資本主義之歷史的與論理的端緒，同時又是客觀地存在着、確實可以由感性去覺知的商品，乃是當然的。伊里奇關於這一點說過如次的話：“在嘉爾底《資本論》中，一開始就是分析最單純的、最普通的、最根本的、最大量的、最日常的、不下十萬萬次看見的布爾喬亞（商品）社會底關係，即商品底交換。分析，是在這種最單純的現象之中（在布爾喬亞社會底這種「細胞」之中），揭發現代社會底一切矛盾（即一切矛盾底萌芽）。更進一層的敘述，是將這些矛盾與這個社會底發展（無論生長及運動），在其各個部分底綜合上從頭至尾指示給我們。”（註四〇）

由於商品交換底分析，嘉爾揭發了價值與使用價值這個作為對立物底統一之商品底本質，創造使用價值——“人類生活之永久的自然條件”——的勞動，在商品生產之下，同時又採取價值底生產這種特殊形式，這表明了勞動底這種一般性質與其歷史的特殊形式之辯證法的統一；價值底生產，變成作為價值表徵或價值尺度之貨幣底出現或流通底根據，它又再轉化為資本。關於這一點，嘉爾說：“貨幣或商品底所有者，要對於生產預先支付的最小金額，遠超過中世紀最大限度的時候，才現實地轉化為一個資本家。這裏和自然科學上相同，單純的量的變化，到了一定程度便轉化為質的差別，證實了黑格爾在他底論理學上所發見這個法則之正確。”（註四一）因而在商品交換這個單純的事實之中，即在使用價值與價值底對立之中，已經包含着資本主義底前提，而這個前提或這個萌芽狀態之發展為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是依據量與質底交互轉變法則運行，乃是顯明的。

資本主義生產，必須有超過中世紀生產中的最大限度的、“對於生產預先支付之最小金額”的貨幣，這就是說，在那裏生產手段集中於資本家底手裏，失去生產手段的勞働者，對於資本家成為勞働力底賣主而出現，換句話說，就

（註四一）『資本論』第一卷第九章。

是指勞動力底商品化。嘉爾將價值法則應用於勞動力底範疇，由此揭穿了為資本主義生產底祕密之剩餘價值底實體，並闡明“資本主義體制底一般基礎”之絕對剩餘價值底生產，和發生於這上面的相對剩餘價值底生產之辯證法的差別與統一。以剩餘價值底生產為本質之資本主義生產，這樣就是成立於資本家購買勞動力，使勞動者生產出超過勞動價值之生產物（遠超過勞動者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之生產物），取得這種剩餘生產物-剩餘價值之上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是生產手段以至生產物，都為資本家所佔有，得以自由處理，另一方面，為着資本家，多數勞動者由於以分業為基礎的協業，而從事社會的（即不是分散的或個人的而是集團的）生產。

根據嘉爾與恩格斯，資本主義生產底根本矛盾，是社會的生產與私人的佔有之間底矛盾。而這種矛盾，就表現於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之間底階級的矛盾中，並且表現於全社會底生產底無政府狀態與各個工廠底有計劃的生產之間底矛盾中。全部『資本論』正就是嚴密地、科學地說明這種矛盾底歷史發展，和制約着這種發展的種種動因。

和這些事情相關聯，在『資本論』中，從對立物交互滲透法則底觀點，具體地探究本質與現象，普遍與特殊，必然性

與偶然性，資本主義底必然法則與攪亂資本主義的偶然要素，形式與內容，爲社會發展底形式與內容之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等等範疇，並證明和量與質底交互轉化法則並行，否定之否定法則也是資本主義底發展法則。“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佔有方式，換句話說，即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基於自己勞動之個別的私有制底最初的否定。不過資本主義的生產，以自然法則底必然性而造成其自身底否定。這就是否定之否定。”(註四二)

根據嘉爾，不能正確地把渾本質與現象之辯證法的關係，乃是布爾喬亞經濟學底特徵。“科學正在於展開怎麼樣實現價值法則。因此，如果有人想預先‘說明’似乎和法則矛盾的一切現象，那就必須在科學以前提供科學吧。李嘉圖(D. Ricardo)在他論價值之最初的著作中，把不久就可以展開之一切可能的範疇假定爲已經存在的，想從價值法則去證明它底完全存在，這就是他底缺陷。……俗流經濟學家關於現實的日常交換關係與價值量不能是直接同一的，絲毫亦沒有想到。布爾喬亞社會底要點，正在於生產之任何意識的社會制度，都不是先驗地存在的。理性的事物與客觀的必然現象，都祇有盲目地發生作用之平均，才能實現。然

(註四二) 『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章第七節。

而這個時候的俗流家，當他爲對抗內在聯繫底闡明而誇示事態在現象上有所不同之時，信以爲作了一大發見。實際上，他是誇示自己固執假設，把它當作結論接受了。”（註四三）

嘉爾說到本質（乃至法則）與現象，顯然是和普遍與特殊、必然與偶然等等底理解，不可分離地結合着的。以法則（「理性的事物」或「客觀的必然現象」）爲一般的傾向，是成立於無數偶然現象底總和或相尅中，而以其爲普遍的東西，則爲特殊事實底本質或抽象的、內在的規定，所以表現這個事實底全部具體性，不是和這種事實契合的。凡此種種，在『資本論』中隨處都詳細地、且就具體的經濟生活底現象，而加以說明。

展開於『資本論』中之生產關係（從生產底歷史看來是特殊的社會形式（與生產力（爲生產底內容）底辯證法，是史的唯物論以及一般地是嘉爾主義底全部社會科學底基礎，所以是特別重要的。“勞働過程若祇是人類與自然之間底過程，其單純的要素和它底一切社會的發展形式是共通的。不過這種過程中各個一定的歷史形態，又發展了它底物質基礎與社會的各種形態。達到某一定的成熟階段時，已存在

（註四三） 給辜格爾曼的書信，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發。

的歷史形態被除掉，而讓位於更高的形態。這種危機到來的瞬間，一方面是分配關係，從而又是照應於分配關係的生產關係之一定的歷史形態；另一方面是生產力和生產能力及其各種要因底發展；此二者中間底矛盾或對立，由增大與加深而表現出來。這個時候，便引起了生產底物質發展與其社會形式之間底衝突。”（註四四）這是在『經濟學批判』底序文中已作成古典的公式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底辯證法的敘述，是對於生產發展上，在它底物質基礎及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之間底矛盾中發見的社會發展底推動力之確實的洞察。生產底社會性質與佔有底個人性質之間底矛盾，其實不外是在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底矛盾所採取之歷史的特殊形態。嘉爾把生產隨歷史變化之一定的社會形式，看作和生產底一切歷史樣式共通的內容——勞動過程底一般要素，亦即生產力底一般要因——之永久的一般形式，嚴密地批判那認定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爲自然的關係之布爾喬亞經濟學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乃是和生產力底一定發展水準相呼應而歷史地生成之特殊性的生產體制，資本主義生產底法則，以歷史眼光看來是過渡的法則，它自身發展底結果，揚棄了它自己，這證明了這種揚棄，不外



是揚棄生產力底更加發展與成了它底桎梏之生產關係間底衝突。

要之，在『資本論』中，是以辯證法的觀點，從資本主義社會底「細胞」之商品交換底萌芽形態，到資本主義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底衝突，在從頭至尾的發展上，在和這種發展底一切具體條件之總體相關聯上，去說明資本主義社會底矛盾。我們應該知道，『資本論』不僅是經濟學上的勞作，就是在辯證法輝煌的應用上，辯證唯物論底具體化與發展上，也是極其貴重的勞作。

#### 第四節 觀念論的反動之批判

如前所述，嘉爾與恩格斯為確立並發展辯證法唯物論而批判費爾巴哈以來，因唯物辯證法底展開與唯物論之澈底擴張到歷史方面，而傾注主要的努力於克服舊形態的唯物論底弱點；所以在他們底哲學活動上看來，對於以費爾巴哈，俗流唯物論者，丟林，俗流唯物論的、生物學主義的社會觀（社會達爾文主義）去參加勞動者運動之新康德主義者朗格的鬥爭（註四三），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反之觀，念論雖然從

（註四三）嘉爾指摘朗格把全部歷史都包括於「生存競爭」這個普通術語中，“將一切具體的鬥爭都換成「生存競爭」這個術語”，以

五〇——六〇年代以來，在反動哲學家之間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號，但遭逢到黑格爾體系底沒落之後，就變成非常不振作的，在勞動者與進步的知識分子中間。已遠不及唯物論之有影響力量了。所以對於蒲魯東與拉薩爾的批判，從科學社會主義底確立和戰略與戰術問題底說明這一方面來看，雖然是極其重要的，但在嘉爾與恩格斯原來的哲學活動上，也許只有次要的意義。相應於當時觀念論哲學底無力，就是把蒲魯東與拉薩爾看作哲學家，也斷乎不是優秀的哲學家，從他們以較為具體的問題去作批判這個事實就可以知道，在辯證法唯物論看來，可以說他們底哲學還不足為舊唯物論等底勁敵。

可是，在反動哲學家中間，“回到康德去”之聲漸漸地喧囂起來了；當恩格斯晚年，和資本主義之開始轉入帝國主義階段相呼應，哲學底反動，採取新康德主義與馬哈主義底姿態，才漸漸表現為強有力的潮流（註四六）。因為當時流行的形

---

代替分析人類生活從歷史的觀點看來是特殊的“各種一定的社會形態，而又把這個術語去和馬爾薩斯（Malthus）底空想人口論對換”，並且不理解他和恩格斯真實地檢驗“死犬”黑格爾底辯證法，指明黑格爾底理論的貧弱。（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七日給李格爾曼的信）

（註四六） 在新康德主義與馬哈主義底建立上有意義的主要著

而上學唯物論之理論的貧弱，使這種觀念論的反動之復興更爲容易，恩格斯死後，它底建立體系底計劃被展開了。

爲了這種事情，恩格斯在晚年還顧慮到新康德主義與新休謨主義，不能不對於爲其認識論底出發點之不可知論加以批判。所以他在『費爾巴哈論』(一八八六——一八八年)

作底年代如次：李布曼 (Otto Liehmann) 底『康德及其信徒』，一八六五年；期格底『唯物論史』，一八六六年；柯亨 (Hermann Cohen) 底『康德底經驗學論』，一八七一年；『康德底倫理學之基礎』，一八七七年；『康德底美學之基礎』，一八八九年；『純粹認識底論理學』，一九〇二年；『純粹意志底倫理學』，一九〇四年；『純粹感情底美學』，一九一一年。

拿托爾卜 (Paul Natorp) 底『社會教育學』，一八九九年；『精密科學底論理基礎』，一九一〇年；『一般心理學』，一九一二年。

史太丁格 (Franz Standinger) 底『實體』 (Numéne)，一八八四年；『倫理法則』，一八八七年；『倫理與政治』，一八九九年；『道德底經濟基礎』，一九〇七年。

史太特勒 (Rudolf Stummier) 底『基於唯物史觀之經濟與法律』，一八九六年；『關於正法之學說』，一九〇二年；『法學底理論』，一九一一年。

李耳 (Alois Riehl) 底『哲學的批判主義及其對於實證科學之意義』，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

中，給費爾巴哈以評價之餘，並論及康德與休謨 (D. Hume) 底不可知論，指明“這種哲學的妄想之最有力的反駁，是實踐，即實驗與產業”；這種不可知論，黑格爾在觀念論底限度內，業經反駁過了；並說明不可知論正是來自不理解關於認

溫德班 (Wilhelm Windelband) 底『前奏曲』 (Prästudien) 一八八四年；『哲學史教科書』，一八九一年；『哲學入門』，一九一四年。

李克特 (Heinrich Rickert) 底『認識底對象』，一八九二年；『自然科學的概念構成之界限』，一八九六——一九〇二年；『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一八九九年。

以上是新康德主義的，馬哈主義的如次：

馬哈 (Ernst Mach) 底『感覺底分析』，一八八六年；『認識與誤謬』，一九〇五年；『力學底發展』，一八九七年。

亞凡納留斯 (Richard Avenarius) 底『基於最小力量底原理之世界思維的哲學』；一八七六年；『純粹經驗批判』，一八八〇——一九〇年，『人類底世界概念』，一八九一年。

科涅柳絲 (Hans Cornelius) 底『哲學入門』，一九〇五年。

克冷佩特 (Hans Kleinpeter) 底『現代自然科學底認識論』，一九〇五年。

培造德 (Joseph Petzoldt) 底『純粹經驗哲學導論』，一八九九——一九〇四年；『從實證主義立場所見之世界問題』，一九〇五年……等等。

識論上之實踐底標準。根據恩格斯，“雖然如此，但如果新康德主義者還在德國復活康德底見解，不可知論者還在英國復活休謨底見解（在英國休謨底見解業已消滅），那末，這種卑怯的辦法，不過是要對抗很久以前已得了結論之理論上與實踐上的反駁，在理論上開起倒車，在實踐上則一面祕密地接受唯物論；一面在世人之前否認唯物論。”（註四七）

恩格斯又在『從空想到科學』底英文版序言中（一八九二年）說：對於懷疑“我們怎麼樣知道我們底感官能將它所知覺之事物底正確模寫給與我們”之休謨底不可知論，實踐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又對於以為“我們似乎能夠盡可能正確地知覺事物底性質，但不能夠依靠任何感覺過程或思維過程去把握物自體”之“新康德派底不可知論者”，可以徵引黑格爾如次的議論：“設若諸君知道了一件事物底全部性質，那末諸君亦即認識了那事物自身。在這個時候，除了說上述事實存在於我們之外這種事實以外，什麼都沒有遺留下來，所以無論諸君底感官對諸君呈現這種事實與否，諸君都把握了這個事物底最後部分，把握了康德底有名的不可知的物自體。”

恩格斯以這時英國布爾喬亞汜對於貴族的妥協態度，

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抬頭，布爾喬亞汜從自由思想無神論)向後退却及宗教心底增大，來說明英國休謨主義底傳統之繼續存在，在歐洲大陸，這時布爾喬亞汜亦和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前進同時放棄自由思想，他寫道：“法國底布爾喬亞汜，每逢金曜日斝肉”，“德國底布爾喬亞汜坐在教會底椅子上傾聽那絮絮叨叨的新教底傳教，直至汗流浹背”。康德哲學底復興，不待說也是爲布爾喬亞汜底精神之這種變化所制約的。

恩格斯當反駁不可知論時所敘述的思想，是關於認識真實性底標準又是認識發展底推動力之實踐，前面說過這種思想在辯證法唯物論底誕生過程上，就已經由嘉爾與恩格斯提出來了，決不是恩格斯晚年新提出的思想。雖然如此，但這種思想，曾由恩格斯更爲具體地闡揚出來，乃是毫無疑議的。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一反休謨底不可知論，說自然法則與因果性底客觀存在之證明，是實踐，並提出這個重要命題：“人類思維之最根本、最密切的基礎，並不是那樣一個本色的自然，却正是人爲的自然界底變化，而人類理智底成長，與其改變自然的能力恰成正比例”(註四八)，他在自然

(註四八) 參閱『自然辯證法』中譯本，P. 195-197, 及 P. 337.

認識底問題上，使關於實踐底任務之正確理解成爲精密而具體的，斷乎不是偶然的事。這猶如恩格斯所說，所謂“史的不可知論”等等，是奇妙的議論（註四九），因爲沒有在歷史方面亦弄起不可知論來的人，不可知論之被提倡，是關聯於進步的自然認識的。他如是具體地從實踐對於認識的意義之正確理解底觀點，將新康德主義與馬哈主義，簡潔地、但確切地一併批判了。

關於恩格斯還有不可遺漏的話，就是在晚年對於觀念論者方面所見之唯物史觀，對於以其形而上學的歪曲爲根據所作的批判，展開了社會發展底各種要因之交互作用底辯證法的理解，明白地揭出唯物史觀底辯證法方面。

最初，嘉爾與恩格斯在着力於唯物論之澈底擴張到歷史方面去的關係上，力說並展開了歷史觀中正確的唯物論基礎，社會底上層建築，爲經濟基礎所規定，社會過程是以一個“客觀的必然性”如“自然史那樣”經過的，這個唯物論的原理，必須特別重要地提示出來。在嘉爾底『經濟學批判』序文上規定了的唯物史觀底公式，就是這種性質的。然而當恩格斯晚年，因一方面唯物史觀底普及，另一方面觀念論底復活，出現了一種學者，專門形而上學地、機械地曲解唯物

史觀，使這個唯物論原理與定命論混同，從這種觀點，基於歷史中之精神的、倫理的、主觀的等等要因底積極性之主張，去批判唯物史觀。

於是，恩格斯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底發展，縱不必是直接的，“在究極上”也是規定上層建築的，在國家與觀念形態上，也有其獨自的形式，不能不論究上層建築底相對獨立性。(註五〇)他這時說道：“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樞紐，在究極上來說，乃是現實生活底生產與再生產。我和嘉爾都沒有越出這個主張。如果有人歪曲這個命題，以為經濟的樞紐是唯一的決定樞紐，這種主張就變成沒有說明什麼之抽象而無意義的言辭了。”(註五一)對於巴特(Paul Barth)所非難唯物史觀是否認上層建築底一切獨立性，從而是否認上層建築底一切積極性，他指示說：“所以如果巴特認為我們否認經濟運動之反映為政治運動等等對於運動本身之一切反作用，那末他不過是和風車格鬥罷了。”(註五二)但是同時，恩格斯承認他和嘉爾從來關於上層建築底相對積極性，都沒有充分加以申述，他說：“我們須把重心移轉到、且必須移轉到從經濟的基本事實，導出政治的、法律的及其

(註五〇) 『費爾巴哈論』第四章。

(註五一) 一八九〇年九月十一日給普洛賓的書信。



它觀念形態的表象，和影響於這些表象的行動來。這時我們因為注意到內容上去了，對於形式方面，即對於這些表象是怎樣發生的，却沒有加以應有的注意。這就給與我們底反對者以誤解之最好的理由——其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巴特。

(註五三)

恩格斯這樣在歷史觀底唯物論原則上，明確地提出歷史過程底各種動因之交互作用底辯證法的理解。並不是什麼唯物史觀底修正，亦不是如往往被人批評之限制經濟底勢力範圍或唯物史觀底緩和；却正相反，不外是唯物史觀底完成，唯物史觀底更向前發展，歷史上之辯證法底究明；因為史的唯物論，正就是應用於歷史上之辯證法唯物論。所以恩格斯最初和嘉爾共同着重於他們底歷史觀之唯物論基礎底展開，後來他獨自確定他們底歷史觀之辯證法的樞紐（註五四）二者都是他底時代底歷史條件所使然；但唯物史觀中

(註五二) 一八九〇年十月七日給斯密特的書信。

(註五三) 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給梅林的書信(均引自俄譯本)。日順便提及一下，前述史太姆勒所著『經濟與法律』一書說：對於唯物史觀之這種批判，最有名的是：如果像唯物史觀所主張那樣，社會過程是客觀的必然結果，那末為着促成月蝕而結成黨派是徒勞的，同樣，為着促進社會過程而結成黨派，也是無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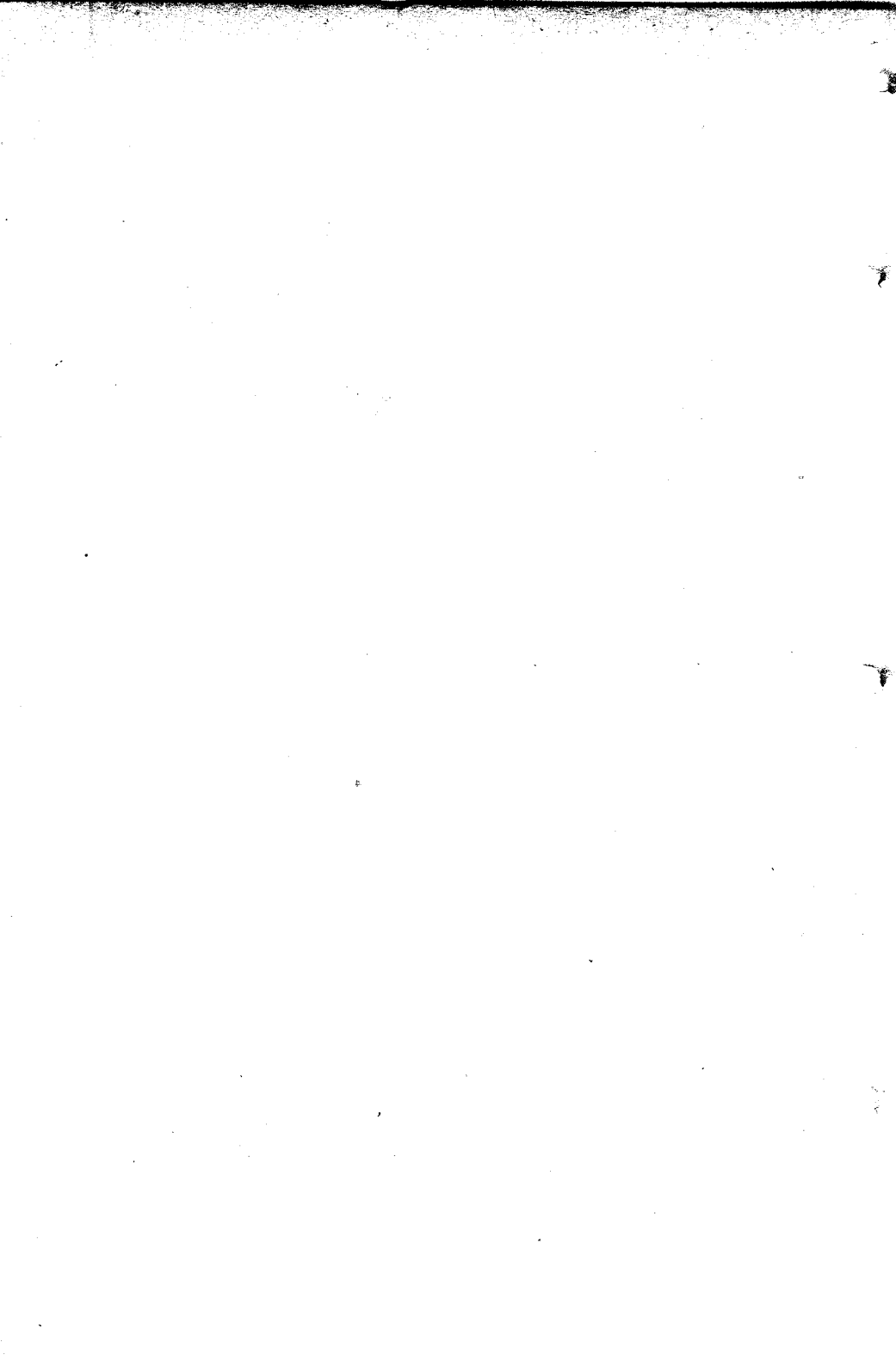
辯證法的樞紐之正確理解，歷史中主觀條件底意義之正確評價，乃是後來當伊里奇和少數主義與考茨基主義(Kautskyismus)鬥爭時，深刻地展開了的。恩格斯晚年底論旨，在這種關聯去考察的時候，具有重大的意義。

---

(註五四) 嘉爾亦理解歷史過程底各種要因之辯證法的交互作用，正確地衡量在經濟底基礎上政治與法律及觀念形態之相對的積極任務，這有如恩格斯所指示，在他底『五月十八日』與『資本論』中關於勞動日與原始的積蓄各章，明白地表明着。

## 第二篇

# 舊俄羅斯底辯證法唯物論



# 第一章 舊俄羅斯辯證法唯物論 底發展概觀

## 第一節 作爲解放思想的唯物論・ 勞動運動與辯證法唯物論

辯證法唯物論由嘉爾與恩格斯創始並展開以後，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以來（恩格斯死於一八九五年），即大體上在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在俄國更爲發展更爲前進了。

俄國底布爾喬亞解放運動，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十二月黨」來表現，但這種運動，從四十年代起由進步的貴族展開了，後來又由屬於號稱「拉斯諾定齊」（出自身分限制者）的社會羣之知識分子，本質上是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強

有力地展開了。俄國這種啓蒙運動底代表人物，可以舉出柏倫斯基 (V.G.Belinsky)、海層 (H.I.Herzen)、皮莎列夫 (Pisareff)、捷尼塞夫斯基 (Schernyshevskii)。他們在哲學上受德國思想底影響，譬如柏倫斯基和海層，在費爾巴哈底影響之下從黑格爾轉移到唯物論，皮莎列夫信奉自然科學的唯物論，捷尼塞夫斯基是俄國費爾巴哈主義底最大思想家，並且一般地是前辯證法唯物論的最大思想家。從柏倫斯基以至捷尼塞夫斯基這幾位啓蒙思想家，是農民民主主義之優秀的觀念形態代表，像海層雖然往往傾向於自由主義，但大體上是民主主義者。在勞動階級獨立行動以前的俄國，民主主義乃是最進步的潮流。這個潮流所留下的貴重遺產，和卡威林 (Cavirin)杜格涅夫 (Turgenev)底地主自由主義不同，是可以由普羅列塔利亞特去繼承的。

伊里奇說：“大概從前世紀四十年代以迄九十年代，約半世紀之間，俄國底先進思想，在曠古未有之野蠻的、反動的沙皇主義 (Tsarism) 底壓迫之下，渴求正確的理論，以令人驚異的熱心和嚴密，追跡這個領域裏歐洲和美洲所得的一切「結論」。”(註一) 這樣的事情，形成俄國底先進知識分子中間唯物論思想底普及，因此辯證法唯物論底發展也就

(註一) 『左派幼稚病』。

更爲容易了。伊里奇繼續上述的話說：“俄國有前所未聞的遭難與犧牲，前所未有之革命的英雄主義（Heroism），難於置信的精力與獻身的探求，實踐上之訓練與實習、幻滅，歐洲底經驗之揣摩與對照，由於這樣的半世紀底歷史，而真正體會得嘉爾主義是唯一正確的理論。”他又說：“在別的方面，發生於花崗岩似的之理論上的多數主義，在豐富的經驗上，創造了世界獨有之十五年（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底實踐歷史。

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亦即普羅列塔利亞特這個階級底形成，使俄國底思想解放從民主主義前進到嘉爾主義，與此並行，使它從費爾巴哈的、乃至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前進到辯證法的唯物論。

俄國底民主主義，採取人民主義底形態去表現，以解放農民底封建羈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底實現）爲任務，認定這個時候，俄國因爲資本主義還沒有發展，農民這種解放是引導到社會主義去的。這種見解引起了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底使命之漠視，所以普羅列塔利亞特才建立起獨立行動底路線，接受嘉爾主義以作自己底理論，至此人民主義者便不能不顯出反動的方面來了。人民主義在俄國還殘存着封建關係，會和封建關係鬥爭之限度內，雖然具有進步性（布爾

喬亞民主主義的進步性)，但它把自己底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混同，不理解真正的社會主義，不理解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歷史使命，在這一點上，乃是反動的。人民主義底澈底的進步性，和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抬頭，與此相關聯和嘉爾主義底抬頭，同時告終；祇有嘉爾主義，才表現為唯一的最澈底的理論。嘉爾主義一面繼承人民主義底優良傳統即它底鬥爭精神，同時在理論上當然不能不對人民主義作一聯的論爭。

被稱為俄國嘉爾主義之父的普列哈諾夫，一八八三年就已堅決地從人民主義轉移到嘉爾主義了。這一年，他著了『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翌年他又寫了『我們底意見之差異』（一八八五年出版），對人民主義宣明嘉爾主義底立場。他於一八八三年和阿克塞利羅（P. Axrilrod）與維拉·柴蘇里奇（Vera Zasoulitsch）聯名，致送聲明書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大會，這三位都是組織俄國最初的嘉爾主義團體之「勞動解放團」的人。

普列哈諾夫哲學上最初的重要著作，是『史的一元論』，於一八九四年出版，他在這部著作之中，一面批判人民主義底代表思想家米哈洛夫斯基（Michalovskii），一面敘述辯證法的、特別是史的唯物論底見解。一八九六年，他底德文著作『唯物論史概觀』也出版了。



伊里奇於一八九四年，寫『誰是人民之友』以批判米哈洛夫斯基，在『人民主義底經濟學內容與斯特魯威底著作中之人民主義批判』（寫於一八九四年，次年出版）中，才批判和人民主義並行之“合法的嘉爾主義”（本質上是布爾喬亞自由主義）底批評家斯特魯威（Struve）。

在這樣和人民主義作理論鬥爭中，嘉爾主義漸漸鍛鍊成有力的了。多數主義以這種歷史為背景，一九〇三年遂發生於“花岡岩似的之理論基礎”上，而藉助於歷史上空前未有之豐富的經驗與試練，以促進嘉爾主義，與此相關聯因而又把辯證法唯物論推進到新的階段。俄國底普羅列塔利亞特何以積聚了豐富的經驗呢？如次的事實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在俄國，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底課題雖然還是現存的，但同時資本主義底矛盾却已尖銳地表現出來了，一言以蔽之，俄國底社會生活，已孕育着狂風怒潮。由於忍受這種試練和消化這種經驗，多數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即帝國主義時代底條件之下，完成了使嘉爾主義更加發展和具體化。

根據史太林（J. Stalin），伊里奇不是在嘉爾主義中添加了“新原理”，或者取消其“舊原理”，而是在新的條件之下，使嘉爾主義更加發展了。這種發展，實施於如次幾個問題上：第一，關於資本主義底新階段之金融資本主義和帝國

主義的問題；第二，普羅列塔利亞特獨裁底問題；第三，這個獨裁時代，即過渡期中社會主義建設底形式與方法問題；第四，一切民衆運動中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指導地位問題；第五，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第六，分離問題。同時，史太林又指出，伊里奇是概括恩格斯以後的科學成果，把唯物論哲學提高到新的階段。

## 第二節 伊里奇底哲學活動之一般特徵

伊里奇說：“在俄國，革命（一九〇五年——著者）前特別着重於我們之應嘉爾底經濟學說於現實中，革命時代特別着重於嘉爾主義政治學，革命後則特別着重於嘉爾主義哲學，這個意思不是說在某一時期可以忽略整個嘉爾主義底一部分，不過是說對於某些方面特別注意，不是主觀的願望，乃是依存於全部歷史條件的。”（註二）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理論家伊里奇，和嘉爾、恩格斯相同，因為常是在和他底時代底具體任務相關聯上作理論活動，所以他底一切勞

（註二）『我們底廢絕者』。（這是伊里奇底論文題目，“廢絕者”這個名詞，譯成中文似硬生覺，因為是法律名詞，一時想不到一個普通術語去譯它，只好如此。意思類似俗語所謂“絕滅香火者”——譯者。）

作中，都美滿地反映着他底時代之歷史條件。

在伊里奇底活動中，最初應用嘉爾底經濟學說於俄國底現實中，佔了主要的地位，這揭破了以爲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而發展之人民主義者底幻想，科學地說明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因而科學地說明了普羅列塔利亞特生長之事實，因爲承認嘉爾關於普羅列塔利亞特底任務之見解即嘉爾主義，對於俄國底解放運動是唯一正確的理論，這是最爲必要的。應用嘉爾底經濟學說於俄國底現實之最大的成果，爲一八九九年出版之伊里奇底『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可是因爲嘉爾底經濟學說，是以史的唯物論爲直接的理論前提，所以首先須得論究這一方面底問題，對於主張俄國底發展之“特殊性”的人民主義者，必須預先力加申說：史的唯物論上所說之歷史發展底理論，沒有例外地對於所有國家底發展都是妥當的，祇有史的唯物論，才是正確理解一切國家一切社會底發展之鑰匙，所以在『誰是人民之友』與『人民主義底經濟學內容』中，論究辯證法唯物論特別是史的唯物論底根本問題，決不是偶然的。

從一九〇三年多數主義表明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派之少數主義對立以來，以迄一九一七年十月，這十五年底歷史，可以細分爲有力行動底準備時代（一九〇三

——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代（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反動時代（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昇華時代（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世界戰爭時代（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俄國第二次革命時代（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這些時代，各自側重於嘉爾主義底各個不同方面。

當一九〇三——一九〇五年之間，綱領與戰術底問題被當作主要問題提了出來；在這個問題上，少數主義與多數主義底意見之差異，深刻起表現出來了；當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這些意見在實踐上被證明了，而多數主義證明了它底真實性，同時並由於前所未有之豐富經驗底消化，建立一理論以促成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事成功了。但“社會與政治的反動時代——革命底豐富教訓之“消化”時代，是對於一切活動的流派，將包括哲學問題的基本問題提到主要場所中的一個地位去的時代，並不是偶然的。”（註三）所以當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底反動時代，不能學習得“史的唯物論底教訓”的人們中間，招致了“以頹廢、墮落、分裂、離散、背叛、色情文學等代替政治”，“強烈地傾向於哲學的觀念論，以神祕主義為反革命意識底法寶”，變成顯著的了。（註四）『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寫於一九〇八年，次年出版）

（註三）『我們底廢絕者』。

正就是給與侵入勞動運動中之哲學的觀念論及神祕主義以致命打擊的著作。

一九一〇年——一九一四年之間，以昇華為其特徵，這種昇華最初是慢緩的，到一九一二年列那 (Rena) 金鑛事件發生以後才成爲急速的；多數派對於少數派，在選舉反動的國會中還是佔着極端的優勢。世界大戰一開始，多數派不僅要和少數主義鬥爭，且不能不奮勇地和“各國考茨基主義”（法國底龍格主義 (Longuetismus)，英國底獨立勞動黨與法比安協會 (Fabian society) 指導者底見解，意大利底杜拉蒂 (P. Turati) 等等）底“醜惡、卑劣、粗野”鬥爭。伊里奇在這種鬥爭上，顯出了「史的辯證法」之卓越的把握——例如關於康民主義 (Communismus) 底理解，以及關於抓住並打破康民主義戰線底最弱的一環之可能性與條件的理論等等，所以這裏應該注意到，在他對於第二國際底指導者們底詭辯論與嘉爾主義底歪曲之論爭上，優越地復活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底哲學，特別是黑格爾辯證法底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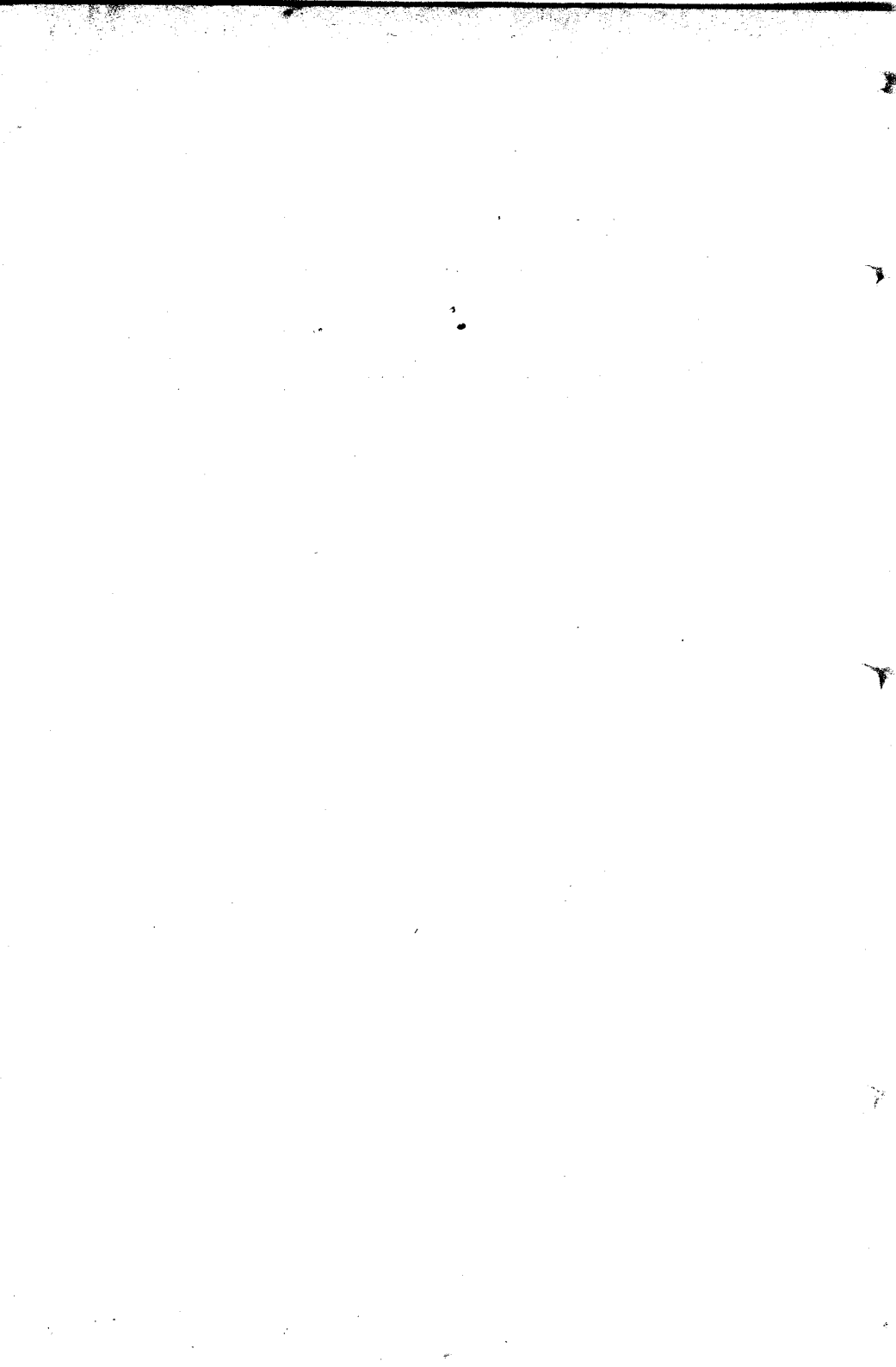
這樣，我們在伊里奇哲學活動中，可以看到三個時期或三個樞紐，即表現於『誰是人民之友』與『人民主義底經濟學內容』中對於人民主義者與斯特魯威之鬥爭，和表現於『唯

(註四) 『左派幼稚病』。

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對於波格達諾夫(A. Bogdanov)一派底哲學的觀念論之鬥爭，以及顯示於『哲學筆記』底大部分內容中辯證法底積極研究。不過若以為伊里奇在其它時期就忘記了哲學，不用說是錯誤的。就是在「十月」以後直接為實踐問題忙迫的時期，他還是關心於哲學問題，一九二二年曾為雜誌『在嘉爾主義旗幟之下』撰著論文『論戰鬥唯物論底意義』。這是甚至被稱為伊里奇底『哲學遺言』的著作，是指示蘇聯嘉爾主義者底哲學活動方針之重要文獻。

所以考察伊里奇底哲學活動中之這些樞紐，必須注意到他添加於辯證法唯物論上之新的東西。在這個關係上，尤其重要的是：足以和恩格斯底『反丟林論』並駕齊驅之名著，建下了『哲學筆記』中辯證法研究底基礎，且在他底根本主張上具有顯著的現代意義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底分析。就辯證法唯物論底發展上之伊里奇階段來說，抑就嘉爾、恩格斯以後唯物論哲學底發展上來說，都不能不研究這部著作。後面將要說到，普列哈諾夫是個優秀的哲學家，到最近為止，似乎被人看作甚至超過伊里奇，因而是嘉爾、恩格斯以後最偉大的唯物論者，可是雖然如此，關於種種問題却從辯證法唯物論向後退却，祇是使嘉爾主義哲學通俗化，並沒有推進它。推進它的，是伊里奇，所以他對於普列哈諾

夫底哲學謬誤，當然要加以批判。所以哲學家的伊里奇與普列哈諾夫這個論題，大概不失為有研究價值的論題吧。





## 第二章 人民主義與新康德主義 底論爭

### 第一節 人民主義者底主觀主義之批判

人民主義底創始者是海層。伊里奇曾指明：被稱爲“俄羅斯的”社會主義之人民主義，其實是沒有比小布爾喬亞的空想社會主義更高級的東西。它不外是以農民民主主義爲自己底觀念形態形式；但它在改造社會思想的宣傳上，和社會主義底發展分道揚鑣了。

可是，嘉爾底社會主義是以揚棄人民主義而出現的，同時人民主義又是它底反對者，與此相關聯，人民主義沒有從費爾巴哈式的唯物論進到辯證法唯物論，代之以相反地後

退到觀念論方面去，建立了和嘉爾主義對立的理論體系。  
‘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期間，爲俄國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底各種見解之最優良的一個代表人物與表現者’的米哈洛夫斯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伊里奇如次批評米哈洛夫斯基底哲學：“不僅在經濟學領域，就是在哲學與社會學上，米哈洛夫斯基底見解，也是躲藏在所謂“社會主義的”這種言辭中之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見解。他底“進步的公式”，和他底“爲個性而鬥爭”之理論等等，都是這種東西。在哲學方面，米哈洛夫斯基比俄國空想社會主義之最大的代表捷尼塞夫斯基落後一步。捷尼塞夫斯基是唯物論者，他到最後（即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還嘲笑流行的“實證論者”、康德派及馬哈主義者等等對觀念論與神秘主義之讓步。可是，米哈洛夫斯基正就是追隨着這種實證論者。至今在米哈洛夫斯基底門徒中間，甚至在最“左翼的”人民主義者如秋爾諾夫之類中間，還是這種反動的哲學見解支配着。”（註五）

米哈洛夫斯基是賴伏洛夫（P. Ravrov）所創始之主觀社會學底信奉者，他認爲“具有自己底一切意圖與感情之活的人格，在自己自身底責任上，是歷史底活動家。沒有何種神祕的方量，這種人格確定歷史底目的，通過由自然與歷史

（註五）『人民主義者米哈洛夫斯基論』。

條件底自生力量所設置之障礙物，而使各種事件朝向這個目的運動”，（註六）過大地衡量“批判地思考之人格”底任務，否認歷史上客觀的必然法則。他又以質證論者和嘉爾底辯證法之批判者而出現，這時，他把辯證法祇當作黑格爾底三分法之公式（正、反、合底公式）去理解，伊里奇就是因為爭論這幾個問題，展開了辯證法唯物論與史的唯物論。

伊里奇反對人民主義者底主觀社會學，極力申說關於“社會經濟構造”底“自然史的”發展之唯物史觀這個概念底重大的科學意義，反駁了關於社會底客觀過程與人類活動底關係之人民主義者底觀念論見解。他認定嘉爾底『經濟學批判』序文中所敘述的唯物史觀公式，或“社會學上唯物論底這個概念，已經是天才的概念”，反對從來的社會學以為在複雜的社會現象羅網裏，沒有可以區別基本的事物與非基本的事物之標準，極力申說“唯物論抽引出作為社會底構造之「生產關係」，由於給與了把主觀主義者否認適用於社會學之反覆性底一般科學標準，有應用於這些關係上的可能性，而提供了完全的客觀標準”；力說“祇有把社會關係還原於生產關係，而又把這種生產關係還原於生產力底高下，對於把社會構造底發展作為自然過程理解，才能奠下鞏

（註六） 引自『人民主義底經濟學內容』第二章。

固的基礎”。(註七)

伊里奇又反對人民主義者底主觀主義，否認意志自由而主張決定論，他說“決定論底概念雖然要假定人類行為底必然性，反對關於意志自由之無聊的囁語，但並沒有抹煞理性、人類底良心和他底行動底評價”；却正相反，惟有決定論才能提供這種正確的評價。“同樣，歷史必然性底概念，一點也沒有損傷歷史上的人物底任務。”人類自己創造自己底歷史，但問題是要說明人類在什麼條件之下活動，能夠說明這一點的，就是唯物史觀。

這樣，伊里奇是反對社會學上的主觀主義，展開史的唯物論，同時對於斯賓塞(H. Spencer)式的布爾喬亞社會學，加以適切的批判，這種社會學，對於任何“社會經濟構造”都沒有作具體的分析，却散布關於社會一般及進步一般之空虛的議論；伊里奇關於本來的哲學方面，又為辯證法而鬥爭，而且為正確的唯物辯證法而鬥爭。

伊里奇對於米哈洛夫斯基認為辯證法的方法不外是依黑格爾底三分法之法則以解決一切社會學問題，如次說道：“嘉爾與恩格斯——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對立——稱為辯證法的方法的，不外是社會學底科學方法。因為這個方法，在

(註七) 『誰是人民之友』第一部。

乎把社會作爲生動的、在不斷發展上的有機體來考察，要研究它，必須客觀地分析形成一定的社會構造之生產關係，並研究它底機能與發展底法則。”伊里奇又更進一步說明道：關於黑格爾底觀念論的辯證法，可以說是三分法底公式萬能，嘉爾底辯證法，和黑格爾的“恰正相反”，在嘉爾看來，基於三分法底法則之理念底發展，不能規定現實底發展，反之，“觀念不過是物質底反映”，主張了堅牢不拔的唯物論的認識論，主張了模寫論。（註八）

在『誰是人民之友』中，伊里奇不僅表現爲理論成熟的嘉爾主義者，反對人民主義者底主觀主義，展開了史的唯物論，與此相關聯，並表明辯證法唯物論底根本思想之正確理解；還有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它底最後數行中，說到站在‘一切民主主義要素底前鋒之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運命，而且說到可以從民主主義’一直“走進康民主義（Communisimus）革命之俄國底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運命，這裏已孕育着關於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運動與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底統一，即從前者底實現前進到後一課題底解決之見解，後來組成了理論體系，爲伊里奇主義底基本內容之一。在伊里奇看來，理解社會發展底自然史的過程，是普羅列塔利亞特運動底

（註八）『誰是人民之友』第一節。

指針，絕對不是指“超階級的”觀點，非實踐的、客觀主義的觀點，“公平無私”的科學觀點而言。

## 第二節 新康德主義底客觀主義之批判

前面說過，把新康德主義看作給與修正主義以重大的理論影響之潮流，它是重要的；但公然出現於一八九七年之柏倫斯坦底修正主義，也是受了新康德主義底影響。普列哈諾夫曾經指出，“柏倫斯坦“在某種程度上”回復到康德去了；他底復歸，“到某種程度止”是在施密特 (Konrad Schmidt) 底影響之下喚起來的。”並批判施密特底兩篇論文（一八九六年與一八九七年寫的）。（註八）伊里奇關於修正主義底哲學會說過如次的話：“在哲學領域裏，修正主義追隨於布爾喬亞教授底“科學”之後。教授們“回復到康德去了”，於是修正主義者也就蹣跚於新康德主義之後。教授們反對哲學的唯物論，反復那千篇一律的僧侶式的愚論，於是修正主義者們就以卑鄙的微笑，含含糊糊地說唯物論被痛加“駁倒”了（一言一語皆出於最近的教科書）。教授們把黑格爾當作“死犬”看待，却自己宣傳觀念論——不過比黑格爾底觀念論幾千倍渺小而陳腐的觀念論；關於辯證法，則輕蔑地譬

（註八） 普列哈諾夫：『反對嘉爾與恩格斯之施密特』。

一聳肩膊；於是修正主義者們跟着他們走進科學之哲學的惡劣化泥淖中去，以“單純的”（而且平穩的）“進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革命的）辯證法。教授們使自己既是觀念論的又是“批判的”體系，去迎合那支配當時的中世紀底“哲學”（即神學），因此國庫給予薪俸；於是修正主義者們便極力使宗教不但和現代國家的關係上，就是和進步階級底政黨之關係上，也變成“私事”，以便和他們接近。”（註九）

柏倫斯坦底新康德主義的修正主義，爲窩特曼（L. Woltmann）等所贊同，雖然爲考茨基、梅林（F. Mehring）、普列哈諾夫等所批判，可是在德國和奧地利亞底社會民主黨中，康德主義底勢力漸漸增強，如卡爾·福冷德（Karl Vorländer）那樣純粹的康德派社會主義者，和馬克士·阿德勒（Max Adler）、奧托·鮑赫（Otto Bauch）、阿伏列德·布隆泰（Alfred Braunthar）那樣的嘉爾主義之康德主義的歪曲者，都已成爲有力的理論指導者。加以考茨基與梅林，都是傾向康德主義的。

但是在俄國，新康德主義早於九十年代前半葉，就已採取斯特魯威和布爾加可夫（Bulgakov）以及杜根·巴拉諾夫斯基底“合法嘉爾主義”底形態，以嘉爾主義之自由主義

的歪曲爲任務而出現了。在當時的俄國，和那與人民主義的論爭相關聯，關於俄國資本主義底運命問題，在先進的思想，作爲中心問題提出來了，經濟學問題已是研究底對象。因而“合法嘉爾主義者”亦從事研究這種問題，在通過這種問題而企圖歪曲嘉爾主義的關係上，勢必要就具體問題以作對於他們的批判。伊里奇在積蓄論上批判斯特魯威和杜根·巴拉諾夫斯基與布爾加可夫，又在農業理論上，詳細地批判布爾加可夫。不過對於斯特魯威底著作『俄國經濟發展問題之批判的摘要』（一八九四年）的批判（前揭『人民主義底經濟學內容與斯特魯威底著作之經濟學內容批判』），不僅踴躍於經濟學底領域，就是在哲學領域，看作對嘉爾主義哲學提供過重要的貢獻，且看作對新康德主義之最初的批判，是佔着重要地位的。

在這部著作中，伊里奇表現爲客觀主義底批判者，提出了關於理論底黨派性和認識與實踐底不可分離之深刻的理解。

客觀主義是康德主義底一大特徵。在康德哲學中，認識主觀是“意識一般”或“先驗的意識”，所以沒有從生活上的利害與愛憎底感情解放出來之現實人類底意識，通常祇能夠獲得歪曲的認識；所以要獲得正確的認識，須要求學者必



須注意到極力從社會生活上的利害超脫出來，站在不偏不黨的“超階級的”和“超歷史的”立場。從此就產生了如柏倫斯坦所提出的見解，以為“純粹科學”應該和有益於實踐的“應用科學”有所區別，前者有理論的優越。斯特魯威底客觀主義正是這樣，不外是意指超越實踐、超越現實的利害、超越相互鬥爭的社會階級之“純粹科學”底立場。

所以斯特魯威當論究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時，僅說到資本主義“一般”，說到社會發展底必然性“一般”。不想去探究在這種社會過程中階級關係如何變動，各個階級演着怎樣的任務。伊里奇說：“最初就看到的著者底議論之根本特徵，是他底褊狹的客觀主義，這種客觀主義以過程底不可避免性與必然性底證明爲止，不盡力揭發這種過程底各階段中所固有的階級對抗形態。——這種客觀主義，祇能夠發見過程一般底特徵，而不能個別地指出由其鬥爭形成了過程之對抗的諸階級底特徵。”（註一〇）他指出論究一定的歷史過程底必然性之客觀主義者，“當證明既存事實底系列之必然性時，常常有冒着脫離這些事實底辯護論者底觀點之危險”，並以唯物論者底觀點去代替它。“唯物論者揭發階級的矛盾，由此以決定自己底觀點。客觀主義者說明“不能克服

（註一〇）【人民主義底經濟學內容】第四章第五節。

的歷史傾向”；唯物論者則說明“管理”既存的經濟秩序，造成其它階級底某種抵抗形態之階段。所以唯物論者一方面是比客觀主義將更澈底的，更深刻地、更完全地貫徹了自己底客觀主義。他不以指示過程底必然性爲止，還要正確地闡明怎樣的社會經濟構造，給與這種過程以內容，正確地闡明什麼階級規定這種必然性。……另一方面，唯物論是包含所謂黨派性的，當衡量一切事件之際，率直而且公開站在一定社會羣底立場。”(註一一)

這兒表現着關於嘉爾主義底科學性與實踐的性質或真理性與階級性（以及黨派性）底辯證法的統一之深刻思想，這種思想是伊里奇從著作『誰是人民之友』以後所力說的。這是嘉爾與恩格斯對於直觀的唯物論之批判，他們關於實踐——爲認識底發展上人類感性的、對象的活動——底任務之正確理解，更加發展和具體化。把認識論上實踐底動因之正確評價，具體化到哲學底黨派性之理解的，是伊里奇。我們在嘉爾底『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說』中，看到關於哲學黨派性的觀念之萌芽。但這在伊里奇方面，是表現於最鮮明的光照下的觀念。誰都知道，他以哲學黨派性的主張，結束『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底敘述。

(註一一) 同上，第二章。

設若考查一下伊里奇以外之第二國際其他理論家底見解，那就可以判明他在斯特魯威批判中所提出的見解，即客觀主義底批判，是多麼優越的。同時還可以由此去判明第二國際底指導者是怎樣在哲學底領域，在認認論上，從嘉爾主義向直觀的唯物論後退，向康德底客觀主義後退，他們又怎樣分離理論與實踐。

柏倫斯坦說：嘉爾因其社會主義的傾向而損傷科學性，歪曲現實，由於辯證法之詭辯的應用，而構成對自己有利的理論。對於這個批判，考茨基說道：“如果柏倫斯坦把社會研究與社會鬥爭底一致，稱為反乎自然研究而為經濟學所遭遇的一種不利，那就不能不贊成他底話”；如果嘉爾具有超越於階級對立之上的精神，那末『資本論』“無條件地是科學的著作”。(註一)他以同樣的精神，在『唯物史觀』上關於“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寫了一章，定義說：“純粹科學並不告問目的底建立或欲望底滿足；應用科學為要有益於人類生活過程中發生出來的目的，而應用純粹科學底因果認識”，而區別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二者；他又說：嘉爾與恩格斯底社會主義，“是居於純粹科學之上的應用科學”。(註二)真正

(註一) 考茨基：『嘉爾主義修正之辯論』。

(註二) 考茨基：『唯物史觀』第二卷第五冊第二篇第三章。

的科學或“純粹科學”，依照考茨基，祇有在離開實踐上，在從階級的褊狹性解放出來上，在脫離“傾向性”上，才有可能。因此，他認為“社會科學因我們生活於階級對立的社會，而受到極大的阻礙”，並說明社會科學要建設成超越階級利害的“純粹科學”之困難。但是，考茨基又主張道：“所幸這種缺陷底源泉，沒有不能克服的成分。在同樣關係之下，如果研究者底活動是比較概括的而不是比較片面的，那恐怕這些都不是攪亂的東西。社會研究者如果把橫在他底周圍的事物——現代、他底國家、他底階級——多多羈進於從全體人類最初的發展之巨大的總的關聯中，那恐怕這些都是公平無私的，有所分別的吧。”（註一四）根據他底主張，如離開現代之過去歷史底研究，可算是“公平無私”，歷史底研究在明白表示黨派性或“傾向性”這一點上，和經濟學及階級理論等，沒有什麼不同。要之，辯證法唯物論底認識論底重要命題，認為實踐正是認識發展底推動力，是真理底標準；對於這個命題完全沒有理解，就產生了這種“純粹科學”，產生了脫離生活的科學理論。

甚至普列哈諾夫在和柏倫斯坦論爭中，亦寫道：“嚴格說來，“黨派的科學”是不可能的。不過遺憾的是：為黨派底

（註一四）同上，第一卷第三冊第四篇第七章。

精神或階級的利己主義所貫通的“學者”之存在，却是極其可能的。嘉爾主義者輕蔑地批判布爾喬亞科學的時候，他們正就是倣效這種“學者”。”(註一五)

伊里奇始終一貫地爲哲學、一般地爲理論底黨派性而鬥爭，指示出所謂無黨派性，不外是布爾喬亞的黨派性之粉飾形態，在私有社會不會有“公平無私”或“不偏不黨”的科學；又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底結論上說：“嘉爾與恩格斯在哲學方面徹頭徹尾是黨派的”，所以沒有被觀念論或折衷主義所引誘。拘泥於“不偏不黨”的觀念，沒有明確地把握住理論底黨派性的人，容易對其它階級底理論讓步，或企圖折衷各種理論。

但是，在伊里奇方面，理論底“傾向性”不是指什麼相對論而言。一切認識，即使受階級的黨派的制約，在這種制約之下，還是反映着客觀的實在，所以認識之這種社會的、階級的制約，不是和認識底科學性互相矛盾的，反而是辯證地統一的，這兒，這種制約之成爲認識再向前發展的動因，抑成爲阻礙前進的要素或攪亂的要素，依存於各階級底歷史任務。——這就是辯證法唯物論底認識論之重要結論。所以不可忘記伊里奇力加申述的話：說到科學底“傾向性”和嘉爾

主義底普羅列塔利亞本質的時候，嘉爾主義常由世界史底經驗即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實踐而加以證實，在現代，乃是最富於科學性的學說。他從關於認識發展上實踐底任務之認識論命題，結論出理論與實踐底統一或理論底黨派性，是第二國際時代唯一與實踐貫通的理論家。反之，第二國際底（伊里奇所統率的多數派以外的）指導者們，以理論與實踐底分離為特徵，普列哈諾夫之不能應用辯證法唯物論於具體的研究，是和他們底客觀主義的傾向緊密地聯繫着的。

### 第三章 和馬哈主義的鬥爭

#### 第一節 反動時代與哲學上的動搖

我們在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布爾喬亞哲學上，已經看見觀念論的反動佔了勝利，在德國，新康德主義變成了修正主義之有力的哲學支柱（如柏倫斯坦主義、倫理的社會主義或康德派社會主義）。在俄國，“合法嘉爾主義”是以新康德主義哲學為根據的。可是，和新康德主義同樣流行的馬哈主義，對於勞動運動也不是沒有影響。恰恰就是對於這種影響的鬥爭，轉瞬間把辯證法唯物論提高到新階段了。

馬哈主義在德國和奧地利亞，找着了信奉者，其中有如胡列德利希·阿德勒（Friederich Adler）那樣有力的追隨

者。不過它表現為最有力的潮流，乃是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俄國底反動時代。在這個時代，受了一九〇五——六年底昂揚與敗退之後，社會運動在沙皇主義底壓迫政策之下瀕於毀滅，右翼的敗北主義與極早的傾向，引起了運動內部底危機。在人民主義者(S. R黨與S. N黨等)和少數派之間，清算主義(主張清算一切下層組織和活動的)底潮流，變成極其有力的一——寧可說是支配的一——了(註一六)，在多數派中間，極左的「召回派」和「最後通牒派」產生了。這種極早的傾向，環繞着對於議會的政策而明顯地表現出來。

一九〇五年二月，正當人民抬頭的時候，沙皇政府允許設立國會(布魯廣國會)。但是民衆排斥這種國會，爲憲法會議而鬥爭，而莫斯科底十月革命，就消滅了布魯廣國會。於是政府允許設立再對民衆讓步的國會，一九〇六年初，遂舉行第一次國會選舉。對於這次選舉，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派和少數派都參加了，但多數派認爲要最後地解決究竟是民衆自身底憲法會議呢、還是政府所組織之無權力的國會這個問題的運動，還沒有終結，宣言拒絕第一次國會。(註一七)但是等到判明反動底勝利已是必然的，可否參加國會這個問題，在多數派中間成爲論爭底題目，對於一九〇七年初造成

(註一六) 普列哈諾夫是反對清算主義的。



的第二次國會選舉，伊里奇反對加以拒絕。多數派遂參加這次選舉。可是在第二次國會中，揭櫫着人民主義系統的各黨派與社會民主黨（其右翼是少數派，左翼是多數派）登場了，自由主義反對派底立憲民主黨，減少了許多議員；因為這個國會比被解散的第一次國會更是反政府的，政府對於社會民主黨底議員就加以彈壓，同時並解散國會，迫對於選舉權加以更進一層的限制以後，才選舉第三次國會。對於這種完全變成了反動政府底機關之國會底選舉，拒絕底氣燄再在多數派中間燃燒起來，波格達諾夫與盧那察爾斯基（A. V. Lwnacharskii）就頑強地主張拒絕。伊里奇對此却反對拒絕，極力說明即使祇是合法的利用，亦必須不合法與合法之可伸縮的結合。波格達諾夫與盧那察爾斯基之羣底被稱為「召回派」或「最後通牒派」，就是因為他們主張從國會召回在國會當選的多數派議員，或者以最後通牒決定去就。出現於多數派內部的這種潮流，和主張清算不合法的少數派——清算派恰恰相反，而是想清算合法的，其寓意是放棄可能

（註一七）後來伊里奇說：多數派排斥一九〇六年底國會是錯誤的——“不過是小的、容易改正的錯誤”。又說：排斥一九〇七年以後的國會（波格達諾夫一派），乃是“最重大的、難於改正的錯誤”。（見『左派幼稚病』第四章）

的活動部分，放棄和廣大羣衆結合的可能性，這就不外乎是“背叛的”清算主義了。

勞動運動內部底這種混亂，和世界觀上的問題連絡着。  
伊里奇說：“哲學的唯物論是什麼？以及逃脫它爲什麼是錯誤？爲什麼是危險、是反動的呢？關於這些問題的論爭，常常以“活生生的現實紐帶”而和“嘉爾主義之社會的、政治的潮流結合起來——不然，這後者就好像既不是嘉爾主義的，又不社會的、政治的產物，更不是潮流。”（註一八）社會的、政治的反動，使宗教精神及神祕主義流行於布爾喬亞知識分子中間，這就影響了社會民主黨內的浮動分子。所以波格達諾夫一派與清算主義者，在哲學上表示動搖，趨向於觀念論與宗教，並不是什麼偶然的。盧那察爾斯基與高爾基（M. Gorkii）提倡所謂創神主義，使社會主義與宗教打成一片。例如根據盧那察爾斯基，“所謂神，是人類或全體的社會主義的人類”，是“未來的人類”；普羅列塔利亞特是神底創造者，“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一切宗教中最虔信的宗教，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是最深刻的宗教的人類。”（註一九）這種宗教傾向，哲學的觀念論是贊同的，以波格達諾夫爲最大代表的馬哈主義，也贊同這種傾向。

（註一八）伊里奇：『我們底廢絕者』。

波格達諾夫一八九七年在他底著作『對於自然之歷史見解底根本要素』中，企圖使奧士瓦德底能力論觀點和唯物史觀互相折衷，在他看來，這種立場，不過是走向他底哲學見解之橋樑。他不久就推移到主觀的觀念論去了，在出版於一九〇三年的論集『社會心理學』，和一九〇四年出版第一卷的『經驗一元論』（一九〇六年出版了獄中寫成的第三卷）中，便完全以馬哈主義者出現了。他底哲學，於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底反動時代，得到它流行底好機會，其間先出版馬哈主義者底論文集『嘉爾主義哲學概要』（執筆者是波格達諾夫、盧那察爾斯基、巴柴洛夫 Bazalov）、倍爾曼（Bellmann）、猶雪愷維奇（Yushkevitch）、斯禾洛夫（Svolov）、格房特（Gerfont）等，一九〇八年發行），續出版了倍爾曼、盧那察爾斯基、瓦倫諦諾夫（Valentinov）、秋爾諾夫（Chernov）、猶雪愷維奇等底著作。馬哈主義不僅流行於多數派內部的「召回派」中，亦流行於侵蝕到清算主義之少數派內部（猶雪愷維奇、瓦倫諦諾夫 和人民主義者（秋爾諾夫）之間了。“清算派著作家之羣與馬哈主義者作家之羣，在今日的脫落時

（註一九） 引自幼丁（Iuden）底『伊里奇與一九〇八——一九一〇年底哲學鬥爭』，載於俄文版『在嘉爾主義旗幟之下』一九三一年第九——一〇號。

代，從嘉爾主義底信奉者，從嘉爾主義底理論基礎之擁護者方面，去保持其“脫落的自由”，在這上而是和現實共通的。”

(註二〇)

然而，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機關雜誌『新時代』(Die Neue Zeit. Februar 1903)上，揭載波格達諾夫底論文，那兒曾作這樣的介紹：當時波格達諾夫與普列哈諾夫實行論戰，是多數派與少數派底鬥爭，並且像德波林那樣，在這一年以『馬哈哲學與俄國革命』這篇論文，規定馬哈主義為多數主義底哲學，而多數主義則為“小布爾喬亞的急進主義”。“主觀主義與「主意說」底痕迹，刻劃在多數主義底全部戰術上，馬哈主義是多數主義底哲學表現。馬哈主義——它是沒有世界的世界觀——作為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底哲學，和給與“醜惡”與榨取等等以辨明之尼采(Nietzsche)底無道德主義結合着，而形成掩護布爾喬亞底實踐衝動之觀念形態的烟幕。多數派底哲學家，在其“觀念形態”上，沒有越過小布爾喬亞的視野之界限。持羅曼蒂克(Romantic)的革命主義和小布爾喬亞的急進主義之多數派底戰略家與戰術家，在實踐上應用哲學的虛無主義之理論原理，在這種虛無主義底基礎上，橫亘着客觀真理底否認……。”——這就是德

(註二〇)『他們底廢絕者』。

波林(同時也是普列哈諾夫一派)底主張。(註二一)

伊里奇最初就深刻注意哲學問題，在西伯利亞流刑地方讀波格達諾夫底『對於自然之歷史見解底根本要素』，又於一九〇四年和他相識，結為政治上的同志時，得到『經驗一元論』寄贈(伊里奇亦贈以他當時出版的『一步前進二步後退』)，立刻寫了一封信給波格達諾夫，指責他底哲學底謬誤。(註二二)普列哈諾夫底門徒阿克塞利羅，又於一九〇四年寫的批判波格達諾夫的論文『修正主義底新變種』底開端上寫着：大約在一年半以前，她曾固執地敦勸伊里奇批判波格達諾夫，迨現在看見波格達諾夫底新著，益使她決心和伊里奇完成約言。(註二三)一九〇六年伊里奇得到『經驗一元論』第三卷之贈送，爲要早早“說服”波格達諾夫，就用『一個平凡的嘉爾主義者底哲學筆記』這個題目，寫了很長的原稿送給他。(註二四)由此可以知道，伊里奇始終對於波格達諾夫

(註二一) 引語見前揭勃幼丁底論文。

(註二二) 參照伊里奇底『給高爾基的書信』(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發)。

(註二三) 這篇論文，收在阿克塞利羅底論文集『哲學概論』中。

(註二四) 參照伊里奇底『給高爾基的書信』(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發)。伊里奇說：可惜因爲這篇原稿已經散失，不能出版。

底哲學，一點兒也不妥協。

可是，當和馬哈主義鬥爭的時候沒有餘裕討論的課題，譬如把馬哈主義看作多數派底哲學，或者在另一方面，波格達諾夫一派在普列哈諾夫唯物論底批判之名稱下，以馬哈主義去代替辯證法唯物論，“在批判普列哈諾夫戰術上的機會主義之旗幟下，作滲進陳腐的反動的哲學殘渣之非常錯誤的企圖。所以伊里奇在一九〇八年春季寫的論文『嘉爾主義與修正主義』底註釋中，對波格達諾夫一派宣戰，說明“最近的將來，我在許多論文或特殊的小冊子中將要表明，本文中所有說到新康德派修正主義者的部分，在事態本質上，對於這些“新的”——新休謨主義的與新柏克萊主義的修正主義者（波格達諾夫與巴柴洛夫等——著者），都是適當的”。因而就完成了寫於這一年秋天，於翌年（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出版以後，不用說波格達諾夫並沒有拋棄「最後通牒主義」以及馬哈主義。（註二五）所以他

（註二五）波格達諾夫為答覆普列哈諾夫寫了『一個哲學學派底變異』，又為對付伊里奇與普列哈諾夫寫了『信仰與科學』（一九一〇年）。還有猶雪愷維奇底『哲學正統派底標幟』（一九一〇年）巴柴洛夫底『在兩個戰線上』（一九一〇年），都是馬哈主義者對於伊里奇與普列哈諾夫的反批判。

在多數派底機關報『普羅列塔利亞』底擴大編輯會議（一九〇九年六月）席上，和伊里奇派衝突，結果雙方分裂了，他底一派形成爲「前進」派。他於一九一三年再參加多數派底機關報『真理』，但不久他遭逢拒絕揭載他底馬哈主義的哲學論文以後，遂最後地脫離多數派，後來變成了「十月」底批判者。

最後，波格達諾夫主義在蘇聯時代亦有過強烈的影響，這一點有附帶說一下的必要。（註二六）在機械論者方面，尤其是布哈林，特別明顯地表現着這種影響。（如主觀主義的認識論，均衡論，關於政治上的變革與觀念形態上的變革的關

---

（註二六）波格達諾夫於一九一一年著『純粹經驗底哲學』（這裏均衡論被明確地作成公式），使那以“設定由宇宙底極其複雜的要素去組織複合體的一般方法與規律性”爲任務之“組織科學”（或技術學），變成代替哲學的新科學，接連又寫了『技術學』（Tektologie，三卷，一九一〇——一九二二年）與『組織科學概要』（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這些著作，依據波格達諾夫，不是哲學的，乃是敘述他所發見之新科學的；經驗一元論是由哲學到這種新科學的“過渡形態”。這些著作，從「十月」到新經濟政策開始期間——是多數派沒有餘暇來從事哲學研究的時代——在青年嘉爾主義者之間有着強烈的影響。可是什麼“組織科學”底基礎，結果不外乎是馬哈主義。

係之顛倒的觀念論的解釋，宗教論，勞動支出底法則等等。）但是澈底地批判機械論，同時也就充分揭破了波格達諾夫主義底影響。

## 第二節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 A. 馬哈主義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完盡了如次的“非常重大的任務，即根據唯物論哲學，而概括從恩格斯到伊里奇這一時代中間科學所提供之最重要的成果，全面地批判嘉爾主義者中間的反唯物論潮流”（史太林）。因此它不僅在對於反動時代勞動運動內部之思想動搖與逃避嘉爾主義給與澈底的打擊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以及在多數主義底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它曾以絕頂重要而又極其豐富的內容，去充實理論，所以又是表明嘉爾主義哲學底新階段之劃時期的勞作。

這兒，我們不能不深入展開於這個勞作中的主要論題。

可是前面說過，『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是從現代唯物論（即辯證法唯物論）底立場去批判馬哈主義（即經驗批判論）的，所以在說到辯證法唯物論底積極展開以前，關於馬哈主義應先有個概念才好。這裏若以圖式來表示馬哈主義



底根本思想，即——

“(1)以爲一切存在的東西即是感覺；

“(2)感覺即所謂要素；

“(3)要素可分爲物理的與心理的，心理的要素依存於人類底神經和一般人類有機體，而物理的要素則否；

“(4)以爲物理要素底關聯與心理要素底關聯，是彼此不能分離存在的，二者只有共存；

“(5)能夠格外看待這些關聯底某一個，那不過是一時的；

“(6)以爲“新”理論是得免陷於“褊狹性”的理論。”

(註二七)

根據馬哈，“要素”對於物理的事物與心理的事物，是‘中立的’，由它底結合方法以排除物理的事物與心理的事物底差異，所以依這種“要素”去說明一切的哲學，是克服了觀念論與唯物論底“褊狹性”的。但因為他底所謂“要素”，不外是感覺，所以馬哈哲學底本質，是“存在即是感覺”之柏克萊(G. Berkeley)式的主觀觀念論。經驗批判論者亞凡納留斯(R. Avenarius)，亦自認爲依據“自我與環境底不可分的

---

(註二七) 參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明日書店版，

同格”之主張，可以避免陷於‘褊狹性’。不過因為他以這種不可分的“原理的同格”，去否定離主觀而獨立的客觀實在，結果存在被看作感覺，所以他底哲學和馬哈哲學底共通點，是非常明顯的。馬哈主義（即經驗批判論）以為我們底認識開始於感覺，從這個心理的事實出發，使感覺脫離為其原因之外界底刺激物即客觀的實在，把它看作絕對的，看作究極的“要素”，所以就把外界底存在撤退到某一地點，並否認它，因而把普通看作外界客觀的事物，作為感覺底複合體去說明，換句話說，把意識作為內在的東西去說明；馬哈主義就是由此產生的。所以伊里奇極力說，馬哈與亞凡納留斯底哲學底本質，遠者和柏克萊底主觀觀念論，近者和旭佩（W.Schupp）與勒姆克（J.Rehmke）底內在哲學，沒有不同的地方。

波格達諾夫底經驗一元論，和馬哈主義同樣，亦固執着“要素”（即感覺）為一切事物底基礎之命題。根據他，首先是“要素”底渾沌，其次發生“人們底心理經驗”，從這種心理經驗抽引出或“派生”出“人們底物理經驗”，最後就從此發生意識”。（註二八）所以“物理世界並不是離我們而獨立的，“所謂物理世界獲得了社會的同意，獲得了社會的調和，一言以

（註二八）參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四章第一節。

之，就是加以社會的組織之經驗”。(註二九)所以沒有離開人類而獨立的客觀真理，所謂真理，不外是指多數人意見底一致。根據這種觀念論的觀點，社會的存在與社會的意識是同一的，當然前者不能決定後者。

### B. 模寫論

當我們澈底地和這種觀念論的反動鬥爭的時候，從研究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思維、客觀與主觀等等哲學底根本問題開始，反對“由思想與感覺進到物質”之觀念論，展開“由物質進到感覺與思想”之唯物論底主張，乃是必要的。伊里奇在這兒，就不像普列哈諾夫那樣，僅僅由暴露馬哈主義底內在的論理矛盾，而指明其對於唯物論的非難之不能成立，由此而擁護唯物論一般，他通過辯證法唯物論底根本的理論內容之詳細的積極的展開，而完盡了觀念論之有力的克服。

可是對於觀念論之成功的鬥爭，非澈底的模寫論不為功。伊里奇認定離開人類底意識而獨立之物質世界底存在，不僅主張“感覺祇有和那用一定方法組織過之物質底一定過程才能結合”，它是高度發展了之物質底一個特徵，且力

(註二九)『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所引波格達諾夫底話，見

說“意識無論如何是反映存在”之模寫論，批判那以爲認識是存在底記號或象形文字等不可知論的認識論。如果以爲意識不是模寫或反映客觀的存在，祇是關於存在的記號，那末就會得出主觀觀念論的結論，把存在與意識分離開來，存在埋沒於主觀記號的感覺及其複合體底世界背後去了，事物底存在依然沒有被認識，即變爲不可知的事物從我們面前消失了，爲我們底認識把握着的世界，其實不外乎是我們自身底感覺及其複合體。這種不可知論的見解，正就是馬哈主義底出發點，因此馬哈主義又被稱爲新休謨主義。如是，模寫論底展開，被當作對於擁護唯物論與克服觀念論之絕對必要的課題而提出來了。

不過，澈底的模寫論 必定是辯證法的模寫論。伊里奇說：舊唯物論底缺陷，“是不能應用辯證法於模寫論上，即認識底過程與發展上”。（註二〇）從前的唯物論者，不能辯證法地、即在其發展上把握認識，不能正確地說明認識底發展；因此，在自然認識之飛躍的發展時代，它露出了破綻，爲馬哈主義之類的學說所代替了。所以和馬哈主義鬥爭的伊里奇，爲要展開辯證法的模寫論，正必須克服舊唯物論和馬哈主義的觀念論之認識論底褊狹性。

（註三〇）『關於辯證法底問題』。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和辯證法結合的模寫論，建立於嘉爾與恩格斯，在伊里奇以前，作為認識底源泉及其真理性底標準之實踐，作為客觀的，絕對的真理底近似的模寫之認識底相對真理性等問題，已經探討過，而且唯物辯證法地解決了。伊里奇底功績，是在和觀念論的認識論及不可知論的論爭上，和恩格斯以後科學底成果打成一片，詳細地、具體地、全面地發展嘉爾與恩格斯所確立的模寫論。所以伊里奇敘述了恩格斯對於康德底不可知論之反駁——隨着產業底發展，“物自體”亦轉化為“我們所有之物”，轉化為可以認識的了，這是辯證法的模寫論——因為康德以為離我們而獨立的客觀實在之“物自體”是不可知的，我們所得以認識的，祇是現象罷了，然後就從此導出了“三個重要的認識論結論”。即——

“(1) 事物是離我們底意識而獨立，離我們底感覺而獨立，存在於我們底外部。

“(2) 現象與物自體之間，絕對沒有什麼原理的差異，亦不能有這種差異。所不同的，祇是已認識的與尚未認識的之間的差別。所以有一種哲學的假設，以為現象與物自體之間有一個特殊的境界，說物自體存在於現象底‘彼岸’（康德）；還有一種哲學的假設，以為就

各個部分，關於還沒有被我們認識但存在於我們外部的世界之問題，依什麼哲學的區分可以隔離，且必須把它隔離（休謨）；——所有這些，都是空虛的謔語，是反復無常的，是說謬的，是虛構的。

“（3）在認識論上，也和其它一切科學領域同樣，應該作辯證法的考察；就是說，不可將我們底認識假定為一成不變的，應該探究怎樣從無知識中出現知識，不完全的不正確的知識，怎樣變成比較完全、比較正確的知識。

“如果諸君曾一度站在人類底知識從無知識發展出來之觀點，那末，諸君……將看到不僅從科學與技術底歷史上，就是從衆人底日常生活上觀察幾百萬遍，都對我們表明如次的事實：“物自體”轉化為“我們所有之物”，當我們底感覺器官經外界底某種對象施予刺激的時候，便發生“現象”；當我們已判明其存在的對象，因某種障礙而喪失其作用於我們感官的可能性時，“現象”便要消滅下去。”（註一）

上面徵引的文句中，充分明確地提出了應用辯證法之模寫論的思想；模寫客觀實在的認識，不是只有一次就完結

（註三一）『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見中譯本，P.83—84。

的，而是一個過程，是一個日益正確地、日益深刻地反映事物的過程，應該從“科學與技術底歷史”之觀點去考察，後來在『哲學筆記』上隨處都力加申說的這種思想，這裏已經以充分成熟的形式表明了。

在認識底這種發展上，其推動力是實踐，惟有實踐才是真理底標準；這是表明於嘉爾底『費爾巴哈論綱』與恩格斯底『從空想到科學』底英文版序文中之命題。伊里奇當探究這些命題的時候，又把它概括起來，他寫道：“所以唯物論的理論，即由思維去模寫對象之理論，這兒已敘述得十二萬分明白。即是說，事物存在於我們底外部，我們底感覺與表象，是外物底肖像。能證實這些肖像，辨別這些肖像之真偽的，乃是實踐。”（註三二）以人類有限的力量所作的實踐，決不是一次就能夠提出絕對的真理，實踐自身是隨着技術及產業底發展而歷史地發展，日益增大力量，變成更為深刻的。所以伊里奇一面主張：“生活或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第一個基本觀點。這個觀點，把教授式的煩瑣學派之無數的杜撰逐出檻外，不可避免地要達到唯物論”；一面補充道：“自然這兒不要忘記，就事物底本質來說，實踐底標準既不能完全證實任何人類底表象，又不能完全推翻任何人類底表

（註三二）『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P.92

象”。“這種標準是“不確定的”，俾使人類底知識不致變成“絕對物”，同時又是確定的，以便和觀念論與不可知論底一切變種作毫不留情的鬥爭。”(註三三)

### C. 真理論

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底關係問題，若不以為認識是形而上學地固定的，又不以為像馬哈主義那樣說是由人類去組織經驗的過程(和客觀的實在沒有關係的)，而當作由人類底意識去模寫客觀世界之日漸精密的過程來考察時，換句話說，從辯證法的模寫論底觀點去考察時，才能得到正確的解決。辯證法唯物論底模寫論，是克服了不以為認識是一個過程之形而上學唯物論底模寫論，和把認識當作雜“物自體”而獨立的過程去考察，或把認識當作單純的人類主觀的產物或構造去把握之主觀觀念論底構造說底徧狹性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不能說明認識底發展，馬哈主義則不能理解我們底認識是客觀的真理之多少近似的模寫，在這個意義上，是相對的真理，所以相對真理是和絕對真理不可分離的，相對真理包含得有絕對真理底要素，它是反映於人類有限的、受制約的意識圈內之客觀的、絕對的真理；否認客觀的真理，陷於相對論去了。相對論不外是否認真理底客觀標

(註三三)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P.194。



準，不外是否認在種種理論和學說底對立中，可以用客觀標準去辨別某種理論或學說爲最正確的。基於這種觀點，既不能把科學底進步理解爲關於自然或外界之認識底加深過程，亦即接近客觀真理的過程，又不能確信自己底學說之正確。

伊里奇和恩格斯完全一致，詳細地展開了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底關係之辯證法的一模寫論的理解，他尤其是在如次的命題上，作成卓越的公式：“人類底思維，其本質上有對我們提供從相對真理底總和去組成絕對真理之能力，而且實際上亦在提供着。科學發展底任何階段，都增加可以造成絕對真理底這種總和之新的斷片，但是各個科學命題底真理界限，却是相對的，是隨着知識底更加增長而有時擴大有時縮小的”。“從現代唯物論或嘉爾主義立場看來，我們底知識接近於客觀的、絕對的真理之界限，是爲歷史條件所制約的。但這種真理底存在却是無條件的，我們不斷地逼近這種真理之事實，亦是無條件的。畫像底輪廓，是爲歷史條件所制約的，但這個畫像之模寫客觀地存在的模特兒，却是無條件的，……總而言之，一切觀念形態都爲歷史條件所制約，但在一切科學的思想(和宗教的思想迥異)，都有客觀真理或絕對的自然之互相呼應，這却是無條件的。”(註三四)這

就是辯證法的模寫論之真理問題或認識底發展問題，一切認識底相對性與絕對真理底關係，認識底歷史條件與客觀的妥當性等問題底解決。我們底認識之相對性與絕對真理，被理解為相互矛盾的，不過是在矛盾中形成統一，是對立物底統一；根據作為真理底標準之實踐而不斷地解決這種矛盾，和在更高的階段上之新的矛盾不斷地發生，就是認識發展底發條，是推動力。

伊里奇極力說：那主張我們底認識之相對真理性的相對論，是包括於唯物辯證法中之一個樞紐，不可絕對去看它，把它放在“認識論底根柢”上的時候，就要陷於“絕對的懷疑論，不可知論，詭辯論或主觀主義”之中去。主張認識底相對真理性之相對論，為要不至陷於詭辯論或主觀主義，必須理解作包含於辯證法的模寫論之樞紐。“辯證法，正如黑格爾已經闡明的，包含有相對論、否定、懷疑論底要素，但不能把它還原於相對論。嘉爾與恩格斯底唯物辯證法，無條件地包含着相對論，但不能把它還原於相對論。就是說，唯物辯證法承認我們底一切知識之相對性，並非在否認客觀的真理這個意義上承認，而是在我們底知識接近這種真理之程度

(註三四) 參閱『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P.123，與

爲歷史條件所決定這個意義上承認。”(註三五)如是，當探討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底關係問題時，就說明了作爲認識底辯證法樞紐之相對論底意義；不可知論和主觀主義，立足於褊狹地固執着認識發展底一個樞紐或絕對觀點，乃是顯明的。伊里奇後來又寫道：“哲學的觀念論，從粗雜的、單純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觀點看來，祇是夢囈罷了。反之，若從辯證法唯物論底觀點看來，哲學的觀念論，是認識底諸特徵、諸方面、諸界限之一，褊狹地、誇張地、過度地發展(膨脹及擴大)到了脫離物質與自然之神祕化的絕對者的。”(註三六)關於觀念論底認識論根據之這種理解，在和馬哈主義鬥爭上，在批判相對論上，已經告成了。

#### D. 空間·時間·因果性·物質

如前所述，從矛盾或對立物底統一底觀點去考察人類底認識，它底發展，是以絕對的客觀的真理與相對的真理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就是我們底認識爲客觀真理底反映，這種反映，沒有超出相對真理之上，常常包含得有和客觀真

(註三五) 參閱『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P.126——

127。

(註三六) 『關於辯證法底問題』，可參閱『伊里奇底辯證法』書底附錄，辛藝書局版。

理不相脗合之謬誤的要素。)爲推動力,以這種矛盾基於實踐之不斷的暴露、解決和不斷的再生產爲推動力,這是辯證法的把握。所以,對立物統一底法則之觀點,應用於我們底一切認識(相對的真理),和離我們而獨立的、爲相對真理底絕對模特兒之客觀真理或客觀實在中間的關係之模寫論的理解,就是辯證法唯物論底認識論,這是顯然的。伊里奇就是從這種認識論底觀點去探究空間與時間、因果性、物質等問題,他極力說,這些東西是客觀的絕對的存在,以歷史眼光去看,關於這些東西之表象底性質是可變的相對的,其間的關係,必須依據對立物統一底法則去理解。

在伊里奇看來,“世界上除運動的物質以外,再沒有什麼,而運動的物質,在空間與時間之外又不能運動。”從這個命題出發,更進一步作如次的主張,乃是必要的:“人類關於空間與時間的表象,是相對的;不過由這些相對的表象,可以組成絕對的真理。這些相對的表象正在發展着,循着絕對真理底方向前進,不斷地接近於絕對真理。人類關於空間與時間之表象底可變性,不至否認空間與時間之客觀的實在,猶如關於物質底構造及運動形態之科學知識底可變性,不至否認外界底客觀實在。”(註三七)對於因果性問題也說過如

(註三七)『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 P. 176。

次的話：“人類關於原因與結果的概念，常是將自然現象底客觀聯繫弄成相當單純的，所以祇能夠近似地反映自然，將一個單一的世界過程之各方面，加以人爲的分離。”（註三八）這說明了區別自然底客觀聯繫，和作為自然底反映之人類對於因果性的表象底相對性或歷史條件底限制之重要。最後，關於物質，伊里奇也力說如次的命題：“所謂物質是一種哲學範疇，用以表示在感覺上為人類所給與，雖然離我們底感覺而獨立存在，却為我們底感覺所描摹、所攝影、所反映之客觀的實在。”（註三九）或者“物質底唯一‘性質’——與哲學的唯物論之承認物質互相關聯——就是客觀的實在之性質，是存在於我們底意識以外之性質。”（註四〇）又極力申說把哲學的唯物論上之物質，即客觀的絕對地存在的物質，和我們關於這種物質之隨着歷史變遷的表象，或關於物質構造之可變的物理學理論，同樣作為對立物底統一，在其統一一上，同時又在其差別上去把握它的重要性。

不待說，因為客觀實在之空間、時間、因果性、物質，和人類關於這些東西的表象之間的關係，不外是絕對的、客觀的

（註三八） 同上，P.153。

（註三九） 同上，P.117。

（註四〇） 同上，P.293。

真理與相對的真理中間的關係之特殊情形，所以伊里奇之敘述空間、時間、因果性、物質與其表象的關係，其寓意不在於提出什麼新的原理。但是，他特別深入這種問題去，並說明它，在和觀念論鬥爭及擁護唯物論上，是有重要貢獻的。爲什麼呢？因爲馬哈主義的觀念論，正就是拘泥於空間、時間、因果性底概念之相對性，和關於物質之科學概念底可變性，而否認爲相對的、可變的我們底概念底源泉之客觀的絕對存在的空間、時間、因果性、物質。在這一點上馬哈主義和那主張時間、空間、因果性底先天性（即絕對的固定不變性）之康德哲學同樣，結果把這些移到主觀底領域去了。爲着反對這種見解而擁護唯物論，從客觀地存在的時空、因果性、物質去區別相對的可變的時空表象、因果概念、物質表象，究明二者之間的辯證法的聯繫，是必要的。而這又要從作爲對立物之客觀真理與相對真理底矛盾的統一這個觀點，才能夠說明。

#### E. 自然科學批判及其它

同時，伊里奇又因爲處理如次的問題，提供了解決帝國主義時代物理學底危機問題之鑰匙。原來馬哈主義是從恩格斯晚年就已萌芽之物理學底危機中產生的。它是因物理學上數學方法底勝利，和物質構造理論底驚人進步〔從閔德

列夫(G. I. Mendeleev)底原素週期律到原素底崩潰、放射能物質底發見、電子論)所引起之混亂底產物。從數學地確定一切物理現象之事實出發，以爲法則及因果性，是我們爲着便於單純地記載“要素”底系列而假設的“函數關係”，這種“函數關係”又是認識底全體，而結論爲“物質消滅了”；以及從舊物質表象底破綻或物質觀底變革之事實出發，絕對看待認識底相對性，着重變化不居的物質表象，而忘記、漠視、否認客觀地存在的物質——這就是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自然科學底異常進步所引起的混亂。這種“物理學的”觀念論，正就是馬哈主義底自然科學基礎。

伊里奇徵引亞伯·雷( Abel Rey) 所說數理物理學發展底結果，才被認爲物理現象溶解於“以微分方程式來表示之形式關係”中的話，說道：“這是“物理學的”觀念論底第一個原因。這種反動的傾向，發生於科學底進步自身。自然科學底偉大成功，即接近了本質相同的、單純的物質要素，其運動法則已非數學所能駕馭，因而使數學家忘掉了物質。”其次舉出相對論爲第二個原因。“產生“物理學的”觀念論之又一個原因，是相對論底原理，即我們底知識底相對性之原理，這個原理，在舊理論急激崩潰的時代，以特殊的威力脅迫物理學者，又使他——若昧於辯證法——不可避免地趨向

於觀念論。”(註四一)

這裏所舉“物理學的”觀念論底第一個原因——忘掉了物質——其實不外是忘掉了模寫論；第二個原因——褊狹地固執着認識底相對性原理——不外是不理解辯證法。所以要克服立足於物理學危機底產物之“物理學的”觀念論的馬哈主義，必須深入去分析物理學底狀態，具體地展開辯證法的模寫論，和正確地說明關於空間、時間、因果性、物質等之物理學知識與它們自身底關係。

伊里奇分析自然科學底危機之結果，指明物理學底發展，雖然露出了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破綻，但因為物理學者昧於辯證法唯物論，他們底一部分陷入觀念論方面去了。同時他又極力申說，為要區別在物理學上堅持着唯物論的傳統之學派〔柳慈卡、赫芝(H. Hertz)、波爾慈曼(L. Boltzmann)等]，和馬哈、潘加萊(H. Poincaré)、皮耳生(K. Pearson)等底“物理學的”觀念論學派底兩種傾向，一面揭發觀念論傾向底矛盾，一面有力地克服“物理學的”觀念論，不能昧於辯證法唯物論。因為自然科學底進步，使形而上學的唯物論露出破綻，自然而然地向着辯證法唯物論前進。伊里奇結論道：“現代物理學已到分娩時期，它正在產生辯證法唯

(註四一)『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P. 347-348。



物論。”

他又特別詳細地探究物質觀底變革，從辯證法的模寫論底觀點去究明這個問題，他說：“原子可以破壞，它是不能吸收盡的，物質與其運動底一切形態是可變的，這些就是辯證法唯物論底支柱。”結論說：所謂事物底“本質”或“實體”，也是相對的，不外是表現人類對於客觀世界之認識與造詣程度而已；並且如果昨日這種造詣只達到原子底地步，今日只達到電子與以太(Ether)底地步，那末辯證法唯物論就主張，由於人類藉進步不息的科學在自然認識底過程上所作出的這些路標，都祇有暫時的、相對的、近似的性質。”(註四二)這是後來『哲學筆記』中所敘述的思想，即認為論理學底範疇或認識底範疇，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之樞紐，又是它造詣底程度之思想底端緒。

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又把人類底認識過程及其生理學的基礎之感官與神經系統底關係，即心理的東西與生理的東西底關係問題，作為模寫論展開之不可缺少的一環，隨處都加以探討。科學地究明這些問題，乃是心理或神經科學底課題，和模寫論有密切的關係。尤其是要克服因反駁模寫論而構成之現代各種觀念論的心理學，和繆勒(J.

(註四二)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P. 295。

Müller)以來之“生理學的”觀念論，必須使『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所敘述的思想，和最新的科學——例如巴伏洛夫 (Pavlov) 底反射學或神經生理學——底成果相照應而更加發展起來。

前面說過，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底最後一章，說到關於哲學黨派性的命題，並論究史的唯物論底原則問題。

但是，在伊里奇底這種勞作上，最為特別的，是具體化而且全面地展開到當時自然科學狀態底分析之辯證法的模寫論，也就是認識論。這兒所以有究明認識論的必要，一言以蔽之，是因為下面這個理由：觀念論與唯物論底論爭，是從人類認識底源泉問題——認識是發生於主觀本身呢還是來自物質世界這個問題，換句話說，即思維與存在底關係問題——出發的。因此，嘉爾與恩格斯與其說是對觀念論，毋寧說是對形而上學的唯物論，不能不作最急烈的鬥爭，伊里奇則不然，他不能不用全幅力量和觀念論的反動鬥爭，當然就全面地接近了認識論底問題。辯證法的觀念論即使與形而上學的唯物論鬥爭獲得成功，也是無益的，還是必須辯證法的唯物論；同樣，要打破觀念論，特別是產自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破綻中之觀念論，就必須辯證法的唯物論。這是『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之所以不僅是唯物論的認識論，並

且全幅地展開了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及辯證法的模寫論之理由。

### 第三節 馬哈主義批判底意義與教訓

#### A. 理論的意義

伊里奇批判馬哈主義，將辯證法唯物論推上了新的階段。這是由於辯證法之應用於認識論，即認識論與辯證法底結合，準備了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它是嘉爾主義哲學底伊里奇階段上本質的重要思想。並且我們還看到，從對立物統一底法則之觀點，去研究應用辯證法的模寫論。澈底的模寫論和將對立統一底法則理解為辯證法底核心，以及關於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之思想，在嘉爾與恩格斯曾加以準備，在伊里奇就已全面地展開了，所以是伊里奇階段底基本內容。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由於模寫論底展開，這些內容底一半即基礎方面，已全部成功了；其另一半即積極地闡明辯證法，則完成於『哲學筆記』之中。

伊里奇後來回想起馬哈主義批判，關於這批判之俄國與國際的意義，曾說過如次的話：“社會的與政治的反動時代——革命底豐富教訓之“消化”時代——是對一切純粹流派將包含哲學的基本的理論問題，提到一個重要地位之時

代，這並非偶然的。俄國思想底先進諸潮流中，沒有如次偉大的哲學傳統，即在法國人看來，這種哲學傳統和十八世紀底百科全書派有關係，在德國人看來，這種哲學傳統又和從康德到黑格爾與費爾巴哈之古典哲學時代有關係。所以對於俄國底前進階級，哲學的論究正有必要。這個前進階級，在最近偉大事件的時代，因自己獨立的歷史任務而完全成熟以後，招來了這個遲發的“論究”，也沒有什麼不可思議。這個哲學“論究”，祇就提出了新物理學必須作辯證法唯物論之“處理”等許多新問題，亦疾馳地散佈於世界各國。在這一點上，“我們底”（依波特列佐夫底表現）哲學論戰，不是只有特定的即俄國的意義。歐洲提供了哲學思想“新鮮化”底材料，而後來俄國在一九〇八——一九一〇年不得已鎮靜的時代，特別“如飢似渴地”飛撲到這種材料來。”（註四三）

所以前面說過，和逃脫與誤謬對抗而正確地“消化”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底經驗所提供的“豐富教訓”之必要，正是使俄國嘉爾主義者在一九〇八——一九一〇年底“不得已鎮靜”時代，在勞動運動底沉滯與崩潰時代，從事哲學底研究，為要克服那不可分離地和產生於沒有能力“消化豐富教訓”之動搖與逃脫聯繫着的觀念論，因而展開了辯

證法唯物論。這時，伊里奇已進而研究爲馬哈主義觀念論底理論支柱之物理學上的觀念論學派，說明在十九世紀末葉以來自然科學底異常進步所釀成的危機——從經驗研究底驚人進步和不能正確地概括那日益增加的經驗研究底成果之理論的無力或方法論的貧困之間底矛盾產生出來的危機——裏；發見觀念論物理學底根據自然科學底進步，自然而然地、無意識地日益證實辯證法唯物論底正確；從新物理學得出概念論的結論，是沒有理解辯證法唯物論的結果，絕對不是正確地概括物理學底新成果；所以，馬哈主義不外是逃避物理學底新成果之結論。伊里奇爲要澈底地完盡和觀念論的鬥爭，遂進而分析歐洲所提供的材料，和究明新物理學提出的新問題。使辯證法唯物論底展開，和處理這些材料及這些問題聯繫起來，將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科學底最新水準上，把它推進到新的階段上。

#### B. 哲學底前進與黨派性底理解

伊里奇作成的辯證法唯物論底這種前進，是以理解只有辯證法唯物論能夠“消化”普羅列塔利亞特底經驗，其它一切哲學都不可避免地和政治上的修正主義與動搖關聯着這個事實爲前提。設若沒有這種理解，沒有理解辯證法唯物論是嘉爾主義之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不是站在哲學黨派

性底觀點，那末，那樣徹底的論爭將變成沒有必要了。貫通着『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的，是哲學上黨派性底觀點，辯證法唯物論是一種堅確不破的科學信念，而且惟有辯證法唯物論，才是和嘉爾主義底其它構成部分不可分離地結合着的哲學學說，其它一切哲學學說，結果都是嘉爾底學說底全般修正。（伊里奇考察波格達諾夫一派關於史的唯物論之見解，證明了這一點。）

和這種態度對照的，有考茨基底態度。考茨基不僅在宗教和國家底關係上，並且在宗教和普羅列塔利亞政黨底關係上，都使宗教變成“私事”，和這種立場相應，對世界觀與哲學問題，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全然沒有理解馬哈主義批判底必要及其意義。他當時給一個俄國人的書信上說：“我不把嘉爾主義看作哲學學說，而把它看作經驗科學，看作特殊的社會觀”；接着寫道：這樣的嘉爾主義，和馬哈底認識論沒有矛盾。我獨自不承認馬哈與狄茲根（J. Dietzgen）之間有本質的差異。但嘉爾是非常接近於狄茲根的”。這裏，哲學底黨派性，嘉爾底經濟學說與社會主義，以及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底不可分割性之觀念，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考茨基在其理論活動底總結算之『唯物史觀』中，提出和辯證法唯物論完全不同之機械論的、生物學主義的歷史觀，和康德及馬哈

底認識論之雜揉，並不是什麼偶然的。康德認為哲學對於‘經驗科學’乃是中立的純粹科學”。根據康德底這種二元論觀點，一點兒亦不能理解觀念論批判之社會的、政治的與理論的意義；和馬哈主義鬥爭，被解釋為對於社會的、政治的問題，乃是中立的“純粹的”理論問題，並且被解釋為對於“特殊的社會觀”之嘉爾主義底理論前進上沒有什麼作用的理論鬥爭，這都是當然的。伊里奇在一九一一年寫的論文（『我們底廢絕者』）中說道：“考茨基犯了錯誤乃是無疑的”。關於馬哈主義底反動性，即反嘉爾主義的、非普羅列塔利亞的本質，和對馬哈主義鬥爭的意義說過如次的話：“為觀念論底一個變種之馬哈主義，在客觀方面是反動底武器，是反動底引線。所以和在“下層”的馬哈主義鬥爭，適值我們在“上層”不僅看到十月黨和普利顯克底“尊敬神的國會”，並且看到尊敬神的立憲民主黨或尊敬神的自由主義布爾喬亞那樣的歷史時代，並非偶然乃是不可避免的。

在馬哈主義批判中，出現了普列哈諾夫底『戰鬥唯物論』（一九〇八年）及『論俄國底所謂宗教探求』後，又有德波林和阿克塞利羅底許多論文，但他們都不能夠揭破俄國馬哈主義與反動時代嘉爾主義者底政治動搖之關係，不能把馬哈主義批判聯繫於真實的嘉爾主義行為，所以不能貫徹

辯證法唯物論之嘉爾主義的黨派性。所以，德波林因沒有認識馬哈主義之布爾喬亞的反動性，竟把它看作“小布爾喬亞急進主義”底哲學。“普列哈諾夫在反對馬哈主義的評論中，所加於多數主義之分裂的損害，比較反駁馬哈更為煞費苦心。”（註四四）普列哈諾夫曾論究過“伊里奇和圍繞着他的尼采主義者與馬哈主義者”；（註四五）阿克塞利羅關於“多數主義與馬哈主義底關係”也曾寫過論文。但這些主張底錯誤，已為少數派馬哈主義者底出現所說明了。

在分析馬哈主義底階級內容上，普列哈諾夫一派底重大錯誤，決不是和他們批判馬哈主義的不澈底沒有關係的。普列哈諾夫雖然也非難不理解和觀念論的反動鬥爭的必要之考茨基，但把波格達諾夫主義看作多數主義底“主觀主義”之哲學表現的他們，不會澈底地深入去分析馬哈主義底自然科學根據，並批評及克服它。他們沒有把握到馬哈主義與物理學底危機之關係，沒有捉住它那深遠的歷史的、社會的、階級的根據，因為斷定它是多數主義底哲學，乃是非常近視的，所以不能把批評它和分析自然科學底新的發展水準聯繫起來，祇是由於揭穿馬哈主義底內在的論理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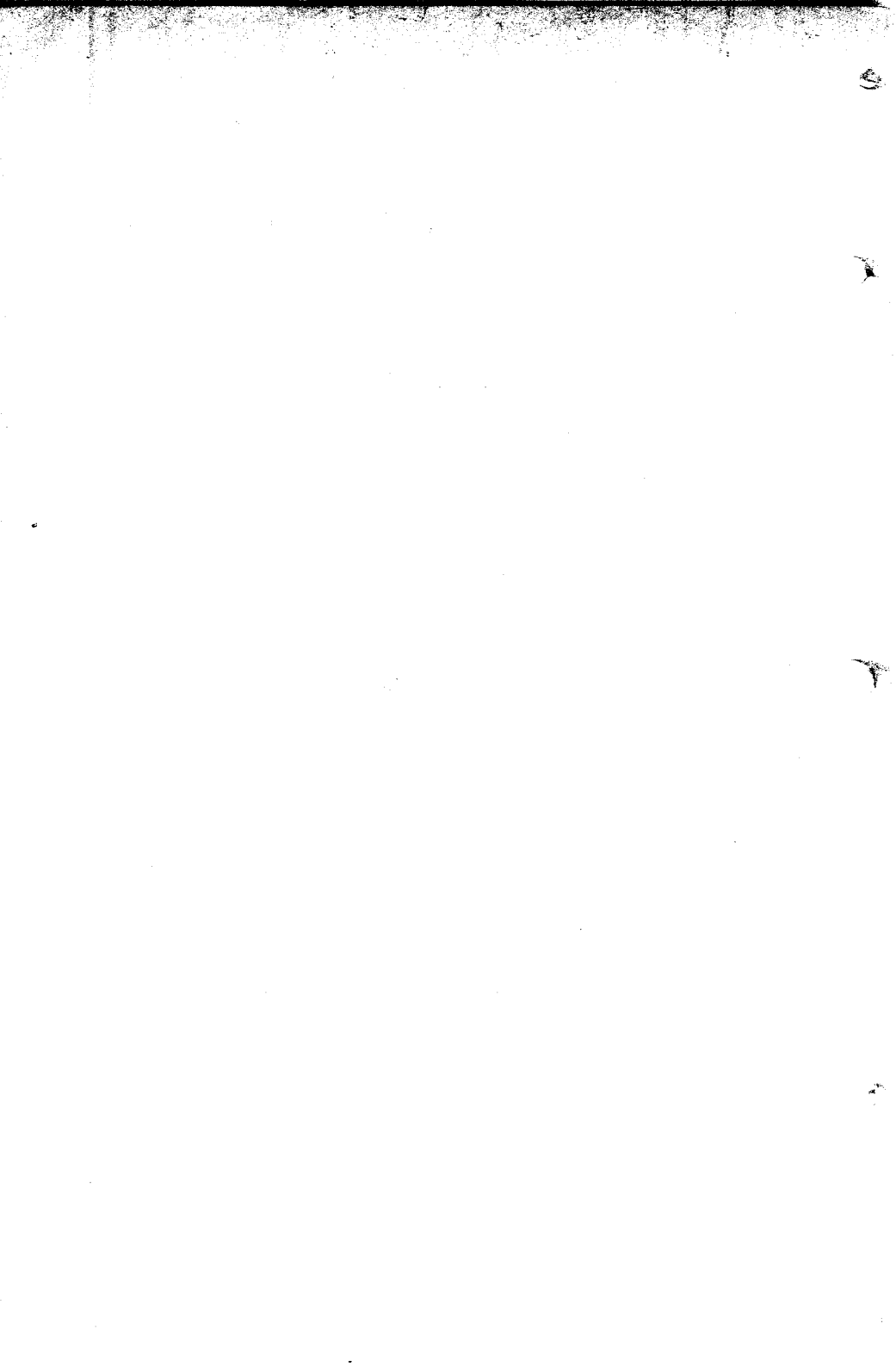
（註四四）『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1417註三一。

（註四五）『費爾巴哈論』俄文版，普列哈諾夫屬注釋第六。



往往是富於機智的——極力證明觀念論底不正確與唯物論——這並非特殊的辯證法唯物論，寧可說是一般的唯物論——底正確，一點兒也沒有推進辯證法唯物論。不僅如此，在好些問題上，他們還對觀念論讓步，並且對馬哈主義讓步。（關於普列哈諾夫之從辯證法唯物論向後倒退，下面將要簡單提到。）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關於哲學底黨派性之正確理解，與此相關聯，並及於馬哈主義底社會的、階級的基礎之正確把握，都是和那對於馬哈主義的批判之理論內容，密切地聯繫着的。



## 第四章 辯證法底研究

### 第一節 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

伊里奇底『哲學筆記』，為研究辯證法之最成功的作品，在嘉爾主義文獻中佔着極其重要的地位。這雖然是伊里奇自身為研究而寫的摘要與隨記，但其中所表明的思想，具有無以倫比的豐富內容。而且『筆記』底最重要部分，都是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之間寫成，這也是饒有無限興趣的事。

『哲學筆記』底主要部分，是在全幅地展開於『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之辯證法唯物論底認識論底基礎上，實現唯物地改造黑格爾底辯證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辯證法

的模寫論之澈底確立，推進了嘉爾主義哲學，在『哲學筆記』中，由於積極地闡明辯證法，又使它添加了新的內容。所以『筆記』中所看到的主要的新內容，是鮮明地確定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或論理學、辯證法、認識論底同一性)之思想，並鮮明地確定對立物統一底法則為辯證法底核心之思想，與此相關聯，又更為詳細地說明辯證法底各個要素。現在我想就這幾點多加介紹。

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之思想，是必然地要從辯證法的模寫論導引出來的；單是這點，顯然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已經奠下了基礎。因為辯證法是“研究外界與人類思維運動底一般法則之科學”(恩格斯)，所以人類思維底運動或認識過程，亦必須加以辯證法的考察，乃是當然的，但因為人類思維底一般法則及認識底範疇，根據模寫論，是和外界運動底一般法則“實質上相同的”，是外界底反映，所以外界底一般運動法則之研究，亦包括於認識論中。因而認識論是把外界底一般運動法則及其相互關係，在它聯繫於因認識而展開於人類意識中之過程去考察的，即是說，是從認識底發展觀點去考察的。認識論如是借模寫論與辯證法底結合之助，而成爲關於“外界及人類思維運動底一般法則”之科學，和辯證法合而爲一了。所以結論爲此三者是同一的東

西，主張“論理學與認識論，必須從“自然精神底整個生活底發展引導出來”。（註四六）

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研究認識底發展史，就將漸漸展開的論理的事物、範疇、法則等等之歷史的順序，從那因攪亂它的偶然性底作用而變形中去滌淨它，在相互的內在聯繫上去敘述它，同時必須概括認識過程自身固有的規律性。即是說，第一，它必須把外界底一般運動法則反映於人類意識中之論理的事物，基於它底認識之歷史的順序，在相互關聯上去把握它。這就必須從科學底現代水準與人類底前進的實踐之觀點，去概括或綜合哲學史與科學史，以及一般知識底發達史。從單純到複雜之思維底發展或論理的事物之展開，因為大略和它所反映之客觀實在底發展相符（參閱本書『資本論底辯證法』一節），客觀地存在之具體的整體中各個樞紐底相互聯繫，大體上也是和這些樞紐之歷史的順序平行的，所以為認識史底綜合之有內在關聯的論理事物底總體，同時又是客觀世界底一般發展之略圖，及其一般運動法則底總體之寫生畫。但是，為要使這種寫生畫更為正確，把它和那基於最新的科學成果、世界史底新經驗、前進的實踐所作的檢證互相對照，無條件地是必要的。所以只從

「現代」底觀點才能夠正當地綜合認識底發展史，這，一般地和那不能有拋棄「現代」觀點的歷史（科學的），是同樣的。

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亦即論理學，應該這樣去綜合思維底歷史、科學史與實踐（產業及技術）底歷史；這種思想，在『哲學筆記』中到處都力加申說，因而提出了建設為哲學的科學之辯證法的綱領。

“論理學不是關於思維底表面形式之學問，而是關於“一切物質的、自然的與精神的事物”底發展法則，即世界底一切具體內容及其認識底發展法則之學問，即是說，論理學是世界認識底歷史之統計、總和、結論。”（註四七）“繼續黑格爾與嘉爾底事業，有待於應用辯證法於人類思想、科學與技術底歷史中。”（註四八）伊里奇根據這個觀點，指明“哲學史是可以構成認識論與辯證法之知識領域，所以又是各科學底歷史，兒童底知能發達史，動物底知能發達史，言語底歷史，+（Plus）心理學，+感覺器官底生理學史，簡單說就是認識一般底歷史。”（註四九）伊里奇又隨處都說到，當綜合這種“認識一般底歷史”時，必須在應用辯證法底各個法則及各個範

（註四七）『哲學筆記』，P.94。

（註四八）同上，P.144。

（註四九）同上，P.321。

囿於探究現代科學、歷史與實踐所引起的具體問題上，加以具體而精密的研究。例如前面所徵引的論文『我們底廢絕者』中，實踐底豐富教訓之消化工作，被當作重要的哲學問題提了出來，或者由於“提出了新物理學必須作辯證法唯物論的“處理”之許多新問題，而準備了哲學的“論究”，這些地方都是。這種主張，他晚年在『關於戰鬥唯物論底意義』中，以古典的明確的筆調敘述出來了。伊里奇不是僅僅這樣主張就算了，實際上也實現了這種主張，這就看他因為從辯證法底觀點去研究自然科學底現代問題，且極其熟練地應用辯證法於他自身底實際行為上，才推進了辯證法，也就很明白了。

第二，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應該論究認識發展中固有的規律性。客觀世界底運動，不是立刻完全反映於人類底意識裏，因為意識以人類底實踐為基礎，依許多獨特的手續去認識客觀世界，所以認識論祇是在其歷史的順序與相互關係上，去考察反映於意識中之客觀實在底一般運動法則、自然現象底連接及範疇之論理的事物，是不充分的。這種考察是客觀世界發展底產物，同時對於客觀世界又有相對的獨立性，必須和那闡明以客觀世界為對象之意識底特殊的規律性聯絡起來。要究明從物質到感覺而又從感覺到思維之認識運動過程中的特殊的規律性，非從根基起就不能正確

地把握論理的事物之順序與關聯。伊里奇說：“不僅從物質推移到意識，即從感覺推移到思維等等，也是辯證法的。”又說：“辯證法底信奉者黑格爾，不理解從物質到運動及從物質到意識之辯證法的推移——特別是後者。”這兒所表明的思想，是如果沒有辯證地理解——同時又是唯物地理解——從物質到意識之推移（即感覺底發生）與從感覺到思維之推移，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陷於“神祕說底謬誤”中。（註五〇）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全幅地敘述過的辯證法的模寫論，正就是唯物地理解“從物質到意識之辯證法的推移”。這種推移底理解，只靠心理學與神經系統底生理學，就能夠科學地奠下基礎的。

在『哲學筆記』中，展開於『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之模寫論底內容，又因經過黑格爾辯證法底研究而加深了。在那裏，關於客觀實在底模寫之認識，認識底發展上實踐底任務，以實踐為基礎的認識底相對性和客觀的真理之辯證法的統一，隨處都以更深刻的論調，寫着和『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所說相同的思想。

“認識是由人類去反映自然，不過這不是單純的、直接的反映，而是一列抽象、規定、概念與法則等等底形成過程。

（註五〇）『哲學筆記』，P.829，



這種概念與法則等等(思維、科學=論理的理念”)，正就是有條件地、近似地把握永久在運動着、發展着之自然底普遍規律性。這裏有三項是現實的客觀的：(一)自然，(二)人類底認識=人類底腦髓(同是自然底最高產物)與(三)人類認識上之自然底反映形式。這種形式，正就是概念、法則、範疇等等。”(註五一)

“理論的認識，應該在客觀底必然性上，在它底全部關係上，在它充滿着矛盾的運動上，去認識客觀世界。不過人類底概念，要概念在實踐意義上成爲“相應的存在”時，才能“究極地”把握、捕捉、專有這種認識底客觀真理。”(註五二)

“認識是思維之永遠地、無限地接近客觀世界。人類思想上之自然底反映，不可理解作“死的”、“抽象的”、沒有運動的、沒有矛盾的，應該在永遠的運動過程上，即在矛盾底發生及其解決的過程上去理解它。”(註五三)“真理是一個過程。人類從主觀的理念經過“實踐”(與技術)而進到客觀的真理”。“生命產生腦髓。在人類底頭腦中反映着自然。人類在自己底實踐與技術上，一面證實這些反映底正確並去應

(註五一) 『哲學筆記』, P. 176。

(註五二) 同上, P. 202。

(註五三) 同上, P. 188。

用它，一面就達到客觀的真理。”(註五四)

所有這些命題都是確定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已經展開之模寫論底內容。

這樣，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包含着模寫論，且必須以模寫論為基礎。否則辯證法就不是唯物論的。

可是在『哲學筆記』裏，不僅提起了“從物質到意識”之推移的問題，並且提起了“從感覺到思維”之推移的問題，將感覺與概念、特殊與普遍、具體與抽象——這些對立物，在其統一與矛盾上去說明它，因此，模寫論底內容便愈益豐富起來，成為更詳細的了。伊里奇認為“概念與經驗、感覺、感官底“綜合”、總和、概括底契合，在任何派別底哲學家看來，都是無疑的。”他就站在這種觀點，同時把感覺地認識之個別的事物或具體的事物，和思維所反映之一般的事物或抽象的事物作為對立物，亦即在統一中相互矛盾的事物，而辯證地去把握它。“一般的事物祇有在個別的事物中，通過個別的事物才能夠存在。如一切個別的事物(借某種方法)變為一般的事物；所有一般的事物，又是這個別的事物之(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質)。所有一般的事物，祇是近似地包含着一切個別的對象；一切個別的事物，祇能不完全地滲入於一

般的事物之中等等。”(註五五)

“一般的事物底意義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純粹的、不完全的。但這些又是認識具體的事物之階段，因為我們決沒有完全認識具體的事物。一般的概念及法則等等底無限總和，整個地形成具體的事物。”(註五六)

“思維從具體的事物上升到抽象的事物的時候——如果思維是正確的——不是遠離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質與自然法則的概念，及價值的概念等等，一言以蔽之，一切科學的(不是沒有條理的、乃是正確的、真實的)概念，都是更深刻地、更正確地、更完全地反映自然。從純粹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而又從思維到實踐，是真理底認識或客觀實在底認識之辯證法的過程。”(註五七)

## 第二節 辯證法底核心及其諸要素

### 底展開

由於上面斷片地徵引伊里奇關於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之思想，這裏我們可以判明要怎麼樣依對立統一底法則去

(註五五) 同上，P.527。

(註五六) 同上，P.285。

(註五七) 同上，P.166。

把握歷史的事物與論理的事物，客觀與主觀，客觀的真理與相對的真理，物質與意識，感覺與概念等等了吧。伊里奇是透徹地理解了對立底統一<sub>是辯證法底核心的</sub>；其實他在『哲學筆記』上就已充分應用了。

“辯證法就是探究如次的問題之學問，即對立要怎樣才能同一，要怎樣才是同一（要怎樣才成爲同一）？——在什麼條件之下，對立才是同一，才互相轉化？——爲什麼人類底心不以爲這些對立是死的、凝固的東西，而以爲是活生生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相互轉化的東西？”（註五八）“在本來意義上，辯證法是研究對象底本質之矛盾。”（註五九）“可以簡單地說，辯證法是關於對立底統一之學說。由此可以把握到辯證法底核心了吧，不過它還需要闡明與展開。”（註六〇）——這就是伊里奇關於辯證法底核心之命題。這裏不要忘記，他曾指明對立底統一中矛盾底絕對性。“對立底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相對的。相互排斥之對立物底鬥爭，却是絕對的，就好像發展與運動是絕對的一樣。”（註六一）

（註五八）『哲學筆記』，P.109。

（註五九）同上，P.208。

（註六〇）同上，P.213。

（註六一）同上，P.326。

辯證法是“關於發展之最完全的、內容豐富的、深刻的學說”(註六二)，這就是因為它從對立統一底法則之觀點，把發展作為對立物底鬥爭去把握。伊里奇在『關於辯證法底問題』裏，區別兩種發展觀——一個是認為發展乃“減少與增加及反復，一個是認為發展是「對立底統一」，即統一物分裂成相互排斥的對立性，和這些對立物中間底相互關係。——祇有第二種見解，才能給我們以理解一切存在物底「自己運動」的鑰匙。祇有它才能給我們以理解“飛躍”、“連續性底中斷”、“轉化為對立物”，以及“舊事物底消滅與新事物底產生”之鑰匙。所以“統一物底分裂及其矛盾部分底認識，……是辯證法底本質”，在世界底「自己運動」即自發的運動上，在其活的生命上去認識世界底一切過程之條件，是把它作為對立底統一去認識。

這樣去理解辯證法底核心之後，再具體地來討論辯證法底種種樞紐問題。這一點伊里奇曾舉出“飛躍、矛盾性、連續性底中斷、存在與非存在底統一(同一性)”(註六三)或“沒有例外的“一切”概念之相互依存、沒有例外的“一切”概念之相互推移、概念間對立底相對性、概念間對立底同一性”

(註六二) 『嘉爾論』

(註六三) 『哲學筆記』, P. 289

(註六四)；又舉出“辯證法底要素”爲(1)由概念自己去規定概念(必須在事物底關聯與發展上去考察事物自身)；(2)事物自身底矛盾，是充滿於一切現象中之矛盾的力量與傾向；(3)分析與綜合底結合，又以爲“這些要素再加以詳細劃分，大概可以這樣來表示”，列舉了如次十六個要素：

“(1)觀察底客觀性(既不是例證，亦不是枝節之論，乃是物自體)。

“(2)這個事物對別個事物之複雜關係底總體。

“(3)這個事物(乃至現象)底發展，是其中固有的運動，其中固有的生命。

“(4)這個事物底內在矛盾之傾向(與方面)。

“(5)爲對立底總和與統一之事物(現象等等)。

“(6)這些對立底鬥爭，乃至展開或動向底矛盾性等等。

“(7)分析與綜合底結合——各個部分底分析與這些部分底總合或統計。

“(8)各個事物(現象等等)底關係，不僅是多種多樣的，也是一般的、普遍的。各個事物(現象與過程等)和其它各個事物聯繫着。

“(9)不僅是對立底統一，又是向各個規定、本質、特徵、方面、性質不同的其它事物（向和自己對立的事物）之推移。

“(10)新的方面及關係等等底發見之無限過程。

“(11)人類對於事物、現象、過程等等的認識之日益加深的無限過程，從現象到本質，且從較膚淺的本質推進到更深湛的本質之無限過程。

“(12)從並存到因果性，且從關聯與相互依存底一種形態，到其它更深湛的更一般的形態。

“(13)較低階段底一定特徵與性質等等，在較高階段上的反復。

“(14)表面上復歸於舊的事物（否定之否定）。

“(15)內容與形式及形式與內容底鬥爭；形式底拋棄與內容底變質。

“(16)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之推移。”（註六三）

伊里奇列舉了辯證法底要素，又說祇是從書本上去學習它是不夠的。他比嘉爾與恩格斯以後的任何人，都更能具體地應用辯證法，因此就科學地研究辯證法及其各個範疇各個樞紐。他底帝國主義論、國家論、以及關於蘇維埃建設

的學說等等，可以說是具體化到應用於社會生活上之辯證法底天才的典型。伊里奇當全能地應用辯證法於帝國主義時代底社會發展之把握時，常不能不知許多非辯證法的見解作尖銳的鬥爭。他批判那離開辯證法底第一個要素“觀察底客觀性”之詭辯論與折衷主義，這種詭辯論與折衷主義，是立足於“主觀主義論理學”即形式論理學的方法，和用這種東西作政治方法論之考茨基、房德威德（Vandervelde）、普列哈諾夫等鬥爭。

“概念之全面的、普遍的伸縮性，即達到對立底同一性之伸縮性——這就是中心。這種伸縮性之主觀地應用，等於折衷主義與詭辯論；客觀地應用之伸縮性，即反映着物質過程及其統一之伸縮性，是辯證法，是世界底永久發展之正確反映。”（註六六）

伊里奇常常和批判許多嘉爾主義底背教者與修正主義者底方法論——折衷主義、詭辯論、一般形而上學的方法——密切地關聯着，去實行對他們之急烈的政治批判（尤其是一九一四年以後），完成了整個地應用辯證法的方法於這種問題底解決上。

所以伊里奇關於「十月」底批判者考茨基與房德威德，

（註六六）『哲學筆記』，P.119。



說道：“房德威德和考茨基同樣，在用折衷主義去代替辯證法來說，是偉大的名人”，“考茨基和房德威德底折衷主義與詭辯論，像迎合布爾喬亞汜那樣，把……底一切具體事物和正確的事物弄糊塗了。”(註六七)又說“在嘉爾看來，辯證法決不是如普列哈諾夫與考茨基等那樣空虛的流行語或有趣的玩具。”關於普列哈諾夫，伊里奇已於一九〇六年指示說：“普列哈諾夫戰術上的機會主義，是整個地否定嘉爾主義方法底基礎。”(註六八)又於一九〇七年說：他底政治傾向，“是想在……一般真理之單純論理的展開上，去尋求關於具體問題的解答，”這是嘉爾主義底庸俗化，完全是愚弄辯證法唯物論”，所以“普列哈諾夫底議論，是形而上學底標本。”(註六九)在世界大戰時代，曾急烈地揭破他底愛國主義理論底詭辯性質。伊里奇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指明考茨基(註七〇)與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註七一)底褊狹見解，同樣也是詭辯論，這裏關於辯證法與詭辯論及折衷主義

(註六七) 考茨基底小冊子之俄譯本序文。

(註六八) 「背教者考茨基」底附錄。

(註六九) 「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第二版序文。

(註七〇) 「第二國際底破綻」。

(註七一) 「關於論柳斯底小冊子」。

底差異，曾加以明確的說明。

要之，根據伊里奇，考茨基主義者與少數派，是“完全不理解嘉爾主義底重要部分，即其革命的辯證法。”

當一九二一年實行關於勞動組織的論爭之時，伊里奇指責布哈林“將政治與經濟之辯證法的相互關係去和折衷主義調換”，“將嘉爾主義底辯證法去和折衷主義（特別散佈於種種“流行的”反動哲學體系底著者們中間的）調換”，說明辯證法的論理學底特徵，以對抗為折衷主義底基礎之形式論理學。（註七二）

伊里奇這樣應用辯證法於社會過程底認識上，於政治上，是在辯證法底各種要素及各種範疇中，在實踐關係上，主要地提出特別重要的根本的東西，並給它以理論的光照。在『應該做什麼』中曾經展開之經濟與政治自然生長性與意識性之辯證法的交互關係，「十月」以後不久在批判斯哈諾夫（Schahnov）中論述過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交互作用，社會發展底一般規律性，與各國、各時代底條件之特殊複合底辯證法的統一，在其它各處之可能性與現實性，客觀上的可能性與主觀的條件之辯證法的關係——所有這些，是從“改造世界”之實踐底觀點提出來，並要求解決的；而且伊里奇

（註七二）『再論勞動組織』。

應用着爲他底正確解決方法之辯證法，同時就因而使辯證法也具體化了。

可是，這些問題底根柢，是客觀的社會過程與在其中活動的主體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不是要求單純的唯物論的解釋或經濟唯物論底精神上的解釋，却正是要求辯證法的解釋。總之，究明社會發展底辯證法，以對抗客觀主義，在伊里奇看來乃是急切地需要的。這是將他底時代之國際的與俄國的事情，灌注於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優秀的理論頭腦中去之課題。現在因爲這裏沒有篇幅去檢討伊里奇怎樣具體地使辯證法及其各個要素在社會發展底理論即史的唯物論領域上發展起來，所以祇能說明一句，伊里奇在研究恩格斯晚年曾經做過之史的唯物論中辯證法方面底展開，和實踐更緊密地接連起來之問題上，使辯證法澈底化了。他關於社會發展之辯證法的把握，是辯證法及其各個要素之科學的研究，同時當批判社會生活上的客觀主義、機械論的、自然主義的逃脫時，又當作最有力的工具使用。不過，這當然不是指他有絲毫傾向於觀念論或主觀主義。因爲祇有站在堅固的唯物論基礎上，辯證法才能真正成爲科學地、唯物論地把握社會生活的方法。



## 第五章 辯證法唯物論發展 上的新階段

### 第一節 哲學家的伊里奇與普列哈諾夫

當論究嘉爾主義哲學底伊里奇階段的時候，伊里奇與普列哈諾夫底關係，這兩位思想家底哲學學說之比較，被當作極其重要的論題提出來了。這又是包含非常多方面的內容的問題，因為本書究竟不能充分論述，所以祇舉個綱要。

有一種見解，以為哲學家的伊里奇是普列哈諾夫底門徒，普列哈諾夫是嘉爾、恩格斯死後國際嘉爾主義者之間最大的哲學家；這種見解到今日已完全被駁倒了。普列哈諾夫以俄國嘉爾主義之最初的最優秀的宣傳家、啓蒙家，在十九

世紀末葉演着重大的任務。除了伊里奇，無疑地他又比第二國際底任何思想家——如柏倫斯坦、倍倍爾、考茨基、梅林、李卜克涅希、盧森堡等——都是更優秀的哲學家。他除了對米哈洛夫斯基、柏倫斯坦、波格達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等論爭的著作外，還遺下關於唯物論史、空想的社會主義、唯物史觀、辯證法唯物論的許多著作。伊里奇說：“沒有研究——正當地研究——過普列哈諾夫所寫關於哲學的一切著作，不能算是有意識的、真實的康民尼斯特 (Communiste)，因為普列哈諾夫底哲學著作，是國際嘉爾主義文獻中最為優良的。”(註七三)

不過，伊里奇所說普列哈諾夫是最優秀的哲學家這句話，應該加以有條件的解釋，這個條件就是除伊里奇之外。事實上，普列哈諾夫並沒有推進辯證法唯物論。他是以辯證法唯物論底通俗解說家著稱，對於理論底積極研究却是無力的。這就是從伊里奇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間曾經非難普列哈諾夫底政治方法論中的形而上學來看，也可以明白了，他缺乏和具體知識及實踐問題聯繫着去展開辯證法乃至哲學的能力，這是緊密地和他底哲學與實踐分離相關聯的。他不僅在把握社會過程上被伊里奇揭穿他底形而上

(註七三) 『再論勞動組織』。

學及詭辯論，伊里奇並指出他不能把哲學問題去和自然科學聯繫起來，更不能通過自然科學底發展所引起的新問題之研究，去推進辯證法唯物論。

伊里奇說：“新物理學——或者更正確地說，是新物理學底一定學派，和馬哈主義及其它現代觀念論哲學底變種有關係，是毫無疑義的。忽視這種關係去分析馬哈主義——如普列哈諾夫那樣——乃是愚弄辯證法唯物論底精神，也就無異爲了恩格斯底一字一句而犧牲他底方法。”（註七四）

“唉！普列哈諾夫關於這種“新潮流”（自然科學上的——著者）保持沉默，他是不理解這種新潮流的。”（註七五）

不僅如此，還有弄明白的必要的，是在一聯的根本問題上，普列哈諾夫從辯證法唯物論向後倒退或僭逃了。這如果把普列哈諾夫是怎樣做的，去和哲學上伊里奇階段底根本內容，即統一於不可分割的全體中之模寫論、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爲辯證法底核心之對立底統一這三個樞紐——由嘉爾與恩格斯奠下基礎，由伊里奇使它發展到新階段的三個樞紐——對照對照，就很容易明白了。

先來討論模寫論底問題。

（註七四）『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譯本，P. 282。

（註七五）『哲學筆記』，P. 416。

普列哈諾夫在這個問題上，從唯物論向後倒退而傾向於不可知論方面去了，這是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白指出了的。伊里奇爲要和觀念論鬥爭，不能不展開澈底的模寫論。在這個展開過程上，當然不能不克服普列哈諾夫底傾向。普列哈諾夫說：“我們底感覺是將出現於現實世界的事物報告我們之一種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像它所傳達的事物。”（註七六）他是站在這種不可知論的認識論底觀點，亦即赫謨荷資式的記號說底觀點。於是，伊里奇爲要說明這種“象形文字的唯物論”或“普列哈諾夫底悖謬”，特關一節深入去批判爲象形文字說底原型之赫謨荷資底記號說。（註七七）普列哈諾夫底象形文字說，決不是如德波林所說那樣“祇歸結於用語，和問題底本質沒有關係”的。普列哈諾夫常常否認認識是客觀底反映，以爲我們底表象，因由感覺器官構造底特殊性引起曲折之故，決不是反映客觀，只是“對主觀施其作用的變化（乃至表象底變化——著者），和客觀底各種變化互相呼應”；堅持表象“不像”客觀的見解。（註七八）後來，機械論者撒拉辟諾夫（Salabianov）從普列哈諾夫底認識論

（註七六）俄譯『費爾巴哈論』底註釋。

（註七七）參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四章第六節。

（註七八）普列哈諾夫：『唯物論還是康德主義』。



得出主觀主義及相對論的結論，並非偶然的。阿克塞利羅非難『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的模寫論，也是當然的。

普列哈諾夫又在俄譯『費爾巴哈論』底序文裏說：“德國底一位著作家〔經驗批判論者卡爾斯探燕（Caustanjen）——著者〕說，在經驗批判論看來，經驗僅是研究對象，決不是認識手段。若如此，經驗批判論與唯物論底對立，便失其意義了。”這種說法，是贊同經驗批判論對於經驗的解釋。伊里奇說：“這完全是混亂的”，並指明“在『經驗』這個術語之下，無疑地可以隱藏哲學底唯物論傾向，亦可以隱藏觀念論的傾向”，但“它們對於經驗底定義，無論以經驗為研究對象或以為認識手段，關於這一點還是不確定的”，問題是要唯物地理解經驗（註七九）；又在其它許多問題上，糾正普列哈諾夫底逃避。

其次說到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伊里奇說：“辯證法就是〔黑格爾與〕嘉爾主義底認識論。問題底這個“方面”（這不是問題底“方面”，乃是問題底本質），普列哈諾夫尚且不加注意，其他嘉爾主義者更不必說了。”（註八〇）普列哈諾夫沒有把辯證法當作認識論去把握，所以不能提出與辯證法融

（註七九） 參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三章第二節。

（註八〇）『哲學筆記』，P. 227。

合的認識論，不僅在認識論問題上越出了唯物論與模寫論，並且不能展開辯證法。他不能夠正確地辯證地提出並解決主觀與客觀、認識與物質、感覺與思維、抽象與具體、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等等問題。他絕對沒有在認識發展底相互矛盾與統一上，如伊里奇那樣，深刻地辯證地把握認識發展底這些樞紐。他沒有展開認識論底辯證法方面——不是僅僅唯物論的基礎。

這就是說，在另一方面，普列哈諾夫沒有正確地把握辯證法，沒有正確地把握它底核心。所以伊里奇說：“對於辯證法底這一方面（對立底統一——著者），普通（例如普列哈諾夫）都沒有充分加以注意，即對立底統一被看作實例底總和，不以爲是認識底法則〔與客觀世界底法則〕。”（註八一）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普列哈諾夫之從唯物辯證法逃避到形而上學與舊唯物論方面去，乃是自然的。“普列哈諾夫批判康德主義（與一般不可知論），與其說是用辯證法唯物論底觀點，毋寧說是用俗流唯物論底觀點。他祇是根本否認他們底議論，並不糾正這些議論（如黑格爾糾正康德），不加深或擴張它，也不指示所有這些概念底關聯與推移。”（註八二）普列

（註八一）『哲學筆記』，P.325。

（註八二）同上P.178。

哈諾夫底觀念論批判，沒有進到從觀念論底認識論根源去說明觀念論，拆穿那充滿於人類底矛盾之多樣的認識樞紐及認識過程底曲線型中的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之褊狹的固執或絕對化，亦即觀念論底認識論根據，例如不能從片面地擴張人類知識底相對性原理——為認識底辯證法之一樞紐——去說明馬哈主義底成立，“與其說是站在黑格爾底觀點，毋寧說是站在費爾巴哈底觀點”，把觀念論一概斥之為愚論了。他沒有在認識論上且在辯證法上，從究明認識發展底辯證法這個觀點，去探究哲學問題。所以“普列哈諾夫關於哲學（辯證法）的著作，恐怕寫上一千頁了。其中關於大論理學的部分，沒有什麼和哲學有關聯的，亦沒有什麼和他底思想（即作為哲學的科學之本來的辯證法）有關聯的。”（註八三）

從辯證法向後倒退，顯然使普列哈諾夫底唯物論接近於斯賓諾莎乃至費爾巴哈底直觀唯物論。他認為“嘉爾底認識論，是如一條直線般出自費爾巴哈底認識論，或者說它原來就是費爾巴哈底認識論，不過經嘉爾加以天才的訂正而加深了的也可以。”又說“嘉爾與恩格斯底斯賓諾莎主義，是最新的唯物論。”（註八四）普列哈諾夫底理論與實踐、哲學

（註八三）『哲學筆記』，P.328。

（註八四）普列哈諾夫：『嘉爾主義底根本問題』。

與政治底分離，原來是和他底費爾巴哈式的直觀觀點不能分離的，與此相關聯，前面說過，他和哲學黨派性底觀念無緣。他最初認為批判斯特魯威等底新康德主義，一點也沒有必要，迨柏倫斯坦主義抬頭後，才漸漸着手這種批判工作，但他還是以為：“就新康德主義而論，不能不肯定地說，他們沒有改變自己底哲學觀點，仍承認嘉爾底經濟學與歷史哲學見解之正確。”（註八五）站在這種觀點，就暴露了他沒有理解哲學黨派性，他認為對於完全以宗教的自由主義布爾喬亞底思想家，出現於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反動時代之斯特魯威底哲學，沒有加予有力的批判之必要。

和普列哈諾夫對於辯證法之不正確的理解相關聯，他主張“依照形式論理學法則的思維，是辯證法思維底特殊部分”，或者“辯證法並不取消形式論理學，不過剝去了形而上學者所加於形式論理學法則的絕對意義罷了。”（註八六）他底謬誤，是承認形式論理學有獨立的意義，這就縮小了辯證法底範圍，是非指出不可的。

總括以上所述，普列哈諾夫雖然大體上是辯證法唯物

---

（註八五）『論經濟原因』（一九三一年發表的斯特魯威批判的原稿）

（註八六）俄譯『費爾巴哈論』底序文。

論者，在辯證法唯物論底通俗化上，又在批判新康德主義及馬哈主義和擁護辯證法唯物論上，具有偉大的功績，他底哲學遺產中有值得吸收的要素，但他在許多本質方面，從辯證法唯物論向後倒退，沒有展開模寫論，有不可知論的傾向，不理解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沒有明確地把握到為辯證法底核心之對立統一底法則，傾向於直觀的觀點；在政治方法論上，則陷於“一般真理之單純論理的展開”，抽象的形式主義，詭辯論。伊里奇即使說過普列哈諾夫底哲學勞作，是第二國際最優秀的東西，他亦絕對沒有放鬆批判普列哈諾夫底這些謬誤。

普列哈諾夫及其一派，把暴動主義 (Blanquisme)\*、主觀主義、尼采主義等等商標，貼在多數主義上，他們以為波格達諾夫主義底流行，其中就烙着多數主義底主觀主義、暴動主義等的哲學表現之印痕，以辯證法唯物論底正統派自任，但歷史完全證明普列哈諾夫對於多數主義的這種見解之錯誤，他底哲學中，亦表明和他政治上的機會主義相呼

---

\* Blanquisme 出自法人 L.A. Blanqui 之名，因 Blanqui 以為革命底手段就是掀起暴動，他在一八三九年以後曾指揮過幾次暴動，一生大半在監獄中度過；Blanquisme 遂轉為暴動主義之意

——譯者。

應，有許多不合嘉爾主義的地方。伊里奇使辯證法唯物論密切地聯繫於嘉爾、恩格斯以後自然科學底新成果之概括，與帝國主義時代沸騰着的社會生活諸問題之理論的光照，所以辯證法唯物論是由伊里奇——而且也只有伊里奇——推進了。

## 第二節 辯證法唯物論底現代課題

辯證法唯物論之再向前進展，在現代，祇有循伊里奇所促進的方面推進，才能正確地完成，這是已經明白的了。伊里奇自己，在投寄當時方創刊的嘉爾主義哲學雜誌『在嘉爾主義旗幟之下』的『論戰鬥唯物論底意義』裏，概括着施行於『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和『哲學筆記』上之哲學研究底方針，對於辯證法唯物論者，提出如次的任務：

第一，和非嘉爾主義者陣營內之澈底的唯物論者攜手，而與一切哲學的反動的及觀念論的世界觀作毫不寬容的鬥爭。“想作戰鬥唯物論底機關之雜誌，第一，須不屈不撓地暴露且搜尋一切現代“有僧侶主義學位的奴婢”，在這種意義上，必須是戰鬥的機關。”

“第二，這種雜誌必須是戰鬥無神論底機關。”爲要普及無神論的世界觀，伊里奇極力說，介紹法國唯物論

底“勇敢的、生動的、有生氣的、富於機智而又公然攻擊支配的僧侶主義”之文獻，和利用布爾喬亞無神論者底著作，即是說，“和布爾喬亞汜底進步分子攜手”，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第三，對於戰鬥的唯物論，除了和前面所舉非嘉爾主義者之唯物論者攜手以外，“和現代自然科學底代表人物，如傾向唯物論且不怕和那流行於支配着所謂“有教養的社會”之觀念論與懷疑論方面的哲學動搖對抗，而主張並宣傳唯物論的人攜手，這是不比和前一種人攜手更不重要——即使沒有更重要——的”。所以伊里奇用那和『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完全相同的精神，說明現代自然科學底危機，產生了觀念論的結論，祇有辯證法唯物論才能夠打破這種危機，才能夠克服現代自然科學之錯誤的觀念論的結論。“應該銘心記住，正就是從現代自然科學所經驗之急激的崩潰，產生了始終反動的哲學學派與小學派、流派與小流派。因此探究自然科學領域底最新變革所引起之諸問題，引導自然科學家到哲學雜誌底這種活動上——若沒有解決這個課題，戰鬥的唯物論就無論何時都不是戰鬥的，也不是唯物論。……我們必須認清，要是沒有鞏固的哲學基

礎，無論什麼自然科學，什麼唯物論，亦不堪和布爾喬亞觀念論底襲擊與布爾喬亞世界觀底復活鬥爭。爲要勝任這種鬥爭，且使它堅持到最後而完全得到成功，自然科學家必須成爲現代唯物論者，必須成爲以嘉爾爲代表的唯物論之意識的信奉者，即是說，必須成爲辯證法唯物論者。

第四，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從唯物論的觀點，去系統地研究黑格爾底辯證法，並把這研究組織起來。這個辯證法，正就是嘉爾在他底『資本論』中，以及在他底歷史的與政治的勞作中，都實踐地應用的。而且又是像下面這樣成功地應用的，即今日東洋……底新興階級——就是地球上人口底大部分，因其歷史的無活動與歷史的睡眠，迄今還是制約着歐洲許多先進國家底沉滯與頹廢之無數的人類——對於生活的日益覺醒，新興國民與新興階級對於生活的日益覺醒；都愈見證明嘉爾主義底正確。”這樣力說現代底歷史證實辯證法底正確以後，伊里奇又指示研究黑格爾辯證法的極度困難，和隨之而來的錯誤底可能性，而如次結論道：“我們依據怎樣應用嘉爾唯物地理解了黑格爾辯證法，從所有方面去究明這個辯證法，將黑格爾底主要著作



底撮要印成雜誌，唯物地解釋它，可以並且必須根據嘉爾應用辯證法之模範和最近的歷史特別是現代底……提供了非常多的、政治經濟關係底領域裏辯證法之模範來解說。……現代自然科學家，將在唯物地解釋的黑格爾辯證法上，看到對於哲學上各種問題之許多答辯，這些問題是由自然科學底變革引起的，又是使崇拜布爾喬亞習尚之知識分子“趨向”於反動的。……沒有立定這種任務，並且系統地完成它，唯物論不能算是戰鬥的唯物論。……要是不這樣，大自然科學家們迄今還是同樣，常常在自己哲學上的結論與概括上，表現出無力，蓋因自然科學急速地進步着，在一切領域都正在經驗着變革崩潰的時代，所以自然科學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非有哲學的結論不可。”

上面所介紹伊里奇底「哲學遺言」，一言以蔽之，是主張必須經過應用自然科學底現代問題與社會生活上現實的課題去探究辯證法——唯物地改造黑格爾辯證法，唯物辯證法與辯證法唯物論底展開——從這個觀點，在和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底進步分子携手上，去實行系統地批判哲學的觀念論與宗教。

在蘇聯，伊里奇死後才實行這種「遺言」，是因為那時才

理解了嘉爾主義哲學底伊里奇階段，哲學上的伊里奇主義底本質、內容與意義；依照伊里奇底黨派性觀點，哲學密切地聯繫於社會生活與自然科學底現實問題之說明，才開始毫不忍惜地批判觀念論的與宗教的世界觀，以及對這種世界觀妥協的妥協主義。這可以說，大體上是從一九三〇年頃開始。為要將哲學活動底方針安置在這種軌道上，必須揭破當時佔着支配地位的德波林派正在少數主義化的觀念論，同時又必須澈底地克服這種觀念論所沒有克服的、有主要危險性且為右翼傾向底理論基礎之機械論。就是現在，雖然大部分德波林主義者和機械論者已作自我批判，但這兩個戰線的鬥爭，依然是辯證法唯物論底前進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在哲學活動底這種方向轉變上，在依照伊里奇哲學底正確理解之哲學活動底復興上，伊里奇主義底最大鬥士史大林直接間接所盡之指導任務，是重要的。並且一般地因史大林將唯物辯證法底法則與範疇，應用於社會發展底認識上，使它更為具體化且更為發展了，為着辯證法唯物論底前進，亦必須加以研究。

在資本主義諸國，辯證法唯物論底前進，和觀念論的與宗教的世界觀（它在這裏是批判底主要對象）及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相對抗，和最新自然科學底理論問題與社會生活底

各種問題底研究相關聯，不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已經是不可能了。

這個時候，若說到伊里奇依據嘉爾與恩格斯怎樣應用辯證法，和怎樣糾正黑格爾辯證法這個實例去究明辯證法，那末，在現代除了嘉爾與恩格斯之外，就必須加上伊里奇及其後繼者史太林底名字。